

第一章

伦敦，1844年。

又一场春雨即将到来，但凯瑟琳？圣约翰对乌云密布的阴沉天空毫不在意。她漫不经心地穿梭于小花园里，剪下粉色和红色的玫瑰，然后按照自己的心思插入花瓶，一个放在她的起居室，一个给她的妹妹伊丽莎白。她的弟弟沃伦也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去了，他不常睡觉的房间也无需什么花朵来点缀。父亲乔治不喜欢玫瑰，所以她也未为他剪下一枝。

“给我一些郁金香或鸢尾花甚至雏菊也可以，但那些漂亮的玫瑰还是留给你们自己吧。”

否则凯瑟琳不会那样做，她觉得这样更合适。她吩咐佣人每天早上为斯特拉特福德的伯爵买来野菊花，不管这有多难。

“我亲爱的凯特，你真神奇。”她的父亲总爱这样讲，她也落落大方地接受夸奖。

她并不是需要别人夸奖。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骄傲。她喜欢被人需要，确实别人也需要她。乔治是一家之主，凯瑟琳却掌握一家大小事务，连乔治对她也事事尊重，凡是伯爵的房产都是她的领域。她是她父亲的管家和主人。她把家务琐事，佣人纠纷安排得井井有条，伯爵可以全心投入国家政治和个人喜好。

“早上好，凯特。和我一起吃早饭吧。”

凯瑟琳瞥见伊丽莎白从卧室窗口探身出来。“亲爱的，几小时前我已吃完早饭了。”她以适中的声音回答。凯瑟琳从不喜欢大声叫喊。

“一起喝咖啡吗？”伊丽莎白再次要求，“我要跟你谈谈。”

凯瑟琳笑着同意，拿着一篮玫瑰走进房间。事实上她一直在等妹妹醒来，有话跟她说。毫无疑问，她们想的是同一个问题，因为昨晚父亲分别传她们到他的书房谈话，但却为了同一原因。

贵族青年西摩尔长相英俊，很快就抓住了年轻单纯的伊丽莎白的的心。他们年初相识，自那时起贝丝就再没有瞧一眼其它男人。他们相爱了，这种激情能使再理智的人变成傻瓜。凯瑟琳对之却嗤之以鼻，她认为这种感情是很傻的，而且是一种精力浪费。但直到昨晚，她为自己的妹妹还是感到高兴。

她从后厅走到楼梯，一边吩咐佣人：送早餐到楼上；信件送至她办公室，提醒伯爵早上与贵族塞尔顿有个约会，并安排在半小时后；两个女佣被派到伯爵书房收拾以迎接客人；装有水的花瓶送到贝丝房间，这样她们谈话的同时她可以插花。

要是凯瑟琳喜欢拖延事情，她今天就回避伊丽莎白了，但她不是那种人。即使她现在还不明确知道她将对妹妹说什么，但她肯定不会辜负父亲的重托。

“她只肯听你的话，凯特。”她父亲昨晚对她说。“你应该让她明白我并不是随意威胁，我不想我的家族与这个流氓有任何关系。”

父亲把整桩事情跟她说了，她那平静的反应让她的父亲对自己的决定更为自信。

“你知道我并不专制。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了，凯特。”他俩相视而笑，

因为她有人撑腰就可以非常专制，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这儿人人都想取悦于她。伯爵继续辩解：“我希望我的孩子们幸福，但跟其它作父亲的一样，我还没定法律。”

“你很善解人意。”

“我确实这样想，的确是。”

事实如此。伯爵不干涉孩子们的生活，并不是他缺乏关心。一旦有人惹了麻烦，确切地说，沃伦惹了麻烦，他就嘱咐凯特来解决问题。这儿人人都靠她，把整个家安排得有条有理。

“但是我问你，凯特，我还能做什么？贝丝觉得自己爱上了那个家伙，但这没用。”

我得到最确切消息，西摩尔并不是他自己吹嘘的那种人。他负债累累快要锒铛入狱。你知道那孩子怎么跟我说吗？‘我不在乎’她说。‘有必要我会跟他私奔。’”老头的声调平静了一些，但仍半信半疑地说：“她不会真的私奔吧？”

“当然不会，她只是不开心罢了，父亲，”凯特安慰父亲。“贝丝刚才说那些话只是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和失望。”

伊丽莎白昨晚流着泪上床睡觉。凯瑟琳躺在床上为妹妹难过，但她是个实际的人，不会让这类事影响自己的心情。她只是觉得自己该负部份的责任，是她鼓励这对年轻人产生爱情。但这对她没什么影响。现在事实很简单，贝丝不能嫁给西摩尔。必须有人让她看清楚这个现实，接受这个现实。

她敲了一下门就走进贝丝的卧室。妹妹还未梳洗打扮，白色的睡衣外披着一袭粉色的丝缎。她端坐在梳妆台前，女佣在梳理她那棕色长发。她忧郁的时候显得娇嫩，柔软的嘴唇往下一耷。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影响她那迷人的美丽。

姐妹俩只有身高和眼睛的颜色相似，不蓝也不绿，而是两种颜色的巧妙结合。所有的圣·约翰人都是这种眼睛。佣人总爱说凯瑟琳生气的时候，眼中闪着不敬的光彩。这不对，正是这种淡淡的色彩，使她的眼睛成为她唯一真正的财富，使她身上其它一切黯然失色。

对伊丽莎白来说，淡淡的青绿色与浅棕色的头发，浓黑的眉毛，脸庞柔和的线条正好互补。她继承了母亲的古典美。沃伦和凯瑟琳更像父亲：深咖啡色头发，骄傲罗马人的鼻子，倔强的下颚，双颊凸起，还有丰满的嘴唇。这些特征在沃伦身上严然勾勒出一位美少年，而长在凯瑟琳身上却过于严肃。她身材矮小，刚好五英尺出头，难以给人一份孤傲的气质。还算漂亮已是给她最高的评价了。

但凯瑟琳容貌不足之处在性格上都得到了弥补。她热情、大方，多重性格。沃伦总爱开玩笑说她如此多才多艺应该去学戏剧。她能自然地适应各种环境，不管是管人还是与人合作，受人支配。这些能力并不都是天生的，她曾是维多利亚女王身边的一名侍女，如果说宫廷生活教会了她什么，那就是多才多艺和外交礼节。

两年前，她第一次恋爱失败了，现在她已二十一岁，快要二十二了，依旧无人问津。

人人都在议论她，但她却并不这样想自己。她当然想嫁人，嫁一个稳重可靠的男人，而不是英俊冲动，小女孩都追求的年轻小伙，但也不能太丑，没有一个熟人会说她不会是个好妻子，她只是现在不想成为那样的妻子。她

的父亲需要她，她的妹妹需要她，即使沃伦也需要她，否则他就要担负起伯爵继承人的责任，而他现在根本不想这样。

伊丽莎白吩咐侍女退下，从镜子里看看凯瑟琳。“凯特，父亲告诉你他所做的事了吗？”

贝丝眼中闪着光芒，快要哭了。凯瑟琳十分同情，只是因为自己的妹妹在伤心，全都为了她不能理解的“爱”。

“我已知道他所做的，亲爱的。你一定为此大哭了一场，现在振作起来，好吗？”

凯瑟琳并不想这么冷漠，她真的希望自己能理解。她觉得自己太实际了。凯瑟琳坚决相信一个人尽其所能仍不能成功，就应该放弃，往好的一面看。一个人硬把头向墙上撞，没人阻拦得了。

贝丝站了起来，两颗晶莹的泪珠顺着润滑的脸颊流了下来。“说起来容易，凯特。

父亲赶出门外的不是你的未婚夫。”

“未婚夫？”

“是的。在来这里征得父亲同意之前威廉向我求婚，我答应了。”

“我明白了。”

“别用那种语调跟我说话。”贝丝叫道。“别把我像惹恼了你的佣人那样对待。”

凯瑟琳心里暗吃一惊，天哪，她真的这么居高临下吗？

“对不起，贝丝，”她真诚地说，“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很难理解……”

“你难道从未爱过吗，仅仅一次？”贝丝满怀希望地说，凯瑟琳是唯一可以说服父亲改变主意的人，但如果她意识不到这有多重要……

“实话说，贝丝，你知道我不相信……我的意思是……”

妹妹脸上恳求的神情使她很为难，还好这时女佣送早餐上来，她就没有再说下去。

她觉得自己能现实地看爱情是很幸运的。这绝对是一种既傻又无用的感情，使人的情绪起伏不定。看看现在可怜的贝丝。但凯瑟琳知道贝丝想听到的只是同情，而不是讽刺、讥笑。

凯瑟琳端过那杯热气腾腾的咖啡，走到窗台。等到女佣带上门出去她才面对贝丝。

“我想有一个人能使我爱上他。”

“他爱你吗？”

“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想着那个英俊青年，凯瑟琳说，“整个季节我们天天见到对方，但每次我们说话，他都朝我边上看，仿佛我不存在似的。跟他跳舞的也都是漂亮的女士。”

“你伤心吗？”

“不，对不起，亲爱的。你看我那时就很现实。虽然那个年轻人不很富有，而我却很有钱，但他太英俊了，他不会对我感兴趣。我甚至没有机会骂他，我也无所谓。”

“你没有真正爱上他。”贝丝叹了口气。

“爱情是一种来去有规律的感情。看看你的朋友玛丽亚。你认识她后她总共爱了几次？至少十来次了吧？”

“那不是爱，是冲动。玛丽亚还小，体会不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那你呢，只有十八岁？”

“是的，凯特，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爱威廉！”贝丝强调说。

看来必须把残酷的事实再次放到桌上。显而易见，贝丝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

“西摩尔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人，他输光了家产，抵押房屋，现在又为了钱要娶你。”

“我不相信，我决不相信。”

“父亲不会说这种谎，是西摩尔在骗你。”

“我不管，我要嫁给他。”

“我不能让你这样做，亲爱的。父亲说得做得得到。他不给你一分钱。你和威廉都成了乞丐。我不想看到你毁在那个流氓身上。”

“我为什么指望你会帮我。”贝丝哭道。“你根本不懂。你是个乏味的老女人。”俩人同时都怔住了，“哦，上帝，我不想那样，凯特。”

不管怎样，贝丝伤了凯特的心。“我知道。”凯特强作笑脸。

另一个女佣送来两个她要的花瓶。凯瑟琳吩咐她放到自己的起居室去，然后提起那篮玫瑰就准备离开。

她在门口停了一下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我希望你幸福，但你不懂。”

伊丽莎白的空中挥动了几秒钟，马上跳起来追着凯瑟琳到厅里，现在她的脑子里已没有了威廉，她必须向凯特道歉。

她吩咐女佣退下，开始在钻石图案的地毯上走来走去，凯瑟琳只顾自己插花，不去理睬她。

“你不乏味，你也不老。”贝丝喊道。

凯瑟琳瞥了一眼，还是笑不起来，“但我有时是？”

“不，只是一本正经，你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凯瑟琳笑了。“在宫中我不得不取悦那些德国和西班牙的外交官。一旦他们知道我能流利地说两种语言，总邀请我共进晚餐。”

“真没劲。”贝丝同情地说。

“千万不要这样说。在那里我能得知其它国家的实际情况就像旅游一样有趣，但父亲却不许我旅游。”

“你有没有去逗法国人开心呢？你说法语就像当地人一样好。”

“人人都这样，亲爱的。”

“当然。”贝丝继续踱步。

凯特虽然笑了，但眼中还有受伤的痕迹。这些讨厌的话。如果自己有凯特的控制力就好了，凯特从不说想说的话。

她一转身走到朝街的窗台前，驶近的马车看上去很眼熟。

“父亲在等塞尔顿吗？”

“是的，他到了吗？”

贝丝点点头，“我从不喜欢那些爱摆架子的老头儿。记得我们小时候，你把一壶水从窗口浇在他头上？我笑得开心极了。”

贝丝看到凯特眼中狡黠的神情，呆住了，有很多年她没有看见这种眼光了，“你不会吧！”

凯瑟琳拿起第二个花瓶，慢慢地走到窗台，塞尔顿正由女佣扶出马车。

“凯特，你不能，”贝丝提醒道。“父亲为此发了一通脾气。”

凯瑟琳没有说话，她等到塞尔顿走到她的窗下，把花瓶一推。然后马上缩了回来，过一会儿，放声大笑。

“上帝，你看到他那张脸了吗？他看上去就像条死鱼。”她喘着气说。

贝丝说不出话，因为她双手抱着凯特笑得喘不过气来。

最后她说：“你打算怎么跟父亲说，他一定大发雷霆。”

“当然，但我向他保证辞退那个笨手笨脚的佣人。”

“他不会相信你。”贝丝吃吃地笑。

“他会。他不管家里的事情。现在我得去见见塞尔顿先生，不能让他湿淋淋地在我的地毯上滴水。亲爱的，为我祈祷，我会很严肃地对付他。”

凯瑟琳走出房间做她该做的事情去了，同时她也化解了和贝丝之间的矛盾。

第二章

“外婆，他来了。”

年轻女孩飞奔进房间，她甚至没有看外祖母一眼，就跑到窗口，那里她能看到一列豪华车队飞快向这里驶来，她的牙齿紧紧咬着的下嘴唇渗出一滴血，紧紧抓着窗台的手上关节也开始发白。黑棕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恐惧。

“天啊，我该怎么办？他一定会打我。”

列诺？卡德沃斯，阿巴马拉的遗孀，闭上眼叹了一口气，她太老了，不想再管这种事了。但孙女也该考虑到事情的后果。

“冷静一点，安娜斯塔西亚，”列诺平静地说。“如果你哥哥打你，虽然我很怀疑，也过份。你应该承认这一点。”

安娜公主转过身怔怔地站着，“是的，但他会杀了我，你不知道，奶奶。你没见过他发火时的样子，他做事情不会控制。即使他不想杀我，等他饶了我，我也已经死了。”

想起四年前见到季米特里·亚历山德罗夫，列诺迟疑了。那时他就身材高大，六英尺开外，有典型的俄罗斯家庭健壮的骨骼。是的，他可以赤手杀人，杀他的妹妹？不，不管她做了什么，他都不会。

列诺坚决地摇摇头。“你哥哥有可能会发火，但不会打你。”

“哦，外婆，你为什么听不进去？你没和他一起生活过，你才见过他几次，每次时间那么短。我和他一起生活，他现在是我的保护神，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他。”

“过去一年里你一直跟我在一起，”列诺提醒她。“这段时间你没给季米特里写过一封信。”

“你的意思是他在这一年里变了很多。不可能，像季米特里这种人绝不会变，他是俄罗斯人。”

“一半英国人。”

“他是在俄国长大的。”安娜斯塔西亚坚持说。

“他旅游世界，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俄国，有时还没有。”

“那是他退伍以后。”

她俩就季米特里的性格无法苟同。安娜认为他专制，像尼古拉斯沙皇。列诺却不以为然，她觉得他的性格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她的女儿，安妮。而他的父亲彼得·亚历山德罗夫对他毫无影响。

“我认为在他还未进来之前你应该冷静下来。我敢肯定他和我一样讨厌这种歇斯底里。”

安娜斯塔西亚朝窗外瞥了一眼，看到第一辆马车在宅邸前停了下来。她慌忙跪到列诺前。

“奶奶，你必须跟他说说。他不会为了我做的事那样发火，他没有这么虚伪，而是因为他的计划被我打乱，他才会这样的。他总是事先为自己安排好一切，他能告诉你明年会去哪儿。但一旦谁妨碍了他的计划，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你叫他来，让他停下手中的事情来这儿。你一定得帮我。”

列诺终于明白了这出戏的动机。“她等到最后一刻，我就没时间考虑。”很聪明，安娜斯塔西亚虽然从小被惯坏了，反复无常，但却很聪明。

她会安慰一头小野兽吗？她应该忘记这个孩子在关键时刻就违背她，无视传统，我行我素？丑闻公开后，安娜斯塔西亚还不想回俄罗斯。不是那样，列诺决不会把季米特里叫来。

她盯着那张焦急而又漂亮的脸，她的安妮很可爱，亚历山德罗夫家族都英俊倜傥。

她只去过俄罗斯一次，那时彼得去世了，安妮需要她。她遇见彼得的其它后代，原配的三个孩子和许多私生子。他们都出奇地好看，但她只爱这两人，因为他们才是她真正的外孙、外孙女。她的儿子，即现在的伯爵阿巴马拉没有孩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没有再娶，似乎也不想。

季米特里就是他的继承人。

列诺叹了口气。安娜斯塔西亚必须离开英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慢慢忘了她的丑事。列诺还是会叫她回来，有了她生活虽然很忙碌，但也很有意义。

“走吧，到你的房间去，”列诺说，“我会跟你哥哥谈的，但我不能保证。”

安娜斯塔西亚跳了起来，搂着外婆的脖子，“谢谢您，外婆，真对不起，我总是给您惹麻烦。”

“你倒不如说是给你哥哥惹麻烦。快进去吧！”

公主飞快地跑出房间。不久管家宣布季米特里王子来了，但事实上没等管家说完，他就大踏步地走进了房间。

列诺呆住了，上帝啊，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比一年前她见到的更加英俊了。金色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浓眉，这些都没变。

二十四岁时他身上还有些大男孩的特征，但现在他是个男人了，是与众不同的男人。

他甚至比父亲更英俊，世上没有人比得上他了。

他大步走进房间，深深地鞠了一躬，这真是她的外孙吗？他笑着，抚着外婆的肩，吻了她。

“快把我放下来，我都什么年纪了。”伯爵夫人快要叫出来。

难怪安娜斯塔西亚会如此紧张，这孩子力气太大，如果他真要教训她，够她受的。

“对不起”

“讨厌的法语。”列诺骂道，“你英语说得这么好，在我这里就说英语。”季米特里仰头大笑，把列诺扶到椅子上。

“我说对不起，外婆，您却不接受我的道歉。您还像以前一样，我很想您，您应该住到俄罗斯来。”

“我这把老骨头已经不起你们那儿的寒冷了，你知道。”

“那么我该多来这儿。”

“哦，季米特里，你坐下来，我一直抬起头跟你说话，脖子也酸了。”她因为被这么一甩，心里时时和季米特里过不去。“况且你来晚了。”

“您的信要等春雪融化后才能送到我这儿。”他拉把椅子坐在外婆旁边。

“我知道，我也知道你的船三天前停在伦敦，我原以为你昨天就到了。”

“在海上航行了那么多星期，我需要时间恢复。”

“上帝，你说得真好听。她长得漂亮吗？”

“无法描述。”

她想用坦率来卸除季米特里的武装，但却失败了。他既不脸红，也不找借口，只是懒懒地一笑。他的阿姨写信对列诺说，他身边从不缺少女人。安娜斯塔西亚没说错，如果他指责她的不检点，那么他太虚伪了。

“你准备怎么处理你妹妹的事？”趁着他高兴列诺试探着问。

“她在哪儿？”

“在房间里，她知道你来很不高兴，似乎认为你被叫来带她回俄罗斯，因此会对她大发脾气。”

季米特里耸耸肩。“我承认一开始很恼火，这个时候让我离开俄罗斯不方便。”

“对不起，季米特里，如果那女人看到安娜斯塔西亚和她丈夫上床不那么大肆宣扬，这一切根本没必要。但那次宴会至少有一百多位客人，一大半人听到这女人尖叫着冲进房间，安娜斯塔西亚这孩子也不理智，她应该把头躲在被子里，这样人们就认不出她了。

她却站在那里和那个女人争吵。”

“安娜斯塔西亚也太不谨慎。但别误会，亚历山德罗夫家族的人不会受公众舆论的影响，她只是没有听您的话。”

“她太倔，也不想避一避，这又是你们家族的特点。”

“你太袒护她了，夫人。”

“那么告诉我你不打算揍她。”

季米特里的脸色变了一下，突然他放声大笑。“这孩子跟你说了些什么？”

列诺的脸不由红了一下说：“当然是胡说八道。”

他还是笑。“她已经长大了，我也不是没想过要揍她一顿。这次我只是把她带回去，给她找个丈夫，她需要有人看紧她。”

“她不会愿意的，我的孩子。她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她不适合结婚，而且这一想法完全受你的影响。”

“她如果得知我打算今年结婚的话会改变想法的。”

“你不是说着玩吧？”列诺吃惊地问。

“非常认真，这次旅行却妨碍了我这件事。”

第三章

凯瑟琳又放了一条冷毛巾在额头上，背靠着摇椅坐着，早晨她安排完佣人的事务后就一直在房间里休息。她的头疼得厉害，大概是昨晚舞会上喝了酒。她在晚会上很少喝酒，更不要说做主持人的时候。

她的女佣露西在卧室里收拾，她端上来的早餐丝毫没动。

凯瑟琳长长地叹了口气。虽然昨晚她有点醉，但晚会还算成功，连沃伦也出席了。

这和她的头痛无关，真正让她头痛的是伊丽莎白。第一批客人到来的时候，她叫女佣带来口信说因为没有邀请威廉，她也不准备参加。

简直不可思议。自她们上次谈话后，贝丝没有再流过泪，凯瑟琳以为贝丝已接受这个事实，她为自己妥善地处理好这种伤心的事情而感到骄傲。但现在贝丝的口信证明她根本没忘了威廉，凯瑟琳只是不懂如果事情真的是那样，贝丝为什么不再流泪。

她到底在想什么？凯瑟琳不能再想下去，她的头疼得厉害。

突然一阵很响的敲门声把她惊醒。贝丝进来，身穿青苔绿水洗丝长裙，手上拿着丝帽，臂下夹着带花边的小花伞。

“玛莎说你不舒服，凯特。”

她对昨晚的缺席只字不提，脸上也没有一丝歉意。凯瑟琳却费尽心思为她挑选优秀的单身男士。舞会对凯瑟琳来说不算什么，她平日操持家务，主持两百多人的晚会只是一件小事。

“恐怕我昨晚喝多了。”凯瑟琳坦率地说，“下午就会好的。”

“那很好。”

贝丝心不在焉，她到底要上哪儿？

凯瑟琳不想再提西摩尔，但她必须知道贝丝去哪儿。

“你要外出？”

“是的。”

“你得叫约翰开车送你，亨利昨天病了。”

“没必要，凯特，我只是出去散散步。”

“散步？”

“你没注意今天的天气有多好吗？正好适合外出走走。”

“没注意，你知道我很少注意天气。”天哪，走走？贝丝从不外出。她的足弓太高，走几步脚就酸了。她结结巴巴是为什么？

“多长时间？”

“不知道，”贝丝闪烁其辞。“我有可能去雷金大街买些东西，你知道一到下午两点，那儿就拥挤不堪了。”

凯瑟琳无话可说，还没等她缓过神来，贝丝招招手，关门出去了。凯瑟琳的眼睛突然发亮，她的头痛一下子消失了，她想到一个最惊人的可能。上帝，她不会那样傻吧。

她行为异常，居然说出去走走，甚至说去购物，却不需车子。她一定去见威廉，要真那样躲躲闪闪，他们一定打算私奔，他有时间拿到证书，而且这城市也不乏教堂。

“露西！”

红头发女佣马上出现在卧室门口。“凯瑟琳小姐？”

“快，快把我妹妹叫回来。”

佣人飞跑出房间。她被女主人急匆匆的声调惊了一下，正赶着伊丽莎白下楼，于是她俩又回到凯瑟琳的房间。

“什么事，凯特？”这次贝丝的脸上有点不大自然，凯瑟琳早就想好了对策。“亲爱的，你去和厨师商量一下今天的晚餐，我头疼得作不出任何决定。”

贝丝松了口气，“当然可以，凯特。”

伊丽莎白带上门出去了，露西在那里对着凯瑟琳目瞪口呆。

“你不是已经……？”

凯瑟琳跳起来，“是的，是的，让她去厨房可拖延几分钟，我可以换换衣服。如果厨师不对她说我已经安排好这件事，就可以拖延一会儿。”

“我不明白，凯瑟琳小姐。”

“你当然不会，我也不希望你明白。我在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我的妹妹打算跟人私奔。”

露西张大了嘴，说不出一句话。她听见佣人们谈论伊丽莎白小姐和勋爵西摩尔的事，而且也听说瞭如果贝丝违背伯爵的意愿嫁给西摩尔，伯爵不知会做出怎样的事来。

“你不该阻止她吗，小姐？”

“别傻了，我现在还没有得到证据怎么阻止她？”凯瑟琳不耐烦地说。她解开衣服的纽扣，对露西说：“快点，把你的衣服给我。”然后又想：她趁我不备要溜出去还是很容易，我不可能把她一辈子关在屋子里。我应该跟踪他们到教堂，在那里阻止他们的事。然后我把她带回这里，好好看管她。

女佣丝毫不懂，她很快脱下黑棉衣递给凯瑟琳。“你为什么……？”

“快，快帮我穿上。我走后你换上我的衣服。这样没人会认出我来。如果她看到我跟踪她，就不会同西摩尔碰头，那么我就得不到证据，只有等到下次才能阻止她了。”

“是的，小姐。但你真的要穿着佣人的衣服出去吗？”她说帮着凯瑟琳扣起纽扣。

“乔装改扮是再好不过了，即使贝丝看到我，她绝认不出我。”凯瑟琳使劲把裙子往下拉，却在腰间卡住了，露西只穿两件衬裙，衣服正合身，凯瑟琳就不行了，她必须脱掉几条衬裙。

露西的裙子长了一点，但没办法。

“你不穿围裙出去吧，露西？”

“不”

“我也认为不需要，但我不敢肯定，那么阳伞呢？”

“没有，小姐，只有口袋里那个手提包。”

“就是这个？”凯瑟琳从口袋里拉出一只骆驼毛手提袋。“太好了，我就用这个。”

再戴顶帽子，可以用来遮脸。”

佣人穿着衬裙跑到大衣柜前，拿来最旧的帽子。凯瑟琳拉下上面的饰品。“怎么样？”

“小姐，你不再像……”

露西话说了一半脸红了，凯瑟琳笑了，“小姐？”看着露西的脸越来越红，她禁不住笑出声来。“没关系，我正要那样。”

“但，小姐，我很担心。街上的男人都很无耻，你这样会招来很多车夫的。”

“天哪，不，贝丝会认出他们的。”

“但——”

“别担心，亲爱的，我没事的。”

“但——”

“我该走了。”

露西看着小姐关上门出去，她该怎么办？凯瑟琳小姐从未做过这种事。上星期露西就在附近街区被一个人缠住，要不是有位绅士正巧乘马车经过救了她，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已不是第一次有人侮辱她，女佣是不受保护的。凯瑟琳小姐打扮成女佣出去太危险了。

凯瑟琳虽然从外表看上去像女仆，但气质上不像。不管她穿什么，她仍是伯爵的女儿，不管她怎么努力，她言行举止还是不像一个佣人。但她也没必要去学，只要贝丝转过身认不出她就可以了。贝丝的确时时回过头，看看是否有人跟踪她，每次凯瑟琳都低下头。

贝丝确实往邻近街区的雷金大街去，这丝毫没有减轻凯瑟琳的疑心。那个地方虽然不很拥挤，但职员匆匆上班，佣人购买东西，马车送货，这条街上到处都是马车、货车、广告车。贝丝与威廉要在那儿碰头，也不失为一个好地方。

凯瑟琳转到雷金大街，不见了贝丝，她马上走到转角。贝丝在商店前面停下来观看橱窗里的摆设，凯瑟琳不敢走得很近，她站在原地，急躁地跺着脚，也没有理会旁边的人。这是一个繁忙的角落。

“你好，亲爱的。”

凯瑟琳没听见，她做梦也没想到这儿有人会跟她说话。

“别假正经了。”那个人抓住了她的手臂。

“对不起。”她没抬头，只是用眼角瞥了一眼。

他穿着西装，甚至拄着手杖，但他的举止让人怀疑。他长得很好看，但凯瑟琳无暇多想。她长这么大，还没有什么陌生人把手放在她身上。要真有这种事，车夫或男仆会保护她。因此她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做，但本能地抽回手。

“走开，先生。我不想有人打扰我。”

“别摆架子了，亲爱的。”这个人似乎喜欢接受挑战。“你站在这里又不做什么，我正好帮你打发时间。”

凯瑟琳吃了一惊，她应该跟他争吵吗？不，她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她抽回手，抓住露西结实的手袋就朝那人扔去，那人松手，往后一跳，躲开了。又撞在另一个正要过马路的人身上，过路人用力把那人往旁边一推，并骂了一句，听得凯瑟琳脸都红了。

过路人瞪着她说：“婊子，说一个‘不’就可以了。”

她很想告诉那人他毫无理由对她发火，但她有涵养，没有那样去做。她转过身，然后看到贝丝在混乱之时已走得很远了，低低地嘘了一声。

第四章

安娜斯塔西亚很恼火。他们的马车在这个路口已堵了半小时。叔叔家离这儿只要穿过几条街，步行去也可以快一点。

“我讨厌这座城市。跟圣彼得堡相比，这里的街道又窄又挤，而且这里的人似乎都不心急。”

季米特里不吭声，也不提醒她这个地方她曾说过想呆下去。他只是盯着窗外看。来伦敦的路上，他几乎没跟她说过一句话，在离开伯爵家时他已说够了。

安娜斯塔西亚想起他发火，颤抖了一下。他没有打她，她倒希望他已经揍了自己一顿。

他曾严厉地说：“你在床上做什么，在谁的床上做，我无所谓。我给你充份的自由。”

我并不是为了这个原因来这里，娜斯塔。找来这里是因为你居然敢蔑视外婆的意愿。”

“但她就为了这么小一件事送我回家，是不合理的。”

“闭嘴，你认为是小事，对这些英国人来说却是大事。这里不是俄罗斯。”

“不，在俄罗斯，索尼娅阿姨总是管头管脚，我一点自由也没有。”

“那么我就帮你找个丈夫，他对你一定很宽容。”

“季米特里，不要！”

这事不容商量，他已经作了决定。安娜斯塔西亚根本没有想到他会这样惩罚她。

“你最好向上帝祈祷我的计划没有被这次不必要的旅行破坏。否则我帮你找的丈夫一定不如你的愿。”

季米特里在伯爵夫人那里住了四天，虽然很和蔼，但安娜斯塔西亚怎么也忘不了他的威胁。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决不是一时气愤。如果丈夫给她自由，不计较她的过失，那已经不错了，至少她能逃脱索尼娅阿姨的管束。但如果丈夫要求她忠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她身上，派仆人盯梢，如果她不尊重还要打她，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她哥哥就是这样威胁她的。

他从没有对她发过脾气。她倒是经常看到他对别人这样，但哥哥对她总是非常宠爱的。这次她让哥哥太生气了，她知道他会发火，她也知道不听外婆的话太过份了。一路上季米特里没跟她说一句话，他还没原谅她。

他俩同乘一辆马车，车中的气氛沉寂得更让人受不了。其余的仆人都坐在后面的马车上。外面还有八位保镖，这些人长得人高马大，络腮胡子随风飘动，统一的俄罗斯制服、皮帽，身佩武器，时常吸引许多英国人。要是有人骚扰，他们决不客气。

“你能叫手下打开一条路吗？”她终于开口说。“这个路口太麻烦了。”

“不急，我们明天起航，今晚就住在叔叔这儿，今年夏天沙皇访问英国女王，我不希望到时再有不好的传闻。”

这是她第一次听说沙皇要来英国。她本想今晚出去，这有可能是她最后一晚自由了。

“米特，马车里太闷了，我们已整整坐了——”

“还没五分钟。”他严厉地打断她。“不许再埋怨。”

她瞪着他，突然他笑了，但眼睛仍盯着窗外看，她非常生气。

“这女人逃避追求者，很厉害。”

季米特里觉得很有意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她身材娇好，但不突出。丰满的胸脯贴着紧身的衣服，细腰瘦臀外穿一件极不合身的黑衣服。他只看到她片刻，因为她站在对面的街角，长得不漂亮，但很有个性，一张小脸上大大的眼睛和坚决的下巴。

没有那个晃动的手提袋，他或许根本不会注意到她。她不是属于那种能吸引他的女人。她太小，太像孩子，但很有趣。他最近一次对女人产生兴趣是什么时候？

他心中一动，把伏来德米叫到窗口，这是他的人，不可缺少，他负责季米特里一切事情。他从不提问，也不作判断，只是遵从主人的要求。

季米特里对他说了几句话，他就离开了。过了一会儿，马车移动了。

安娜斯塔西亚看着哥哥所做的事，在马车另一侧叫道：“我不相信。看街上的妓女，她一定出奇地漂亮。”

季米特里不理睬她的讥讽。“不是很特别，不过我的虚荣心被提起来了，别人做不到的，我要做到。”

“在街上，米特？她可能有病或更糟。”

“你喜欢那样，不是吗？亲爱的。”

“现在是。”

伏来德米穿过街，一边留心马车，一边又要盯着那个小小的身形。附近没有马车可租，他的英语说得不好，法语别人也听不懂。但是钱能解决很多问题，这次也不例外。

几经努力，他终于说服了一个正在等主人的车夫让开位置。车夫得到了相当于一年薪水的钱，当然也甘愿冒一下被解雇的风险了。

很明显，即使马车在这条街上也赶不上那个女人。伏来德米叫车夫尽快跟在身后，车夫感到惊讶，租了一辆马车却不用，真是太有钱了。只要给钱，他当然什么都干。

那女人在街的另一头停下来，她站在人行道当中紧紧地盯着前面看。

“夫人？”

“谁？”她漫不经心地说，只是瞥了他一眼。

她也说法语。大多数英国农民都不会法语，他原来担心要跟她交流有困难。

“请跟我来，小姐。我的主人，亚历山德罗夫王子，想请你今晚赏光。”

通常只要一提到季米特里衔位，事情会很快解决。因此伏来德米看到那女人脸上愤怒的表情时大为吃惊。再细看她的脸，他更加惊奇，这女人根本不对季米特里的口味。

王子到底在想些什么？

凯瑟琳非常恼火，居然有人在街上雇佣人。这是她从未碰到过的，而且这家伙是外国人。

她没有像对前面那人那样对他。她意识到自己打扮成仆人的样子，在行动上也应该像仆人。先前她差点惹了大乱，要是有熟人经过，肯定认出她了。

她可不想有人说她的闲话，她向来以自己无可指责的行为而自豪。那

么现在她在这里干什么呢？都怪气人的头痛，否则她一定想得出更好的办法。

这个人在等她的回答。他一定是个收入丰厚的仆人，因为他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是质地考究。他很高，中年，不难看。露西会怎么回答，这女孩一定会跟他调情，然后婉转地拒绝他，凯瑟琳却做不到。

她看到伊丽莎白穿过街，说：“对不起，先生，我不想找工作。”

“王子很富有。”

“我不缺钱。”

伏来德米有点担心。她丝毫不为王子的富有所动，她对这份荣誉一点也不感兴趣。

“十英镑。”他开价。

凯瑟琳不相信地盯着他，他开这个价一定疯了，要么就是他无计可施。英国的所有女仆们没有人会不想接受这份工作，但她不能。

“对不起——”

“二十英镑。”

“荒唐，用这些钱你可以找到许多女佣，对不起了。”她转过身，心中盼望他能快点走开。

伏来德米叹口气，女佣？她肯定弄错了。

“小姐，原谅我一开始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主人不是需要女佣服侍，他见到你，想和你共度今晚。”

“够了。”凯瑟琳的脸颊发烫。

她本能地想给他一个巴掌，露西不会那样做。

“承蒙垂爱，但我确实没有这个兴趣。”

“三十英镑。”

“不管多少钱，都不行。”她骂道。

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先生，我准备好了。”

伏来德米回头一看，马车就在几步之远。“很好，你驾车，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停。”他用手捂住女人的嘴，硬把她推上了马车。“一个逃跑的仆人。”他对车夫解释。

没有人看到绑架事件吗？伏来德米行动迅速，短短几秒钟就把凯瑟琳推上了马车。

马车开动了，凯瑟琳的嘴被手帕绑住。有力的胳膊顶着她的背阻止她反抗。她的手被反绑在背后，动弹不得，这人肯定疯了，凯瑟琳从未碰到过这种事。她想只要对他说她是谁，他肯定会放了她。

那人朝她身边凑过来，隔着套着她的衣服轻声说：“对不起，小东西，我实在没办法。我必须遵从王子的命令，他以为你不会拒绝他。事实上，没有女人拒绝过他。俄罗斯最漂亮的女人都在为他争风吃醋。你看了就知道了。”

凯瑟琳真想告诉他那个王子确实与众不同，她不在乎他有多英俊。听这个人讲话，似乎她应该感激他绑架了她。

马车停下了。她必须离开这个疯子，他的衣服就像麻袋一样裹着她。他把她抱起来，一手抓住膝盖，把她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胸口，她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他的衣服蒙住了她的眼。

她突然闻到食品的味道，是厨房吗？那么他是从后门进来的。他一定不希望王子知道这件事，他曾说王子没有料到她会拒绝，那么王子也不希望

采用这种手段去得到一个女人。她只要跟王子说明她的身份，她没有兴趣就可以了。

她觉得自己被抱上了楼。她在哪儿？这儿好象不远，难道会是自己家附近的房子吗？太可笑了。但她没听说有什么王子搬进这个地区。会不会有可能是坏人，打着王子的名号，绑架妇女，寻欢作乐？

门开了，那人小心地放下她，拿掉套在她脸上的衣服。凯瑟琳马上就想破口大骂，但还是控制住了。

“克制住，凯瑟琳。他只是一个野人，他或许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已经触犯了法律。”

“我们不是野人。”他用法语说。

“你说英语？”她问道。

“只懂几个词。‘野人’我懂，以前也有英国人这样叫我，你还说什么？”

“没关系，我只是自言自语。”

“你头发披下来更漂亮，王子会喜欢的。”

“你再奉承也没用，先生。”

“对不起。”他尊敬地鞠了一躬。“我叫伏来德米·季罗夫。因为我们必须说——。”

“不，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请你通知你的主人我在这里，我要和他谈谈。”

“他到晚上才来。”

“叫他来，我会大喊大叫。你侮辱我，但我仍旧非常冷静。我不是受点恐吓就趴下的人，但我的忍耐到了极限。我不会出卖自己，就是国王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请你让我走。”

“你很固执，但这没用。你得呆在这里。”凯瑟琳张嘴正要说“不”，他的手已捂住了她的嘴。“我不希望你大喊大叫，外面有两名卫兵会马上进来让你安静。我给你时间考虑。”

直到他开门出去，凯瑟琳才相信他的话。两个穿着制服的卫兵凶神恶煞似地站在门口。不可思议，整幢房屋难道都是阴谋的一部份吗？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王子了。

第五章

“我该怎么办，玛露莎？”伏来德米问他的妻子。“王子看中她，可她却不愿意。”

“我从未遇到这种事情。”

“另找个女人。”她简单地回答。

“你知道今晚他要是失望的话，整次旅行他都会闷闷不乐。他的外婆如果没有指责他拈花惹草，事情也不会这么糟。他听外婆的话，登陆后就没找过女人。我们起航之前，他必须放松一下，否则可比我们来时更糟。”

伏来德米的问题不仅是不能让主人失望，而且要保证这里人人开心，因为季米特里一不开心，人人都开心不起来。

伏来德米倒了一杯伏特加，一饮而尽。玛露莎正在忙季米特里的晚餐。她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伏来德米只告诉她，他为王子弄到的女人给了他不少麻烦。

“玛露莎，为什么女人，一个英国农妇，一个仆人，会不愿接受王子的爱意？”

“你应该多奉承她，没有女人不喜欢听奉承话。给她看他的照片，她会改变主意的。”

“但这次不同了，她觉得这不是赞美，而是侮辱，我从她脸上看出来。我只是不懂，从来没有女人拒绝他，少女、妻子、公主、女伯爵，甚至女王——”

“哪个女王，你从来没告诉过我。”

“别介意，那可不能乱说，而你却喜欢嚼舌头。”

“那也好，每个男人至少要被拒绝一次，那对他有好处。”

“玛露莎。”

她开心地笑了。“我的老公，我是开玩笑的。当然除了我们的王子殿下。别担心了，再去找个女人。”

伏来德米沮丧地看着空酒杯，又满了一杯。“我不能，他没对我说：‘今晚找一个女人来。’而是说：‘就是那个，你去安排一下。’她除了眼睛，实在没什么特别的，我可以找一打更合他口味的女人。他却要这个。”

“她一定恋爱了，这是低层社会的女人拒绝这样一种荣誉的唯一理由。在俄罗斯，没有一个农民——”

“这是英国，或许他们与我们想法不一样。”

“我们以前也来过这里，伏来德米。你以前可没碰到过这种麻烦，她一定是恋爱了。”

“但有一种药可以让她忘记，让她记忆模糊，让她更可人——”

“他会认为她醉了。”他严肃地说：“他会不高兴的。”

“至少他能得到她。”

“如果不灵呢？如果她头脑清醒，反抗他呢？”

玛露莎皱了皱眉，“应该不会。否则他一定很生气，他绝不需要用武力得到一个女人，他能得到他想要的任何一个女人。”

“他就要这位，她却不要他。”

玛露莎心烦地看了丈夫一眼，“你让我开始担心，你希望我跟她谈谈，看看她到底为什么不愿意，是吗？”

“你可以试试。”在这个时刻他什么都同意。

她点点头，“你去跟巴拉文说说，他吹嘘自己知道有种方法能使女人向他求爱，或许他真的有什么魔法。”

“无稽之谈。”他嘲讽说。

“你不知道，他们曾住在土耳其人附近，你从没听说过那些苏丹人对女奴——大多数是无辜的受害者，束手无策吧。”

他挥挥手，不以为然。但他还是会去找巴拉文，他现在无计可施。

凯瑟琳坐立不安，她在房间里徘徊，时不时看着那个被卫兵推到窗口的大衣柜。她太小，推了半小时，纹丝不动。

她被囚禁在一间很大的卧室里，粉绿相间的墙纸（女王就欣赏这种搭配），家具风格呆板，装饰上受希腊和欧洲影响。一条昂贵的绿缎子铺在床

上。富有。这里一定是卡文迪拜广场，如果能走出这个屋子，她不久就可以到家了。但还有什么用呢？她看到伊丽莎白时，还在路口等人，现在一定已经与威廉会合并结婚了。

讨厌的装扮！贝丝嫁了一个无赖。仅仅为此她对这些俄罗斯人十分恼火。那个野人，那个猪脑、白痴，就因为他，贝丝的幸福都被毁了。不过他只是听人差遣，罪魁祸首是那个王子，他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

“我一定得痛骂他一顿，然后送他进监狱。我记住他的名字，季米特里？亚历山德罗夫或者是亚历山德罗夫？季米特里。现在没有几个俄罗斯王子在英国，一定不难找到。”凯瑟琳想到。

但她不会那样去做，丑闻对她来说比犯罪更糟，家族名声更加重要。

“但如果我到家贝丝还没到而且已经结婚，那我就这样做。”

她只是希望伊丽莎白今天同威廉碰面是商量计划。

门开了，一个妇人走了进来。

“我给你带中饭来了，小姐，还有灯，窗口被堵住了，屋里很暗。你说法语吗？我能说法语，因为我们的主人说法语，他们有的甚至不说俄语。”

她说着把重重的盘子放在小圆几上。她比凯瑟琳高半头，棕色的头发梳成一个髻，还有一双和蔼的蓝眼睛。

她放好盘子，一只很旧的花瓶中只有一朵玫瑰，倒下来。还好，里面没有盛水。她把灯放在大理石台面上，然后开始打开盒盖。

“对不起，我是这里的厨师，我想你会喜欢的，我的名字叫玛露莎。”盘子里是以白酒为调料的鱼丸。

凯瑟琳看了一眼食品，水果色拉边上有一小块面包，甜点是一块蛋糕，还有一瓶酒，好丰盛的午餐。凯瑟琳虽然没吃早饭，但她却执意不吃。

“谢谢你，玛露莎，请你把这些东西拿走，我不会接受这屋子里的任何东西，包括食品。”

“你不吃饭不好，你长得这么小。”玛露莎有点敬畏地说。

“我是小。”凯瑟琳硬生生地说：“但这与吃东西无关。”

“但王子却长得高高大大，懂吗？”玛露莎说着拿出一张照片，凯瑟琳情不自禁地看了一眼。照片中的男人长得——，简直不可思议。

凯瑟琳把那人的手推开。“真有意思，你以为小小一张照片会让我改变想法？即使真是你们的亚历山德罗夫王子，我还是一个字‘不’。”

“你结婚了吗？”

“没有。”

“你有一个挚爱着的情人？”

“只有白痴才会恋爱，我不是。”

玛露莎皱起眉头，“那么请告诉我为什么拒绝。他真是我们的王子殿下。我不骗你，你今晚就碰得到他，他充满活力，精力旺盛，魅力无比。虽然身材高大，但却很温柔。”

“够了！”凯瑟琳骂道，她控制不住自己。“上帝，你们这些人简直难以置信。先是那个野人绑架我，现在你来当说客。你们的王子不能自己找女人吗？你不觉得你这样维护他很令人恶心吗？好象我是一件可以出售的商品。我可以告诉你再多的钱也买不到我的爱情。”

“你不喜欢钱，但可以想想男女在一起时的快乐。主人通常都是自己追求女人，但今天没时间了，他在码头安排事情。我们明天启航回俄罗斯。”

“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凯瑟琳干涩地说。“我的回答还是‘不’。”

伏来德米说得没错，这女人不可理喻。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

“你还没说你为什么拒绝。”玛露莎又提起这个问题。

“你们弄错了，我不是随便和陌生人上床的那种女人。我没有兴趣。”

玛露莎咕哝了几句，摇摇头出去了。她的丈夫在大厅里满怀希望地等她，她虽然不想让他失望，但也没办法。

“没用，伏来德米。我想她要么就是怕男人，要么就是不喜欢他们。我敢打赌她不会改变想法，你最好让她走，然后通知季米特里王子，晚上可以作其它安排。”

“不行，他一定得如愿。”他固执地说，往妻子手里塞了一个用线扎起来的小袋。

“把这个放在她晚饭里。”

“这是什么？”

“巴拉文的神药。真有他说的那么灵，王子一定会满意的。”

第六章

下午他们端来了洗澡水。屋子里没有钟，凯瑟琳的小手表也放在早晨换给露西的那件衣服口袋里。

她看着仆人进进出出。先是端来一个大瓷盆，往里面倒满热腾腾的水，再滴入几滴油。整个房间马上弥漫着玫瑰的香味。也没人问她是不是要洗澡，她当然不要。在这个屋子里，她连外套也不想脱。

这时伏来德米进来了，他探探水温，笑了；凯瑟琳努力装作不睬他。

他走到凯瑟琳面前，用命令的口气说：“你该洗澡了。”

凯瑟琳慢慢地抬起头，然后又蔑视地移开视线，“你做这些事之前应该问我一声，我从未在陌生的屋子里洗澡。”

伏来德米已受够了她的傲慢，“这不是要求，而是命令，你要么自己洗，要么我叫门口的士兵来帮你，他们一定会喜欢。但我想你不会觉得这样很有趣吧。”

他看到她的脸色一变，心里非常得意。她那双大大的绿眼睛闪烁着光芒，这是她身上最美的地方。是这个吸引了王子吗？不，他在远处不可能注意到她的眼睛。

她该脱下那件不合身的黑衣服，庄重的黑色使她的脸色呈现病态的苍白。她的皮肤很好，光洁润滑，如果再化化妆就更好了。

柔和的灯光和淡绿床单会让她更美丽。伏来德米对自己的安排颇为满意，这女人洗完澡后，香气袭人，吃完饭后，便不醒人事。

“趁水还热，快洗澡吧。我待会儿派女佣进来帮你，晚饭很快就来，这次你必须吃，我们不希望你在这里饿着。”

“我在这里还得呆多长时间？”凯瑟琳咬着牙说。

“王子什么时候让你走，我就派人送你走，他一般不会扣留你几个小时的。”

“他什么时候来？”

伏来德米耸耸肩，“他晚上想休息的时候。”

凯瑟琳低下头，她的双颊又开始发烫。今天一天里她听到关于性的事比二十一年来还多。这些人谈论起这件事情那么自然，毫不尴尬，他们一定老做这种事。从街上绑架一个无辜的妇女去孝敬主人，在他们看来，一点也不奇怪。

“你有没有认识到你们在犯法？”她平静地问。

“但你会为此得到补偿。”

凯瑟琳惊讶得说不出话，她还没来得及发脾气，那人已离开了。他们以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他们只是以为她属于下层社会，而法律是为贵族、绅士们而立。她怎能反抗一个有权有势的王子？她没有告诉他们她到底是谁，绑架伯爵的女儿可是另外一回事了。

她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做，但对这些人讲明真相太尴尬，而且也不能保证她就能自由。

只要对亚历山德罗夫表示冷漠就够了。

一个年轻女佣进来，凯瑟琳不需要任何帮助。但这女佣对凯瑟琳的不满和诅咒都置之不理，她只说俄语。她把凯瑟琳扔在地上的衣服一件件拾起来叠好，然后抱着这些衣服和鞋子出去了。

该死的！他们什么都想到了，现在屋子里只剩下被子了。她努力保持冷静，把整件事当作一个错误。

她狠狠地擦着身子，直到皮肤变红。那是唯一可以发泄的方法，她还未洗完，玛露莎送晚饭进来。

“我要我的衣服。”门一开凯瑟琳就要求。

“时间正好。”玛露莎平静地回答。

“把衣服给我。”

“我警告你不要大喊大叫，那些士兵——”

“让他们滚开！哦，有什么用？”

凯瑟琳走出澡盆，里了一条毛巾在身上，趁他们还没想到把床上的东西都拿走前，她走到床前，拿起床单裹在身上，但床单又重又大，她只能甩到背后，从肩上拉下来的绿色缎子很快就贴在湿的皮肤上。

玛露莎吃惊不已。小小的身体裹在床单里，愤怒不已，皮肤光洁粉嫩。愤怒使她眼睛闪光，她的脸颊绯红，她的身体……这一切的美原先都被那件又黑又破的衣服遮盖起来。

“你该吃饭了，也许你还有时间可以打个盹。”

“闭嘴！”凯瑟琳尖刻地打断了她。“别烦我，我只跟亚历山德罗夫说话。”

玛露莎知趣地离开，她只有希望巴拉文没有说大话。

凯瑟琳走到桌旁，不是因为她已饿了几小时，而是因为想到那些士兵会进来压住她，强迫她吃。但食物确实香味可人：奶油汁鸡，炸薯条和萝卜，蜜糖蛋糕。白酒也很诱人，她一天没喝水了，很想品尝一下。她刚喝了两杯，女佣拿着一壶冰水进来，还有一瓶白兰地和两只玻璃杯。

似乎王子该到来了。让他来吧，她现在正在气头上。时间一点点过去，但他迟迟未到。

凯瑟琳进完餐，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她每时每刻都期待着门开了王子进来。突然她觉得绸缎摩擦的皮肤开始刺痛，紧张。她从来都是镇定自如，今天却紧张了。

她倒了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他随时都会来到。她必须放松，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她坐下，命令自己平静下来，可一点也不管用。

凯瑟琳跳起来，又倒了一杯白兰地。她呷了一口，然后又开始踱步。这讨厌的床单，老是擦着她的双腿。她很想扔掉，但却不能。这可是她唯一留下的自尊了。

她静静地站在屋子当中，却怎么也做不到，只觉得身上每根神经都充满活力。

她开始坐立不安，她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她好象感觉得到血管里的血液在沸腾。

门开了，进来的是女佣，她来拿走餐盘。跟这女孩说毫无意义，因为她只懂俄语。

天啊，凯瑟琳觉得自己还需要一杯酒。她等女佣一离开马上又倒了一杯，但停住了。她不敢再喝，因为她觉得自己有点头重脚轻，但她需要保持头脑清醒。

她坐到床上，听到自己的呻吟。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怎么了？一定是这讨厌的床单。她得拿掉它，哪怕一会儿也好。

凯瑟琳抖落床单，床单沿着她的手臂滑下去。她本能地双手交叉抱在胸口，她的胸脯从未如此敏感，但这种感觉很愉快，是她以前所不曾体会到的。

她往下看自己的身体，发现自己的皮肤变红。她的乳头坚挺，身上各处都隐隐作痛，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凯瑟琳无意识地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她病了。一定是食物，她突然可怕地意识到他们一定在她吃的东西里放了什么。

“哦，天哪，他们对我做了些什么？”

但是他们当然不希望她生病，她一定对什么食物过敏。但她怎么会这么热，而且这么不安，她简直不能控制自己。

她折腾了一会儿，蜷缩在床上。凉凉的床单贴着滚烫的皮肤。她四肢张开俯卧着，觉得舒服了一些。她开始希望这场痛苦快点结束，但好景不长，她又觉得全身疼痛。

她翻了个身，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她的头开始前后移动，呼吸开始急促，她完全失去了控制，身体在发痛，扭曲，猛力向前推，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她的裸露，她所处的情况已在难忍的燥热中忘得一干二净了。

二十分钟后，亚历山德罗夫王子进来了。她没有听到他进来，她更不知道他就站在床前，那双深黑色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她的每个动作。

季米特里被眼前奇特的景象迷住了。她的身体上下起伏好象快接近高潮，他懂得这种举动，也感受过这种动作，但他从未在近处看过。他觉得自己宽松的睡袍下开始变硬。

凯瑟琳终于意识到他的存在，那张照片，安东尼斯再世。这不可能，她一定神智不清。但这却是活生生的人。

“帮帮我。我需要——”她的喉咙烧得厉害，讲不出话来，最后终于慢慢地滑出一个词，“医生。”

季米特里的笑容僵住了。他看到她的眼睛，大为震惊，这种眼神，充满激情。他敢肯定她说的是需要他，而不是一个医生。

“你——病了？”

“是的，发烧。我太热了。”

生病，该死的。他现在却想要她。

无名之火从心底升起，他要问问伏来德米。她的声音却阻止了他。

“请……水”

这女人可怜的要求不知怎么激起了他的同情，通常会叫下人照顾她。但现在他在这里，拿杯水也只是举手之劳。生病不能怪她，他来这里之前伏来德米应该告诉他。

他没有想到会被感染或接近这个女人会耽误他的航行，他倒了一杯水，托起她的头。

她喝了几口，脸颊擦着他的手腕。她的身体向他靠拢。

他放开她，她低低地呻吟，“不，这么热。”

她在颤抖，是因为冷吗？她的脸不烫，他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也不热。这到底是什么病？

他又发火了，地打开门找伏来德米。马上有个佣人过来，“王子，有什么吩咐？”

季米特里从不生气打佣人，那样做他觉得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这些佣人是属于他的。他们不能反抗，不能逃走，没有什么可保护自己。他差点忘了这些。

“伏来德米，你这该死的，这女人病了，你怎么会不知道？”

伏来德米早就料到了，药性发作得正是时候。

“她没病，我们在她的食物里放了干斑螫粉。”

季米特里吃惊地后退几步。他怎么没想到呢？他在高加索那年，曾看到女人服了这种催情剂。十五个士兵也不能满足她，药效持续了几个小时。

季米特里想到他一个人满足不了那个女人，有些沮丧。或许他得叫上士兵帮助减轻她的痛苦，她需要一个男人。她没病，他将得到她。

“伏来德米，我需要一个轻松的夜晚，而不是性爱马拉松。”

危机过去了，伏来德米看得出王子没有反对，不管怎样，他最终会得到满足，那才是最重要的。

“她很难说服她，主人。我们是用计谋把她带到这里，而且她坚持说不要和陌生人上床。”

“你是说她确实拒绝我？”季米特里好奇地问。“你没有告诉她我是谁。”

“当然，但这些英国农民自以为是，我想她大概希望先向她求婚。我向她解释说王子殿下没有时间，有时间也不会找一个像她这样的人了。”他带一丝轻蔑的口吻补充道。

“对不起，季米特里王子，我没其它办法。”

“你给她用了多少药？”

“我们也不知道该用多少。”

“药效持续几小时还是整个晚上？”

“你想多长时间就多长，我的主人。”他简单地回答。

季米特里挥挥手，让佣人退下。他很快走进房间，自己也觉得奇怪怎么这样迫切想见到这个女人。她还在床上呻吟，她的眼睛移向他，安静了一点，但身体还是止不住颤抖。

“医生吗？”

“不，小宝贝，你这种病医生恐怕帮不了你。”

“那么，我要死了吗？”

他温柔地笑了。她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减除她的痛苦。

他凑近她，嘴唇温柔地擦着她的嘴唇。她吃惊地睁大眼睛，季米特里笑了，这女孩又单纯又性感。

“你不喜欢？”

“不，我……我怎么啦？”

“我的佣人给你吃了催情药，让你不觉得难堪。你知道吗？”

“不，但我很难受。”

“不是生病，小宝贝，药效正在发作，它能激起你的性欲。”

她过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他的意思，叫道：“不。”

“嘘，”季米特里安慰她，用手抚摸她的脸颊。“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情已经做了，我尽力帮助你。”

“怎么帮？”

她对他提防着，眼中有些不信任。伏来德米没错，她不需要他。如果没有药，他肯定会和街上那人一样失败。真有趣，即使他使尽浑身解数，看来也没用，要是他多有点时间就好了。

但现在她吃了药，药有时能达到人类不能做到的事，他的虚荣心被激起，他可以趁此得到这个英国小女人。

季米特里不回答，仍旧抚摸着她红得像朵玫瑰的脸颊。

“你叫什么名字？”

“凯特，不，我是说凯瑟琳。”

“尊贵的名字，你听说过俄罗斯皇后凯瑟琳吗？”

“是的。”

“你没有姓吗？”

“不。”她的脸转到一边。

“保密吗？”他笑了。“没关系，这样我们更亲密。”他说着，手滑到她的胸部，她尖叫起来。“感觉很强烈，是吗？你需要更快的解脱方法。”他说着，把手移到她两腿中间的黑三角区。

“不，不要，你不可以。”她尽管反对，身体还是不停地向上推。

“这是唯一的方法。”他低声安慰她，“你不明白。”

随着触摸有规则地加剧，凯瑟琳禁不住呻吟。她无法阻止他。就像一开始他出现时她无法遮住自己一样。

“哦，天哪！”随着快感的上升，她尖叫起来，她身上的热无影无踪了。

凯瑟琳就像漂浮在幸福的海洋，她心满意足，无比轻松。

“看到了吗，凯特？”他打破了宁静。“这是唯一的办法。”

凯瑟琳的眼睛张开了，她忘记了他。怎么可能？是他减轻了她的痛苦。他对她做了些什么？他坐在床边，看着赤身裸体的她？

她半坐起来，发疯似地找床单，床单已落在地上。她正要弯下身去拿，他的手穿过去，一把抱住她。

“别白费劲了，你还有几分钟间隙，一切都会再来。”

“你说谎！”凯瑟琳恐惧地说，“不可能再来了，让我走，你没权利把我扣在这儿！”

“你可以自由。”他肯定她离不开这张床，狡黠地说：“没人阻止你。”

“你的仆人。”她记得自己曾多么愤怒。“那个野人绑架了我，把我关在屋子里一整天。”

她生气的时候很可爱，季米特里觉得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他想吻她，想抱住她。

看到她达到高潮时的模样，他更想占有她。但他必须耐心。

“对不起，凯特。我的佣人有时为了取悦于我，确实做得有点过份，我该怎么补偿？”

“就——就——，哦，不，不！”

她的身体又开始灼热地燃烧。她无奈地看了季米特里一眼，又痛苦地别过头去。他没有说谎。现在她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她的身体在渴求。道德、耻辱、自尊就像雨水一样滑落。

“请帮帮我。”她又开始寻找那双深沉的眼睛。

“怎么做？”

“像刚才一样碰我。”

“我不能。”

“哦，请帮帮我。”

“听我说，”他捧起她的脸。“你知道如果我帮你，会怎么样。”

“我不懂，你说过会帮我，你为什么不帮我？”

她不可能这么天真吧。“我会帮你，小宝贝。但你也要帮我，我需要放松。你看看我。”

他解开睡袍，里面什么都没穿。凯瑟琳看到他的男性器官直挺挺地向前勃起，不禁吸了口气。她现在明白了，她的双颊变红。

“不……你不能。”她断断续续地小声说。

“我必须。你正需要我进来。我在这里就是为了你。”

季米特里从未像今天这样低声下气地求女人，可见他的欲望有多么大，他记不得曾几何时这么需要过女人。和她争吵毫无必要，她支撑不了多久。

他不再说话，耐心地等待着，看着她痛苦地支撑。他心里也不好受。她只要说一声，快乐都是她的了。是尊严吗？还是她太傻？

季米特里看着她转过身，她的双眼满是恳求，嘴唇微微张开，头发蓬松地散在床上，身体颤抖。天哪，她真美。

“我受不了，亚历山德罗夫。请马上开始吧。”

季米特里笑了，这小东西明明是恳求，却下命令。但他却非常乐意接受。

抖落睡袍，他滚到她的旁边，一把拉拢她。他冰凉的皮肤贴在她身上，她叹了口气，她等待太久了。她的全身又变得敏感，特别是胸部。但他得等。

“凯特，等下一次，不会很久的。”他失望地说。

“下一次？”她的眼睛睁得圆圆地。

“这样时间可以持续长一点。你就没必要再遭受痛苦。懂吗？别再拒绝我。”

“不，我不会了。亚历山德罗夫。快点！”

他笑了，没有哪个女人叫他亚历山德罗夫。“季米特里，”他纠正道，“或我的殿下。”他笑了。她的小手咚咚地敲打他，“好了，小东西，放松。”

他等不及了。她的臀部一个劲往上推，撩得他火烧火撩。他滚到她身

上，长长的双臂撑着整个身体。他弯下身子，吻着她甜甜的嘴唇，但他没有忘记他该做什么。

他放正自己，两只大手捧着她的脸，他想看到她快感时的反应，想看到她眼中放射兴奋的光芒。他深深地一冲，她尖叫一声。但太晚了。

“天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没有回答，合上眼睛，泪珠从眼角滚落下来。她不是害羞的女孩，而是一个女人了。她怎么会是个处女？通常佣人并不看重这个。只有那些贵族在联姻的时候才考虑这个问题。

“你多大了，凯瑟琳？”他温柔地擦去她眼角的泪痕。

“二十一。”她喃喃地说。

“你到现在还是处女，不可思议。你生活的地方一定没有男人。”

“嗯。”

季米特里大笑，她没有在听，她的身子不停起伏，把他拉得更拢。他咬着牙，轻轻地哼了一声。不多久，她就达到了高潮。他融入她的快感。

季米特里的心“怦怦”地跳，他坐到床边倒了一杯白兰地，给凯瑟琳一杯，但她却摇摇头没有看他，他该擦净她身上的血迹，但他希望她自己能看到。

“你得满足我，凯特，我喜欢和我的女人逗乐。”

“我不是你的一个女人。”

“今晚是。”季米特里觉得和她争论非常开心。

他弯下身，用舌尖舔舔她的乳头，凯瑟琳本能地抽身。季米特里用嘴含住整个乳房。

她又本能地拉住他的头发推开他。他用牙齿轻轻地咬住乳头，凯瑟琳这才松了手。

季米特里离开床，拿起她的浴巾在冰水里浸了浸。他先在她身上贴了贴，等到她体内的热快要爆发，他把毛巾压在她两腿之间。

凯瑟琳灼热的身体凉快了些，但同时凉快也刺激着她的性欲。季米特里终于洗净了她的血迹，然后他自己洗。洗完后，他卧在她两腿中，吮吸她的乳房。她无法反抗，她需要他。

凯瑟琳又到了另一个高潮，她不停地抬起自己的骨盆。他一边探索着她嘴中每个角落，一边用手指抚摸着她下身，双重的刺激加剧了她的快感，使她冲向另一个高潮，但所有一切都比不上他的身体。

整个晚上他们一直在做爱，她不再痛苦。只要她听从他的安排，他就会抚慰她，用他的手，他的嘴，他的身体给她兴奋与刺激。她所要的报答就是让他能逗她，爱抚她。

她肯定他已经非常熟悉她身上的每一寸地方。她不在乎，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明天早晨，它将会像药一样被忘得一干二净。

第七章

“伏来德米，快醒醒。”玛露莎使劲地摇着丈夫的肩膀，伏来德米终于睁

开惺松的睡眠。“到时候了，里达听到王子在房间里走过，你最好安排送那可怜的女孩上路。”

“可怜，她对我这样还可怜？”

“是的，我们对她怎么样呢？天亮了。”

他眯着眼看看窗外，哦，天空已呈现淡淡的蓝色。他马上起来，抖落玛露莎盖在他身上的被子。他还穿着昨天的衣服，他根本没打算睡，等着王子半夜起来。

“他可能刚刚起来，你知道他不大需要睡眠。他不可能一整夜都和那女人在一起。”

“不管是不是，里达说他醒了。你最好把那个女人弄走，你知道王子做完事后，就不愿再见到这些随便的女人。”

他拿起衣服走到三楼，走廊上没人，季米特里来之前已遣散了士兵。他悄悄地推开门，里达有可能弄错了，王子不大会在这儿。房屋里只有那个女人，睡得很香。

他把衣服放在椅子上，走到床边摇摇她。

“不要再来了。”她低声地说。

伏来德米觉得一阵内疚。房间里都是昨晚留下的气味，他必须先让外面的新鲜空气进来。

他使劲推开窗口的衣橱，喘了口气。

“谢谢你，伏来德米。”王子在身后说，“我还在担心怎么搬这个大东西呢？”

“主人！”伏来德米马上转身，“原谅我，我只是想叫醒她，然后——”

“别。”

“但——”

“让她睡吧，我很想看看她清醒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还是不妥……她很难相处。”伏来德米犹豫地说。

“是的。但她整个晚上都非常讨人喜欢，我也记不得以前什么时候这么开心。”

伏来德米松了口气。王子不是在挖苦他，而是真的很愉快，整个航行他都能保持好心情就好了。那女人一定被他的魅力征服，今天早上也不会怎么闹了。

季米特里走到床边，凯瑟琳躺在床上，只露出一张苍白的脸和纤细的手臂。她棕色的长发散乱在床上，遮住了其它一切。他洗完澡想睡一会儿，可脑子里却无法停止对那女人的想念。

他如实告诉了伏来德米，他认为这一夜对他来说是最快乐、最不同寻常的。按理他该和那个女人一样疲劳，但他却控制自己的快感，保存精力，以便不使她失望。他不希望别人来分享这份财富。

凯瑟琳睡着时，他还觉得有些失望。他一点不累，恰恰相反，还很精力充沛。

“她还是处女，你知道吗，伏来德米？”

“不知道，我的主人。那很重要吗？”

“对她来说一定重要。你打算给她多少钱？”

伏来德米得知这一消息，把原先打算好的数字翻了一倍，“一百英镑。”

季米特里瞥了他一下。“一千吧，或者两千。我希望她能买些漂亮的衣

服。她现在穿的破衣服太可怜了。等她醒来，有什么衣服适合她穿吗？”

伏来德米不觉得奇怪，王子的慷慨大方是众所周知的，但她只是一名英国农妇。

“佣人的衣服行李昨晚都搬到船上去了，主人。”

“安娜斯塔西亚不肯让出一件衣服吗？她一定不肯。因为我不让她昨晚出去逛街，她一直在生我的气。”

伏来德米犹豫了，他当然不会提及洛斯克夫娜小姐的衣服也随船从俄罗斯运来。季米特里说不定会认为送掉她的衣服是一种报复，洛斯克夫娜小姐太让他失望；他们完了，伏来德米却不想把这么昂贵的衣服送给这个讨厌的农妇。合身的衣服是一回事，昂贵的衣服又是另一回事。

“等店门一开，我马上派人去买。”他建议道。

“别忙了，我只是觉得把那件破衣服扔掉很开心，她准备离开时我会叫你。”

季米特里挥挥手，示意他出去。

难道他还想跟她在一起？他的兴趣还没有减退。伏来德米犹豫了，但他从不在主人面前表达自己的想法。看得出，主人的心情很好，他却非常不喜欢那个女人，她太固执，给他带来太多麻烦。虽然她很讨主人开心，但他总觉得她得到太多，所以他一直尽力阻止，不让她得到更多的东西。

“听你的吩咐，主人。”

伏来德米轻轻地关上门出去，他要告诉妻子王子这一奇怪的举动。她会笑着提醒他说季米特里的父亲也迷上了一个英国女人，最终和她结婚。感谢上帝，季米特里的母亲安妮夫人出身名门望族，而这个女人不是。

季米特里关了灯，又上了床。凯瑟琳侧身卧着，脸朝着他，他把她披落在脸上的头发撸到脑后，她一动没动。

睡梦中，凯瑟琳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就像刚才一样，季米特里怎么也忘不了这种激情，但他知道这是药的作用而不是他。因此他非常想再拥有她一次。他觉得这对他是一种挑战，没有药物控制她，他是否还能激起她如此高潮？他也想证明现实中的她是否也同样性感，充满魅力。

现在她需要睡眠来补充体力，季米特里并不是耐心的人。但他启航之前，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第八章

太阳升起，屋子里开始忙碌起来。他们在检查航行的准备是否就绪，只有三楼的屋子里还是静悄悄的。

伏来德米耐心地等在走廊另一端等候吩咐，王子跟那个女人又一起过了三个小时，他一定是睡着了。但到码头还有些时间，他想再等一会儿叫醒他。

季米特里没有睡，他一点也不累。早晨一点点过去，他出奇地耐心。最后他终于把凯瑟琳拉过来，抚摸她。她无力地挣扎着。“露西，现在不要，走开。”

季米特里笑了，不知道露西是谁，昨晚他用法语跟她讲话，她说法语，而且说得很好。但英语更适合她，季米特里虽然会讲英语，但不太喜欢，因此平时就不用。

“起来，凯特。”他的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头，“我都等得不耐烦了。”

她的眼睛微微睁开，鼻子差点撞到一起。她眨了眨眼睛，似乎还是模模糊糊。她的眼中没有惊奇，也没有迷惑，好象根本没有看见他，但事实上她却看见了。她慢慢地向后退，上下打量着他。

凯瑟琳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安东尼斯又回来了，这个神话传说中的王子。她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实怎么造就得出这样的美男子。

“你在午夜消失吗？”

季米特里开心地大笑，“小东西，如果你这么快忘了我，我很乐意帮你一起回忆。”

凯瑟琳满脸通红，她记起来了。

“哦，天啊。”她低低地说，但马上下逐客令，“你为什么还留在这儿，你至少可以让我独自羞愧吧！”

“你为什么要感到羞愧呢？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我很清楚，但不幸已落在我身上。你，你滚开。”

她的手捂住眼睛，沮丧地耷拉着肩。身体痛苦地前后摇动，季米特里隐隐地看见她平滑的背部和部份臂部。

“你在哭吗？”他随口问道。

凯瑟琳停住了，但没有放下手，她咕哝着说：“我没哭，你怎么还没走？”

“那就是你躲在床上，等我离开的原因吗？如果真是那样，你死了心吧，我就呆在这儿。”

她放下手，眯着的眼睛闪着愤怒的光，“那么我走。”

她正要拉起床单，季米特里整个身体压在上面，不能动弹。

凯瑟琳坐回去，看着他，“起来。”

“不。”季米特里简短地回答，两手交叉垫在头颈下面，摆出一副彻底放松的样子。

“游戏已结束了，亚历山德罗夫。”她用严肃的口吻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凯特，我们之间没必要这样一本正经。”他柔声地指责。

“我必须提醒你，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是吗？很好。我叫季米特里？彼得维奇？亚历山德罗夫。”他叹了一口气。

“你忘了头衔，王子，是吗？”她轻蔑地哼了一声。

季米特里浓眉一耸，“这也让你不开心吗？”

“对我来说怎么样都无所谓。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我能单独一个人穿上衣服，离开这个地方，那样我非常感激。”

“你急什么？我有足够的时间——”

“我没有，你把我一整夜关在这儿，我父亲一定急疯了。”

“很简单，我派人通知他，你在这儿很安全，但你要给我地址。”

“不，我不会让你再找到我。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也就是你见我最后一眼。”

他真希望她没说这些话。他心中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遗憾，他觉得要是有时间，他会进一步去了解这个女人。她是第一个不为他的地位、财富、魅力所动的女人。他知道自己对女人很有吸引力，但这个“小东西”却想急着离开。

季米特里禁不住转身对着她，问：“你会来俄罗斯？”

她哼了一声：“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

“嘿，凯特，我开始觉得你不喜欢我了。”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对我已经很熟悉了。”

“熟悉你的身体并不等于认识你。我只知道你的名字，你今天离开英国，我知道的就这些。不，我还知道你的佣人干犯法的事来让你满意。”

“好吧，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你很反感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没错，你没有选择。但我有选择，我可以扔下你不管，让你独自一人受苦。”

她听到这话，眼睛瞪得大大地，“如果你希望我因此而感谢你，那你就不会失望的。”

我不傻，我是被你的佣人在饭中下了药，才会这样的，只因为我拒绝按你们的计划行事。

我会到法庭去告你们，你们逃不了。”

“好了，你也没受到什么伤害。虽然你不再是处女，那是件值得开心的事。”

她知道即使他知道真相后，也不会改变想法的。她必须控制自己的脾气。“你忽视了一个事实，我是被绑架，推上一辆马车，在这个房间里被囚禁了一天。我被辱骂，威胁——”

“威胁？”季米特里皱眉。

“是的，受威胁。我只要大声喊叫，他们就告诉我守卫在门外的士兵会阻止我。如果我不洗澡或不吃饭，他们就用暴力。”

“都是小事。”季米特里不在乎地挥挥手。“事实上，他们并没伤害你，是吗？”

“那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季罗夫不管我是否愿意把我带来，扣在这儿。”

“小东西，你只要想想最终你很愉快就可以了，就让这件事过去吧，大惊小怪也没用。我已吩咐伏来德米给你报酬。”

“又是钱？”她轻蔑地说。

“当然，我得到快乐，也要有所付出。”

“天哪，我要说多少次？我不出售。”

“你拒绝两千英磅。”

如果他认为她听到两千英磅会大为吃惊，他就错了。“我不但拒绝，我还很乐意告诉你用这些钱你可以做些什么。”

“请别。”他心烦地说。

“你不能让我保持沉默，因此不要再侮辱我了。”

“沉默？”

“上帝，你没在听吗？”

“每个字都听。”他笑着安慰他。“现在，我们可不可以不谈这个？”

她警惕地往后退了几步。“不要。”

她对自己恳求的语调非常恼火，但她控制不住。从昨晚开始，只要他一碰她，她的反应就很可怕。她从未遇到这么英俊的男人。他的美令人目眩。整个晚上，他都在向她做爱。

季米特里没有生气，相反他很开心。他很熟悉女人无法拒绝他时的尴尬处境。他本可以再次向她发起攻击，却犹豫。她似乎短时间内无法平静下来。

他叹口气放下手，“好吧，小东西，虽然我很想——，但没关系。”他坐起来，斜着身瞥了她一眼，似笑非笑地问：“你肯定吗？”

凯瑟琳内心呻吟了一声，她本可以装作不理睬他的亲热，但她做不到。他的神情解释了一切。

“非常肯定。”凯瑟琳回答说，心中祈祷他能快点离开。

他站起来，走到椅子边，拿起她的衣服递给她。

“凯特，不管你是否愿意，你应该接受。”

她讨厌地盯着那件黑衣服，他却盯着她的衬裙看，他觉得她还是有味道的，至少在衬裙上。

他温柔地说：“如果我给你太多的钱伤害了你，我也只是想你能去买件新的衣服，作为礼物，没有其它意思。”

她的眼睛往上看，一直到与他四目相对，为什么她昨晚没注意到他有这么高呢？

“我不能接受你的礼物。”

“为什么？”

“因为我不能，就这样。”

他终于生气了，她简直不可理喻！她算什么，竟然拒绝他的慷慨。

“你必须接受，小姐。我不想多说。”他用命令的口气说，“我现在就叫女佣进来帮你，然后伏来德米会带你——。”

“你难道还敢叫那个野人到这里来？”她尖利地打断他。“你瞧，你根本没听我说话。我告诉过你我送伏来德米进监狱。”

“我很遗憾不能满足你，亲爱的。我不会扔下我的下人不管。”

“你别无选择，就像我当时没有选择一样。”她很高兴自己也能讲这话。

他坦然一笑，说：“你忘了我们今天启航。”

“可以扣留你的船。”她反驳道。

他紧闭双唇，似乎有不祥的预感，“也可以扣留你，直到你不可能再添麻烦。”

“去你的吧。”她急躁地说。“如果你觉得事情就这样完结，那太低估我了。”

季米特里不想再争吵。他自己也奇怪怎么会吵了这么久？她能做什么？英国当局不会因为下人的一句话而拘留他的。

季米特里微微点点头，走出房间。走到一半，他停住了，他忘了这不是俄国。俄国法律是为贵族而立，英国法律也保护平民的利益。这女人要是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有可能会传到王后的耳朵里。

沙皇马上就要访问英国，这里的公众敌对气氛很浓。英国人爱戴亚历山大沙皇，因为拿破仑败在他手下。但他的弟弟尼古拉斯继承他皇位后，就爱插手其它国家的事情。

季米特里这次到英国，就是不希望安娜斯塔西亚的不检点行为给沙皇

的这次访问带来难堪。

“她走了吗？王子殿下。”

“什么？”他抬起头看见伏来德米站在他面前。“还没有，你说的没错。她非常令人讨厌，而且不理智，闹出一些问题。”

季米特里突然大笑，“她要把你送进监狱。”

伏来德米好象对这个消息漠不关心，可见季米特里对下人非常爱护。

“我想即使我们走了，她也不会罢休的。”

“但沙皇的来访——”

“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她，应该没什么问题。伏来德米，你有什么建议？”

伏来德米有个主意，但他知道季米特里不会同意干掉那麻烦的女人。

“能不能说服她——”看到季米特里眉毛一扬，他马上说：“不，我想还是得扣留她。”

“我也是这样想。”季米特里笑着说，这个解决方法确实很令他高兴。“我们得扣她几个月，在涅瓦河结冻前把她送回来。”

伏来德米愤怒地咬牙切齿。他不曾想过要对付这个讨厌的女人几个月，他们完全没必要带上她，可以派一个人在这里看管她。对季米特里来说，他和这个女人还没有完结。

他到底发现这个女人好在什么地方？

伏来德米认为没必要问王子关这个女人的箱子要有多大。

“现在先把她弄上船，不要惊扰别人。她很小，我的一个衣服箱足够大了。再帮她找些衣服。”

伏来德米点点头，这个女人将填充的位置让人更可以理解目前的情况，“还有其它吩咐吗，王子？”

“不要伤害她，哪怕是一条小小的伤痕，伏来德米，当心一点。”季米特里说这话的时候，语调中有一种异样的感情。

他要将那女人塞进一个箱子，怎么会不碰伤她。他又开始不满。王子只是一时生气，他还是为那女人着迷。

第九章

“就是这里。”伏来德米打开房门，对两个扛着行李箱的脚夫说，“小心一点，别掉了。很好，你们可以走了。”

伏来德米走到箱子边看看锁，他握了握口袋中的钥匙但没有拿出来，他们要再过一小时才启航。为了保险起见，现在就让她呆在箱子里，到时候再把她弄到船上，这样她想逃跑也晚了。

他听到箱内“”的声音，毫无疑问，她一定在踢箱子，他笑了，对她没有丝毫的同情。她活该，谁让她这么倔，还想送他进监狱，又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她的事。

凯瑟琳却另有想法，她现在可以在这帮野人的罪行上再加一条，为了把她弄出房间而把她关在箱子里，简直不能忍受。谁让自己这么轻率地告诉王子她将会采取行动呢。

她怎么会这么傻？

不，你不能责怪自己。他那双深沉的眼睛盯着你，你不可能清楚地想事情。

她认定他是这次侮辱行为的主谋。她警告他不许季罗夫进她的房间，这个野人却招呼也不打，没等她穿完衣服，就带着人进来。她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反手捆绑。

然后那些人二话没说，就把她抱起来下了楼。她以为他们会带她离开这屋子，没想到他们把她带到二楼的房间，没等她细看，他们就把她膝盖朝上塞进箱子里，然后关上盖子。

她无法相信，她蜷缩着身体，头顶住箱子另外一边，手反绑着，已麻木了，她只能用脚踢另外一端。很明显，他们非要等船开了才放她出来。

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她只是从颠簸的道路猜到她被送上马车，然后有人抬下箱子，放在什么地方她就猜不出了。她只听得到自己痛苦的呼吸声，觉得箱子里空气又闷又重，呼吸变得越来越困难。

她认为自己要是呆在这里再久一些一定会窒息的。如果那样想，她会更惊慌。她现在唯有保持镇定，才能坚持下去。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开始思考这可能是俄国人怕她惹是生非，才采取的方法。如果她真的按自己说的去做，他们当然不会放了她。这箱子可能就是她的棺材。但是季米特里真的会对她下如此毒手吗？不，她不相信。但伏来德米会，他对她的仇恨，她从不怀疑。

在走廊的另一端，伏来德米正在伸手去偷尝他妻子做的夹心饼，玛露莎从旁边轻轻地拍打一下他的手腕。

“你知道这是为王子和公主准备的。如果你要吃，你可以请我为你做。”她不满地说。

在伏来德米身边，厨师大笑。“你今晚得和其它人一样吃我做的饭。”然后又低声地说：“怎么啦？她生气了吗？你还算幸运，她只是不让你吃她做的饭。”

伏来德米瞪着那个家伙，然后走开了，他感到疑惑。他先前告诉玛露莎如何对付那个英国女人，她皱皱眉骂道不能这样对待文人。他指出这是季米特里的决定，她又说王子对一个女人这样冷酷，一定不对劲。她是向他皱眉的。

“他睡着了吗？”玛露莎问。

“是的，用不着这么急叫他吃晚饭。”

“别担心他的晚餐，他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她苍白的蓝眼睛眯成一条线，伏来德米知道她还在为英国女人那件事生气。“你们把她怎样了？”

伏来德米义愤填膺，骂道：“把她放在衣服箱里。”

“她反应怎样？”

“我想等我们远离伦敦后再放她出来。”

“是吗？”

“我还没去想这件事。”

“那你在箱子上打洞了吗？你知道季米特里的箱子密封性能很好的。”

伏来德米呆住了，他怎么没想到要打洞？因为以前他从来不上锁。

玛露莎吸了一口冷气，马上提醒他说：“你疯了。快，希望不太晚。”

她还没说完，伏来德米就跑开了。王子的话在耳边回荡：不许伤害她，

哪怕是一条小小的伤痕。如果只是因为小小的报复而害死了她，简直无法想象。

玛露莎紧跟在后面，两人匆匆地穿过船，人人都注意到了。

他们跑过季米特里房间时，已叫集了五名好奇的佣人和其它几个水手。季米特里刚醒不久，听到外面的吵闹声，派他的贴身男仆，马克西姆出去看看。

仆人一出门就看见许多人挤在不远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去贮藏室了，殿下。”王子旅行是有很多私人财物，甚至被子和碟子，所以必须腾出一间房间放他的东西。“一定是某个箱子倒下来了，我去去就来。”

“等等。”季米特里叫住他，凯瑟琳可能被放在贮藏室，引起混乱。“一定是那个英国女人，把她带到这里来。”

马克西姆点点头，也不想多问。他不像伏来德米，然而王子的事情，他所知道的也只是从玛露莎那里听到的。他绝不敢直接向王子提问，没人敢这样做。

贮藏室里，伏来德米心如火焚地打开箱子，没有注意到有人正看着他。盖子打开了，她两眼紧闭，一动不动。伏来德米惊慌得快要呛死，正巧这时，凯瑟琳的胸部鼓了起来，她不停地深吸着进来的空气。

伏来德米简直要喜欢她了，还好她没死。但这种感觉是短暂的。当她墨绿色的眼睛里透出愤怒的凶光，他真想就这样不管她了。玛露莎戳了戳他的肋骨，示意他不能这样。

他咕哝着弯下身把凯瑟琳抱出来，然后放下她。凯瑟琳脚一软，向前倒在他身上。

“你看你做的好事，这可怜的女人脚上没知觉了。”玛露莎马上放下盖子当椅子。

“快把她放下来，然后帮她解开绳子。”

凯瑟琳不仅仅脚麻木，整条腿都无感觉。她被放在箱子上时，两个膝盖相撞也不疼，她察觉到了。她的手也麻木了，她想象得出四肢恢复知觉后会有多么不舒服。

伏来德米解开她手上的绳子，玛露莎殷勤地按摩她的脚。那时她没来得及穿上鞋子，也没时间梳理头发，蓬松地披落在背上、肩上。最尴尬的就是她的衣服，只扣了几粒纽扣，镶花边的紧身胸衣从黑衣服里露出来。她看到门口挤了这么多人都好奇地盯着她看，脸马上红了，她从未这样衣冠不整，现在这些人却看到了。

他们是谁？她是谁？她感到自己在摇晃，一切都明白了。她在箱子里已经感觉到了，但她希望自己错了，她听到门外有人讲俄语，她现在在一艘俄国船上。

她挥挥手，又小心地活动一下肩和手肘。伏来德米在她后面想解开塞住口的东西，但犹豫了。他知道她不会沉默地接受这次侮辱。她的嘴巴太厉害，她还没骂够，伏来德米就觉得耳朵快要起泡了。但她的手不能解开堵塞物。

凯瑟琳的嘴干得什么话都说不出，好不容易挤出一个“水”字。玛露莎离开去取水，伏来德米过来帮她按摩。她本想狠狠踹地一脚，可是现在腿一点不能动。

“对不起，”伏来德米没有看他，他的声音干瘪得好象这几个字是硬挤出

来。“我应该在箱子上打几个洞，只是没想到。”

凯瑟琳不相信，他起先把她放在箱子里的意图是什么？

“那不是你唯一的错，你、你——”

她不说了。她的嘴唇裂开，舌头肿胀，再要说话太痛了。腿上慢慢有了感觉，但酸痛也一点点增加。她只能咬牙，坚持不叫出来。

水来了，玛露莎端着杯子送到她嘴边。她什么都不想，贪婪地喝着，至少身体的一部份得到了满足。但其余的部份都在痛苦地喊叫，腿上、手上仿佛有千针在刺。她忍不住叫了起来。

“用力跺脚，那样会好一点。”

一个年长的妇人和蔼地说，但凯瑟琳太疼了，听不到别人的同情。

伏来德米飞快地搓着凯瑟琳的脚踝和脚，玛露莎搓着她的手，她笑了，“至少她的精神没有在箱子里窒息。”

凯瑟琳听到他们用俄语相互交谈，更为生气了。“我懂五种语言。你们的语言不属其中之一。你们不用法语交谈我也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女王的海军会一路追踪这艘船。”

“胡说八道。”伏来德米嘲笑说。“接下去你会告诉我们你在英国女王前说得上话。”

“不仅仅是，我还拥有她的友谊。我曾在王室作了她一年的侍女。即使不是那样，斯特福特伯爵的威望也够了。”

“你的主人？”

“别和她开玩笑，玛露莎，”伏来德米警告说：“一个英国伯爵才不会去关心一个仆人的下落。她不像我们，她不属于她的主人。”

凯瑟琳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的轻蔑口气，似乎他以自己被人拥有而自豪。他对她的话一点也不相信，她只有说真话了。

“你首先而且又是最令人悲哀的错误是以为我是个佣人。我当时没有纠正你，是因为我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你这次做得太过份了。伯爵是我的父亲，不是我的主人。我是凯瑟琳？圣约翰，凯瑟琳？圣约翰女士。”

夫妻俩相对而视。凯瑟琳没有注意玛露莎的神情，好象在对丈夫说：“看见了没有？现在你该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傲慢了吧。”但伏来德米似乎根本不为这一消息所心动。

“不管你是谁，你把气出在我身上是毫无意义的。”他极其平静地告诉凯瑟琳。

“我这次并不是自行其是，我只是听从命令，特殊的命令。没有考虑到让箱子通风是我的错，但你也没有受到伤害。或许我应该早点放你出来。”

“或许？”凯瑟琳真想拿出东西打他的头。

她还想大发脾气，但腿上的疼痛再一次袭来，使她的思想涣散，不断呻吟。她从玛露莎那里抽出手，用手指狠狠地戳在大腿上，但是没用。

五分钟内，马克西姆站在门口，好奇地听着三个人的谈话，终于他记起了自己的任务，“她就是那个英国女人，王子想马上见她。”

伏来德米向后一看，不由地惊慌起来。“她没什么——”

“他说现在，伏来德米。”

第十章

季米特里把头靠在高背的椅子上，两腿翘起搁在前面的凳子上。这把椅子又舒服又牢固，而且垫得很厚实，仿佛时刻在提醒他自己他是一个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男人，女人、豪华、心情。这把椅子是他买的样子完全相同八把中的一把，他在欧洲的各处房子放上一把，这一把就跟着他到处旅行。他一旦发现有什么东西适合他，他就一定要得到它。

塔塔娜就是他追逐的目标。她适合他，她是圣彼得堡的尤物。如果他真的要结婚，为什么不找最漂亮的？

季米特里自向外婆提起求婚的事就再也没想过塔塔娜。要不是做了场恶梦，他也不会想到她。她一直让他追逐，即使在梦中他也没有追到她。

他并不是想娶她或其它女人。他从不缺女人，他需要的是一个妻子。如果他的哥哥麦克黑尔不延长在高加索的服役，这桩婚事毫无必要。他在那里和土耳其人作战，年复一年，终于逃不出恶运。虽然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但战友们看到他中弹倒下，恐怕是死了。

噩耗传来的那天对季米特里来说是黑暗的，麦克黑尔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小时候很亲密。虽然年龄上相差几岁，但爱好相似。他父亲在世的时候，亚历山德罗夫家族很团结。但麦克黑尔喜爱军队，他一到服役的年龄，就开始了军队生涯。季米特里只在高加索服役那一年看到过他。

季米特里那一年里看到的残杀、死亡，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不像哥哥一样，喜爱冒险。他和其它许多在皇家军队的年轻的朋友一样，服役完毕就离开了军队，他们不需要把军队当作事业。他有自己的财产，有更好的事情去做，没必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如果麦克黑尔也这样认为，或者且不说这个，只要他在去世之前结了婚留下继承人，季米特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合法的亚历山德罗夫家族的男继承人。他有五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但他们都是私生子。他父亲的姐姐，索尼娅阿姨曾明确对他说他有义务结婚，传宗接代，不要像麦克黑尔一样就来不及了。

季米特里的生活到那之前为止都是无懈无虑的。自从他们父亲 1830 年染霍乱去世，麦克黑尔就是一家之主，大小事情都由他决定。季米特里管理家族的财产，他觉得这样很安全，所以也乐意做。现在一切重任都落到他肩上，家族财产、佣人、私生子，甚至麦克黑尔的私生子。马上还要有一个妻子。

他多次骂麦克黑尔这么早就去世，留下他一个人对付这一切。他的生活好象不再属于自己，他的妹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麦克黑尔还在人世，外婆就会写信给他。

虽然安娜斯塔西亚不是他亲妹妹，这桩事情也该由他处理，他当然会把这件事转手给季米特里，但至少不会在他向人求婚之中。

他只要把他妹妹嫁出去，他就可以卸下一个重担，但他自己也要结婚，又会有一个新的负担。如果他愿意接受失败，他早就放弃塔塔娜公主了。

塔塔安娜？伊凡诺娃很棘手，追求她要花时间、精力，而且他还得尽力控制自己的脾气。她很得意他追求她，但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她想得到谁就能得到，她用不着急着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选一个。”

没有女人能拒绝季米特里很久，他对此毫无疑问。正当他向公主发起

进攻，公主冰冷的心快要融化时，外婆来了一封信。他倒不是担心公主会选择别人，恼火的是因为去英国要耽误这件事，他回来还得重新开始。他想快点把婚事定下来，然后可以专注于其它事情。

一阵敲门声打断他的思维，季米特里也确实不想再去考虑他中途搁浅的婚事，一切只有等他回到俄国再从长计议。

马克西姆进来，为伏来德米打开门，伏来德米抱着凯瑟琳。乍一看，她好象睡着了。

但季米特里注意到她的牙齿咬住下唇，眼睛闭得紧紧地，双手捏住裙子。

他“腾”地站起来，佣人对他快速的举动大吃一惊。“她怎么了？”他冷冷地直问伏来德米。

“没什么，真的，殿下。”伏来德米胆颤地安慰他。“她只是腿麻木了，现在恢复了知觉——”他看到季米特里的脸色越来越黑，停了停：“在河上把她放出来，她还能逃跑游到岸上。考虑到……”

“我们还没开出泰晤士河，一定要我告诉你其它阻止她逃跑的方法吗？你是否要告诉我你刚刚放了她？”

伏来德米惭愧地点头：“事实上，我忘了要多久才能靠岸，她被关在箱子里，我也没多想，还是玛露莎提醒我。”

他叙述的一半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安慰了季米特里。他的神情放松了一点，但还没彻底轻松。伏来德米知道王子不允许不称职的行为，他遇上那个英国女人后一直犯错误。

但季米特里很通情达理，不专制。他也不为小小的错误惩罚下人。

“你要对她负责，伏来德米。以后不要这么健忘了。”

伏来德米咕哝了一声，看管这女人简直是受罪，“不会了，王子殿下。”

“很好，把她放下。”

季米特里站起来，用手指指椅子。伏来德米马上把凯瑟琳放在椅子上，退后几步，心里暗暗祈祷不要再有什么事故。他不走运。

凯瑟琳的身体往膝盖上弯，她重重地喘了一口气。她的头发凌乱地落在脚上，镶花边的胸衣也随之敞开，露出了乳房上部。

看到季米特里又皱眉，伏来德米马上说：“她很快会好的，殿下。”

季米特里不睬他，单膝跪在凯瑟琳前面，温柔但有力地扶住她的肩让她坐起来。他把她的裙子撩到膝盖上，然后用双手捏住一个膝盖按摩起来。

凯瑟琳的自然反应就是想一脚踢出去。她默默地听着他们交谈，不敢开口，她担心一开口就会叫出来。她也没有踢，她积聚的愤怒要好好发泄。她的手响亮地在季米特里脸上掴了一下。

季米特里停住了。马克西姆吓坏了，伏来德米不加思索地蹦出几个字，“她说自己是贵族小姐，殿下——伯爵的女儿。”

房间里还是沉寂，伏来德米不知道王子是否听到他的话，即使听到，这一声明对他会有什么影响。他怎么会用这样一个谎言去解释女人的愤怒呢？如果他什么都没说，她肯定被扔到海裡去了。

季米特里向上一抬头，遇到凯瑟琳浅绿色眼中的愤恨，她还未罢休。

“你的傲慢是无耻的，亚历山德罗夫！你竟敢——你命令——”

她的手指握成小拳头，她身上每处都牢牢控制着。他就跪在那里好奇地看着她。

“该死的，掉转船头送我去伦敦。我要求你马上去做。”

季米特里站起来，拉住凯瑟琳的头颈让她看着他。他漫不经心地摸着自己的脸，突然，他深棕色的眼睛中出现一丝幽默。

“她对我提要求，伏来德米。”季米特里说。

伏来德米听到主人开心的口气，终于松了口气。

季米特里又回头问佣人：“你说她是伯爵的女儿？”

“她是这样说的。”

他俩深黑的眼睛又盯住凯瑟琳看，她发现自己生气的时候也会脸红，因为这些眼睛落在她的脸上，又落在她的胸衣上，然后慢慢往下移，最终停留在她穿着长袜的腿上。

她吸了口气，把裙子“倏”地放下来，然后摸索着去扣衣服的纽扣。站在她前面的男人笑了。

“流氓。”她没抬头，继续扣扣子。“你跟街头小孩没什么两样。我不该觉得奇怪，因为你的道德品质也极差。”

伏来德米的眼睛向上看屋顶。马克西姆还没从第一次震惊中恢复过来，又大吃一惊。

季米特里却越发觉得有趣了。

“我必须赞扬你，凯特。”他终于说，“你富有天赋。”

她很迷茫，“天赋？”

“是的，告诉我你是学到的还是天生就有这个本事？”

她的眼睛疑惑地眯起来，“如果你是在暗示——”

“不是暗示。”季米特里笑着打断她，“你模仿得维妙维肖。你在舞台上就是演这个角色的吗？那才能解释——”

“住口！”凯瑟琳跳起来叫道，她懂了，脸涨得通红。

但是站在他旁边无疑使她矮了一截。她第一次和他站在一起。她觉得很可笑，她的头顶还不到他的肩这儿。

凯瑟琳马上离开他走到一边，然后飞快地一转身。和他保持这个距离，她又恢复了自尊。挺挺肩，下巴向上一翘，她轻蔑地看着王子。她现在不那么生气了，他不是嘲笑她，他是真心欣赏她的“天才”，她觉得可怕。

她没料到他不会相信。她大发脾气是因为她毫不怀疑他知道她的身份后会全力弥补，结果却并不是这样，他以为她是在表演。

“叫你的佣人下去，亚历山德罗夫。”又一想，她不能再激怒她了，于是又纠正道：“亚历山德罗夫王子。”

她没想到自己会下命令。季米特里想到了，他眉毛一挑，然后马上舒展开来。

他朝后面的二名佣人挥挥手，没说话。听到门关上以后，对凯瑟琳说：“好了，亲爱的。”

“是凯瑟琳？圣约翰女士。”

“是的，那样更合适。”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记得许多年前去英国遇到一个叫圣约翰的。斯特福特伯爵，对。非常热心于改革事业，公众对他评价很好。”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暗示英国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凯瑟琳咬牙切齿，但她也充满希望，因为他曾见过她的父亲。

“你在什么情况下遇到伯爵。我熟悉我父亲的所有朋友和他们的住宅，

我能和你一样描述当时的情形。”

他忍住不笑。“那么对我讲讲阿尔巴马拉伯爵的乡村住宅。”

凯瑟琳犹豫了，他提出一个她从未遇见的人。“我不认识伯爵，但我听说——”

“你当然听说过，他也非常有名。”

他的态度让她很生气，“你听着，我说我是谁就是谁。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怀疑过你是王子吗？我不是不懂俄国的等级制度，我也不在乎。”

季米特里笑出声来。他以前只是隐隐感到，现在她说出来了：“她发现他思考能力不够。”他应该生气，但她现在在扮演的角色是如此适合她。他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她很有趣，但绝没有想到她会这么令人惊奇。

“那么告诉我你知道的事实。”

她知道他只是在逼她，但她必须阐述自己的观点。“据我所知，你们俄国贵族都拥有同样的头衔，老的比新的衔位高一点。确实很民主，但事实是俄罗斯的王子只是相当于英国的伯爵。”

“我不敢肯定是否同意‘只是’两字，你是怎么想的？”

“我们是平等的。”她强调说。

季米特里微微一笑，“是吗？我想有个时候我们是平等的。”他的双眼在她身上打量，她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凯瑟琳握紧拳头。一提到他俩昨晚的事，她似乎就卸下了武装。她是为他的傲慢生气，而不是为面前站着这个男人。她的愤怒促使自己一直把他当作攻击的目标，但现在他又一次震撼着她的心。

她第一次注意到他的衣服，穿得很少。上身穿一件短的天鹅绒睡衣，下穿一条白色宽松的裤子。他赤着脚，睡衣颈部敞开露出胸部。他金色的卷发在这个流行短发的时代显得长了一点。随意的打扮说明他刚起床。

凯瑟琳想好的反驳他的最后一句话，都在沉思自己身份中忘记了。她是他床上的女人。她没有看周围的环境，她一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季米特里。她不敢往四周看，唯恐看到弄皱的床。

他叫人把她带到这里只有一个原因。他一直用魅力和暗示在逼她。但她知道他马上会使用武力，她别无选择，看着他高大的身材，她觉得虚弱无助。

各种惊人的想法使她暂时忘却了自己是在船上，这个房间是专为满足季米特里而设。

幸运的是她无需证实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门一开，一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跑了进来。

她长得很漂亮，“令人目眩”形容她是最合适了。她的破门而入对凯瑟琳来说有两个好处：她转移了凯瑟琳的视线，这样她才能恢复理智的思考；第二她完全吸引了季米特里的注意。

门一开，她就生气地叫道：“米特，我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你却一直睡觉，我不能再等了。”她突然停住了，看到季米特里身边还有一个人。她瞥了凯瑟琳一眼，当她看到季米特里恼怒的脸色时，她的整个态度都变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事情。”

“这并不重要。”季米特里严厉地说。“难怪外婆不想管你，你看看你新养成的坏习惯，这么没礼貌。”

女人的态度又改变了，在陌生人前她为自己辩解：“这件事很重要，否

则我不会——”

“船着火了我也不在乎。以后你要打扰我，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原因都必须征得我的同意。”

凯瑟琳看着他专制的样子，觉得很有趣。这个男人不会让任何事情打扰他，即使她打了他，现在却为一件小事而大发脾气。她曾在宫中遇到过俄国人，也从美国驻俄大使那儿听到过不少关于俄国人的事，知道俄国人天生反复无常。

在这之前，王子未表现出多变的性情。至少这次脾气的发作是凯瑟琳不曾料到的。

但脾气可测总归易对付些。

拿定主意，凯瑟琳决定赌一把，她谦卑地打断这次热烈的争论，“殿下，你先招待这位小姐，我可以在外面等。”

“别动，凯瑟琳，安娜斯塔西亚离开。”

两个命令，一人一个。但没人会乐意听从他的命令。

“这件事情不容推迟，米特。”安娜斯塔西亚跳着脚，好让季米特里觉得她有多难过。“我的女仆不见了，这婊子逃跑了！”

季米特里还没作出任何反应，凯瑟琳绕过他，稳步地走到门口。“我的事不急，殿下。”她又补充一句：“要是有人落水。”

“胡说。”安娜斯塔西亚打断她，她还不知道凯瑟琳在帮她。“我们启航之前，这狡猾的女人溜下船逃跑了。她来伦敦途中病得不轻，她只是不想再坐船。但我不想放弃她，她是属于我的，我要把她要回来。”

“你要我为了一个仆人掉转船头，你知道我向他们保证过他们的自由。别傻了，安娜斯塔西亚。你可以在众多女人中挑选一个代替她。”

“但现在这里没有，我该怎么办？佐拉病了。”

“那没办法。”

安娜斯塔西亚知道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他不会改变主意。她并不真想叫他掉转船头，她只是想找个借口在他身上发泄航行的乏味，引起他的同情，这个逃跑的女佣正好给了她机会。

“米特，你太残忍了，我的女佣都经过训练，你的仆人根本不知道女人的事。他们只知道为你服务。”

趁他们谈论家事，凯瑟琳一点点移到门口。她不再重复她会等在门口。她轻轻地打开门，走了出去，然后又悄悄地关上门。

第十一章

狭长的走廊光线昏暗。一端挂着一只灯笼，另一端日光从通到甲板的那扇门照射进来。走廊上空无一人，凯瑟琳停了一下，这太容易了。她只要从那楼梯走到甲板上，爬上栏杆，然后滑下来。但是凯瑟琳却什么都没做，只是站在季米特里房间的门口，屏住呼吸。

两天来的晦气不禁使她怀疑这次机会，她的心不住地跳。还是有危险。她只有双脚踏上河岸，看着这艘船越驶越远直到变成茫茫大海上的一个小黑

点，才会真正感到安全。

快点行动，凯瑟琳，趁他还没意识到你要逃跑。

她曾想过说服王子掉转船头，但看到王子拒绝那个漂亮女人提出的同样要求，她彻底失望了。他不肯为自己人掉转船头，更不会为她了。

房间里愤怒的声音听不清楚，但至少提醒她季米特里随时都会发现她不在。她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她应该感谢上帝，船只到达泰晤士河口。一旦出了海，她就是瓮中之鳖了。

她推开门，跑上阶梯，因为太匆忙，绊了一脚。这样倒没让刚巧走到楼梯口的水手瞧见。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一定是接近傍晚时分。如果是傍晚，甲板上很暗，她可以少一份顾虑。但同时会失去一次机会，人们不一定看得见她，救她。

她现在一步一个阶梯上去，心里“怦怦”跳。别太紧张，自然一点，就像你上甲板散步，没什么事。

她的推理唯一的缺陷就是自己也不知道现在上甲板散步是否正常。如果她是囚犯，当然不合情理。但除了季米特里的仆人，有谁会知道呢？王子怎么可能对船长说绑架的事呢。他可能想整个航行都秘密地关押她，只要有仆人帮助，这非常容易。

她紧张地站在楼梯口，突然看到昨晚服侍过她的女佣正和一名水手用法语谈笑着。

这个小骗子！每次到凯瑟琳房间里只说俄语，这样就用不着回答她的问题了。别再管她了，还好她和那水手专心地调情，没有朝这里看。

甲板上非常热闹，叫喊声、笑声、歌声到处都是。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凯瑟琳漫不经心地向栏杆走去。她紧紧地盯着木头杆子，它们意味着她重回自由，她抓住顶端的栏杆向上看，陆地这么远，她十分沮丧。他们已到达泰晤士河口，这个渐宽的水域包围着大海。她原以为游到岸边只是很短一段路程，现在看起来好象无法回到自由。她还有什么选择？英国还看得见，就不能到俄国去。

她闭上眼睛，默默祈祷上帝给予力量。她知道自己要么获得自由，要么就丧身大海。

如果这是她的命运，王子也该考虑到，就会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她下定决心的事要么去做要么就是死。

她的胸口在发痛，心跳得厉害。她从没有这么害怕过，她撩起裙子和衬裙，爬上栏杆。马上她觉得一只手臂抱住她，一只手钩住她的膝盖。

她本可以为在最后一秒钟被阻止而大发脾气，但是她没有。事实上她倒觉得松了口气，所有的恐惧突然都消失了，她的心跳又恢复了正常。

但获救的心理只持续了几秒钟。她向下看，绿色天鹅绒覆盖的手臂正抱住她的肋骨，胸部下面，另一只手牢牢地抓住她的大腿，她无法把腿放到甲板上。

她非常熟悉这只手。昨晚她兴奋时吻了无数次。一想起这些，就觉得非常羞愧。她知道他的触摸会再次令她迷惘。她不想与他保持距离吗？昨晚的经历太清晰了，她无法作出抵制，仿佛药物还在起作用。

凯瑟琳，别再骗自己了。就是他。那张脸，你不看他的时候也看得见，那身体，应该在博物馆里，而不是到处破坏女人的平静。

责备自己是没用的，他的手臂向上一移，她就觉得自己的乳头坚硬起

来。他并没有接触到，他的手还在她的乳房下面。

季米特里也像她一样感受强烈。他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真想把双手放在她柔软的胸脯，感受它们完美地充斥他的手掌。但他知道现场不只他们俩人，周围几十双眼睛盯着他们。他无法放开她，再次抚摸她感觉还是那么好。他的脑海不停地闪着他们做爱时的一幕一幕：充满感情的双眼；柔软的嘴唇微微张开，兴奋地喊叫一个劲往上推的臀部。

他感到一股热流涌向全身，比在房间里看到她的酥胸上没露出胸衣还糟。如果那时他没有被激起兴趣，他对安娜斯塔西亚的闯入不会那么生气。如果他不那么动火，他就会注意到这小东西溜走。

季米特里和凯瑟琳都这样僵持着，不说话。里达看到王子穿着睡衣，赤脚站在甲板上，靠近那个英国女人。先前她没注意到凯瑟琳爬上桅杆。

水手们看着凯瑟琳长发飘飘，丰满的乳房紧紧贴在衣服下面，非常引人注目。现在王子也爬了上去，这幅景象就更迷人。凯瑟琳的脚在栏杆上，裙子撩过膝盖，露出纤细的小腿。王子大胆地抚摸着她的腿。她的背靠在王子身上，他的下巴正靠在她头上。

凯瑟琳如果自己看到那一幕，一定要羞死了。更糟的是她激起了船员们的欲望。她的礼节，她的自尊以及她的品味和风格使她在她认识的男人当中深受尊敬。在家里她是权威，人们除了对她尊敬，还有一点畏惧。

她虽身材瘦小，却有大将风范。据说她能够令男人生畏，傲慢的一瞥使他们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她也能使他们自由自在，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她曾很自豪能在各种情况下应付男人，直到她遇见季米特里。但她也从没想过会激起一个男人的性欲。

和王子发生的事并不重要，因为药物的迷性作用。昨晚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现在发生的事严格来说也是片面的，她忙于自己的事而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

季米特里把她带回现实，并说明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他抬起头，声音有点嘶哑：“你跟我回去，还是我抱你下来？”

他几乎希望自己没讲这话。他该知道为什么她什么都不说，这么久连一束肌肉都不动一下。

可惜他看不清她的脸，否则他可以看到她同意的神情会高兴知道她并不像装出来时那样排斥他。但是现在他觉察到听到他的声音后她更想抽身离开他，这不是一个没有头脑，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他认为她的沉默又是一个新的阴谋。

“如果我没有分散注意力，我在房间里一定会怀疑你说的那些‘我的主人’，”他的声音不再嘶哑，还带有深深的柔情。“我现在不会分心，小东西。不要再耍花样了。”

凯瑟琳再次想挣脱他，但还是不行。“放开我。”

没有微笑的恳求，而是严肃的命令。季米特里笑了，他很喜欢她扮演的傲慢角色，即使在身处窘境也不愿放弃。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他提醒她。

“我就愿意呆在这儿。”

“那不是你的选择。”

“那么我要见船长。”

季米特里“咯咯”笑了，无意识地轻轻捏了捏她，“又提要求，你为什

么认为这次会有用呢？”

“你不敢让我见他，是吗？”她骂道，“我可以叫，虽然这不很体面，但有时有用。”

“不要。”他笑得身体摇晃，控制不住。“我认输，凯特，你就别麻烦了。”

她看到他叫一个水手过来，然后那家伙很快离开了，她也不相信。但不久一名官员过来，她吸了口气，终于意识到自己现在的位置，她的裙高高撩起，露出衬裙。

“放开我。”她低低地说。

他也忘了自己还抓着她的腿，这纯粹是冲动的举动，并不能拉住她。她拿开手臂，但没有马上移开手，她把脚放下来时，他的下指顺着大腿往上滑。他听到她重重地吸了口气，他一点不觉得放开她很遗憾。

他转身面对那个走过来的人，笑著作了简短的介绍。塞杰·米诺娜夫中等个子，身材结实。快到五十，他修理整齐的小灰胡子上夹着些棕色，棕色的眼睛边有深深的皱纹，并没有显示任何被叫离职的恼怒。他的蓝白相间制服是无可挑剔的。凯瑟琳毫不怀疑他就是船长，但她不喜欢他对季米特里这么尊敬。

“船长，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她犹豫地看了季米特里一眼，突然意识到向一名俄国船长指控俄国王子的罪行是没用的。“是这样。弄错了。我，我发现我现在不能离开英国。”

“你说得慢点，凯特。塞杰听得懂法语，但你不能说得太快。”

她不去理会季米特里，“船长，你懂了吗？”

船长点点头，“一个错误，你说。”

“是的。”凯瑟琳笑着说。“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请你帮我。”

“没问题。”他干脆地说，只是看着季米特里。“殿下？”

“继续航行。”

那人走开了，凯瑟琳在那里目瞪口呆。她很快转过身，冲着季米特里骂：“你这杂种。”

“我警告你，亲爱的。”他开心地说：“这艘船和船上的一切都属于我，包括船长和水手。”

“那太野蛮了。”

“我同意，”他耸耸肩。“等到沙皇跟多数贵族作对，废除奴仆制度，否则成千上万俄国人还是被一小部份人拥有。”

凯瑟琳不说话，她早听他对那个漂亮的安娜斯塔西亚说过他向仆人保证过他们的自由。如果他反对奴仆制，他们就会达成一致。她也不想跟他再争。

“这艘船上有一样东西不属于你，亚历山德罗夫。”

他的嘴角向上一翘，笑了，向凯瑟琳暗示即使她原则上是对的，也是由他支配。凯瑟琳没必要听他直截了当地讲出来。

“来吧，凯特。到我房间里边吃晚饭边说。”

她看着他伸出手，马上避开。“我们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要么让我回去，要么让我跳船。”

“对我，你总是下命令；对塞杰你却婉转要求。或许你应该改变策略。”

“去你的吧！”

凯瑟琳走开了，她意识到自己无处可去，没有自己的房屋可以退避，

没有地方可以藏身。时间一秒秒过去，英国离她越来越远。

她在船舱走道上停住了，一转身差点被身后的王子撞倒。他一直紧紧地跟着她。他反应敏捷，抓住她，阻止了她从楼梯滚下去。他现在又处在和先前一样的情况下，只是这次是面对着她。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凯特？”

“什么？”他后退几步，放开她。她又想了想，“是的，找——”

天啊，这多么不容易。你怎么装出这样一副卑贱的样子？

她抬起头，又低下了。那双深沉的眼睛和他的拥抱一样有力。他们近在咫尺，她不敢再接受这个挑战。

“对不起，亚历山德罗夫王子。我一般不大发脾气，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没关系。”

我会理智的。如果你肯帮我开回英国，我一定会忘了这件事。我也不会去当局告你。也不会告诉我父亲发生的事情。我只是想回家。”

“对不起，凯特。如果尼古拉斯沙皇今年夏天不访问女皇陛下，我根本没必要把你扣留在这里。你们的新闻媒介总是乐意找理由攻击尼古拉斯沙皇。我不想给他们机会。”

“我发誓。”

“我不想冒险。”

凯瑟琳已愤怒地不想看他。“我今天早上非常难过，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但现在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你应该看得出我不会报复，因为我不想我的家族名誉因为这件事而扫地。”

“如果你真是圣约翰，我同意。”

她近乎痛苦地呻吟一声：“你不能这样做。你知道我的家人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会有多么痛苦。”

她看得出他的良心被刺了一下，但最终没有什么结果。“对不起。”他的手想去抚摸她的脸，她又别开了。“别太伤心了。沙皇访问一结束，我就送你回去。”

凯瑟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你不改变主意？”

“我不能。”

二话没说，凯瑟琳做出了一开始就想做的事：抽回脚狠狠地在他胫骨上踢了一脚。

但是她忘了自己没有穿鞋。他痛苦的哼哼声没有她希望的那样令她满意。她的脚趾在疼，但她不理他，一跛一拐地走下楼梯。她听到他叫伏来德米。她走过王子的房间，找到贮藏室，坐在那个箱子上等啊，等；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第十二章

“玛丽亚和耶稣。”伏来德米在发火。“我说什么了告诉我。我只是叫你拿些新衣服给她，并传达王子的邀请。你看着我就像我要你去杀人。”

玛露莎低着头，倔强地闭着嘴，有力地砍着做色拉的菠菜。“你为什么

让我做？他说过你负责那个女人。但并不因为我是你的妻子就意味着我必须分担你的责任。”

“玛露莎——”

“不！别再多说了。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已够受了。”

“可怜的东西！那个可怜的东西叫喊起来就像一头母狼。”

“啊，现在我懂了。你到底还是不敢面对她。”

伏来德米在桌子对面重重地坐下。他瞪着厨师的背脊，双肩疑惑地摇晃。他的两个帮手也缩到角落里去马铃薯皮。和他妻子争吵不该在这个地方，不到早晨整艘船的人都会知道了。

“我除了讨好她还能怎么做？”他问道。

“胡说。你知道她不会接受衣服和他的邀请。但是你必须服从命令。我不想更增添她的痛苦。”她的声音低下来，充满斥责，“我已经做得够多了。”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泼妇。“我不相信，你内疚什么？”

她抬起头，眼神里已不再有敌意。“都是我的错，如果我不叫你在她食物中下药——”

“别傻了，女人。我也听巴拉文吹嘘，你不建议，我最后还是去找他的。”

“那些不会改变这个事实，那就是我多冷酷。我根本没有考虑她。她对我来说无所谓，只不过是征服的众多无名女人中的一个。即使我遇到她，看出她多么与众不同，我除了取悦季米特里还是什么都没想。”

“应该这样。”

“我知道，”她骂道。“但那已无法改变一切。她是个处女，我的先生！”

“处女怎么了？”

“怎么了？她不是情愿的。如果我不愿意，你会强迫我吗？不会，你尊重我的意愿。”

但是自从你把她从街上带回来，没有人尊重过她的意愿。没有一个人。”

“他没有逼迫她，玛露莎。”他平静地提醒说。

“他不必。药起了作用，我们下了药。”

伏来德米皱眉，“她没有埋怨，只是一味地喳喳咆哮，下命令。”“你忘了她会得到补偿，回英国后她会成为一名富有的女人。”

“那么现在呢？现在强迫她跟我们走？”

“你知道我们必须这样。”

玛露莎叹了口气。“我知道，但那样不对。”

沉默了一阵，他温和地说：“玛露莎，你该有孩子，你母爱的本能已被激了起来。”

“对不起。”

“别。”她的身体向前倾斜握住丈夫的手。“我爱你，我从未后悔我的选择。只是对她宽容些。你们男人，从来想不到女人的感受。你对付她的时候要想想她的感受。”

他的脸色显出痛苦的样子，并点了点头。

伏来德米正想敲门，却停住了。里达跟在身后，满脸羞愧，手上拿着许多东西，他已经狠狠地批评这个女孩把渍汁床单的事告诉玛露莎。如果不是该死的贞洁，他的妻子也不会对那个英国女人如此同情。不管她惹了什么

麻烦，他的妻子还是让他觉得对不起她。但他的同情在门一开之后就马上消失了。

她站在那里，一副傲慢敌视的样子。她也没让开让他进去。

“你想干什么？”

他不得不停下来向她鞠了一躬，她的语气如此傲慢。他的脾气又上来了，就像第一次见到她一样。没有一个亚历山德罗夫仆人敢摆这种架子，即使刚提升到那些令人羡慕的位置。芭蕾舞女演员、歌剧家、船长、建筑师都曾为王宫效命，他们也清楚自己的地位。这个英国小东西却不懂，她置自己于他们之上。

伏来德米第一个本能就是想揍她一顿，但他没有，他记起玛露莎的要求。他的妻子怎么会同情这个女人？

“我拿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他前进一步，逼使凯瑟琳让路，这样里达就可以把东西搬进来。“就放在那里。”他指着一个箱子的顶部。

他很生气，看到那女人对新衣服很满意。他本该自己负责采购，但他实在不想帮她买任何东西。

他派波里斯去了。波里斯曾帮他一起把凯瑟琳推进季米特里的箱子，所以大致能推断她的尺寸。他暗中希望这家伙会空手回来，那么再派一个人去就没时间了。但波里斯可比伏来德米想象的聪明得多。他担心出错，就叫上了安娜斯塔西亚的女佣佐拉一起去。

佐娜一直为公主买东西，这两个人碰到一起，买的东西就比伏来德米预料的好得多。不适合王族的人穿，当然也不适合仆人。

“有件衣服做完了，而且合你尺寸。”他没有看她。“其它的都还在赶，如果你不擅长针线活，里达会帮你。我们接到通知，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些东西，当然有的东西价钱合适也能买得到。”他听到她的呼吸声暗暗笑了。

“你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如果公主的女佣不够格，你就要告诉我。”

“你什么都考虑到了，那么你有没有帮我买箱子？”

“你可以用那个，现在空着。”

凯瑟琳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她十分熟悉的箱子，“你怎么知道我怀旧？”

他笑了，她没注意，只是盯着那箱子看。

“没多少时间了，里达会帮你换衣。王子在等你，他不希望等得太久。”

凯瑟琳转过身，她的脸色温和了一点。“为什么？”

“他请你过去吃晚饭。”

“别做梦了，”她简短地回答。

“什么？”

“你不聋，季罗夫。请转告我的遗憾，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回答还是‘不’。”

“不可理喻，”他刚想说，但仿佛觉得玛露莎在身边戳他的肋骨。“很好，我们可以商量。那么你去他的房间，自己告诉他你拒绝他的邀请。”

她平静地摇摇头。“你没有理解我的话。我不想接近那个人半步。”

伏来德米可以安心地告诉玛露莎他已经尽力了，现在他特别愉快。

第十三章

洗完澡，剃好胡子，穿上正规优雅的衣服，他又拿起一条白色领带。“今晚不要，否则她以为我要引诱她。”

男仆点点头，看了看被烛台照亮的餐桌，餐桌上放着镶有金边的瓷器和闪光的水晶，香槟放在一个冰桶里。她不会感兴趣？如果她真是伯爵的女儿，她会习惯这种豪华的。

王子今晚特别帅，不仅仅是外表上。马克西姆不常看到他这样。无疑这是一种新挑战的刺激，但还有一点马克西姆说不清楚，可能是紧张吧，还夹杂着轻松的生机。王子已有很多年不是这样了。不管是什么，王子深棕色的眼睛闪烁着以前从未有过的期盼的光芒。

这个英国女人很幸运，即使房间里令人心醉的气氛打动不了她，王子也一定会吸引她的。

几分钟后她来了，马克西姆的想法马上改变了，他很快得出一个结论：对这个特殊的女人不能一切想当然。

伏来德米没有陪同她，而是扛着她到这里，他抱歉地看了季米特里一眼，把她放下，很快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季米特里事先根本没想到会这样，她把塞在嘴里的布扔向伏来德米，然后飞快地转身面对季米特里：“我不想再这样了。”她尖叫。“告诉那个野人今后不许碰我，否则我发誓——”

她停住了，然后疯狂地往四周找武器，季米特里认为她太难过不能用语言来威胁。

她的眼睛落在精心布置的餐桌上，季米特里往前一跃，他不想眼看着水晶和陶瓷毁在她的手里，更不要说她会有什么伤害，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手臂和绳子一样有力，紧紧地抱住她。“好了，”他轻轻说。“冷静下来，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满意。”

“如果你坚持的话。”他感到她微微地放松一点，然后看着她所指的罪犯，“伏来德米？”

“她不愿换衣服，所以波里斯和我帮她。”

季米特里感到他手中的身体又愤怒地绷紧，“他们脱我的衣服，他们撕我的衣服。”

“你要他们受鞭打吗？”

凯瑟琳完全怔住了，她盯着站在几尺外的伏来德米。他的脸色不变，他是个骄傲的人。但她看得出他屏住呼吸在等她的回答，他也害怕了。她一时犹豫了，季米特里给了她这意料不到的权力。

她想象着伏来德米被绑在杆子上，被脱去外衣和衬衫，她高举鞭子。不仅仅为了他把她当孩子给她穿衣，把她的手臂塞进紧紧的袖子里，换下她的袜子，把脚塞进鞋子里。也不为了梳头的时候，堵住她的嘴，绑住她的手腕，她想象中挥动了鞭子，为了这男人对他所做的一切。

想着这些，她非常开心，但凯瑟琳不会命令人去做，不管她多恨这个人。只是季米特里会下这个命令使她疑惑不解。

“你可以放了他，亚历山德罗夫。”她盯着伏来德米，静静地说。“我想我已控制住自己了。”

他对他的犹豫不觉得奇怪，她以前确实没这样贬低过自己。但她不觉得尴尬，他们已对她做了太多，

季米特里饶恕了伏来德米后，凯瑟琳慢慢地转过身问：“你有鞭打佣人的习惯吗？”

“我讨厌被询问。”

她看到他皱了皱眉，马上改口说：“没什么，只是好奇。”

“不，我从不，但那不等于说没有例外。”

“为了我？为什么？”

他耸耸肩，“我相信我欠你很多。”

“是的，你欠我太多。但我不希望流血。”

“很好。”他回过头对伏来德米说：“以后她的意见与我不同，不许跟她争，把事情交给我来解决。”

“那解决什么问题？”凯瑟琳说。“他不强迫我做不喜欢做的事，你会。”

“不一定。”季米特里的严肃表情稍微缓和了一些，“伏来德米对我的命令唯命是从，即使遇到多大困难，也要去完成。我可以听你的辩解，有必要时改变命令。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

“你不是吗？我恐怕看不出来。”

他笑了：“时机还未成熟。我邀请你共进晚餐，商量你的事情，或许我们可以达成一致，不需再争吵了，凯特，”

凯瑟琳希望她能相信。但事实是她已猜到这次晚餐的原因，她宁愿迷惘也不愿最担心的事得到证实。

但现在她既来这里，就躲不开了，她该应付过去。“那么，我是一个囚犯还是不情愿的客人？”她强作平静地说。

她的直截了当使季米特里为之一振，但还是没有和他的计划一致，“坐下来，凯特，我们先吃——”

“亚历山德罗夫——”她刚要警告他，却被他的笑容制止了。

两个仆人注意到他的手势，马上退下了。季米特里拿出冰桶里的香槟，在水晶杯中各斟满一杯。凯瑟琳不信任地看着他，他还说同她商量呢，现在没征得她的同意就做了。

很好，她现在就顺着他的意思去做。毕竟她一天没吃东西了，昨天只吃了一顿。说起吃，她不像同阶层的那些女人那样虚伪。她们穿着太紧的村裙，不能吃太多。她从来不穿到不舒服的地步。她的腰很细，也没必要这样，她喜欢好的食物。但她相信这顿饭肯定吃不好，旁边有一位令人分心的男人，而且她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

冷静点。他想灌醉你，然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不行，你要头脑清醒，不要多看她。

她把椅子拉到最远处，厚厚的天鹅绒椅子和靠背，很舒服。精致的花边台布，柔和的烛光，房间里还有其它灯，但不致影响亲密的环境。这个房间很大，很有气派。她怎么以前没注意到。宽大的白毛地毯，一墙壁的书。床，不要去看它，凯瑟琳。可爱的沙发和相配的樱桃木椅子，上面盖着白色的缎子。房间真大，或许以前是两、三个房间，这是他的船，或许是他自己设计的。

他坐在她对面。感谢三英尺宽的餐桌。她看别处，但他却看看她。

“试试香槟，凯特。”

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拿杯子，但马上把手缩了回来。“我不要。”

“你喜欢其它什么？”

“不，我——”

“你认为酒中下了药？”

她抬起头，眼睛闪着光。她该想到的，她该比他先走一步。她“倏”地站起来，但季米特里马上伸出手，抓住她的手腕。

“坐下来，凯瑟琳。”他的声音有力，就像在下命令。“如果你愿意，我为你尝试各种食物。”她没动，他放开她。“你得吃点东西。整个航行你都担心食物还是相信我不会再下药了？”

她直挺挺地坐下来：“我也认为你不会，但季罗夫会。”

“他第一次受到责备，我可以告诉你再不会发生这种事。相信我。”他温柔地补充。

她希望自己没有一直看他，现在她无法移开视线。他白色的丝质衬衫领口敞开，外穿一件黑色的夜服。他的肩那么宽阔，手臂那么有力。他真是神话故事中的王子，充满男性魅力。

不管凯瑟琳怎么努力，她还是深深地被吸引了。

里达端着第一道菜进来，凯瑟琳才不至于一直傻傻地盯着看。那以后，凯瑟琳就一心一意地吃东西，隐约意识到季米特里在跟她说话，谈论俄罗斯，宫廷生活轶事，谈到一个名叫凡斯利的好朋友。她也作了必要的评论。她知道他在竭力让她感到自在，但只要他在，这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真正在听，凯特？”

他大声些，引起她的注意。她抬起头，脸微微红了。他的神情中既有恼怒又有开心。

她想他大概不习惯别人不理他。

“对不起，我——我——”她努力找个借口，但最终只说出一句：“我饿了。”

“这么全心全意？”

“是的，在这种情况下……”

他扔掉餐巾，又为自己斟了一杯。他差不多喝完了所有的香槟，但凯瑟琳那杯还是一点没动。

“我们到沙发上坐一会儿？”

“不，不要。”

他的手指捏紧了玻璃杯，凯瑟琳没注意。“那么我们看看是什么使你这么顾虑，不能好好地享受。”

她意识到他生气了。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并不想在这个屋子里多呆片刻，如果她要好好享受，那么就是让她单独一个人。

“或许你该回答我先前提出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像囚犯，你却像邀请客人一样请我到这里用餐，到底是为什么？”

“严格地说，两者都不是。没有理由把你一直关起来，你毕竟逃不走。但无所事事也会引起不安，我的仆人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你跟我们在一起，需要有事情好打发时间。”

凯瑟琳拍了拍手，他说得没错，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记不得最近一

次忙碌是什么时候了。这里是他的图书馆，虽然她爱读书，但也不能天天这样，其它什么事都不做。

她的思想需要刺激，要计划，安排，做些有意义的或挑战性的事。如果他能提些建议，她肯定会十分感激。

“你想到什么？”她急切地问。

季米特里惊讶地盯了她一会儿。他原以为她对工作会畏缩不前。他原想让她作他的情妇，这样她可以继续扮演“女士”的角色。或许她误会了。不管怎么样，他还从未碰到过一个放着舒适日子不过而喜欢工作的女人。

“船上机会很有限，你懂吗？”

“是的，我知道。”

“事实上，你只有两个选择。你必须选其中一个。”

“你已经讲清楚了，亚历山德罗夫。”凯瑟琳不耐烦地说：“说吧！”

“你记得在这里遇见过安娜斯塔西亚吗？”

“是的，你的妻子？”

“你认为我结婚了？”

“我不认为什么，只是好奇。”

季米特里皱眉，他希望她对他不只是好奇。她的提问使他想起了塔塔娜。如果今晚他得不断谈话，觉得很困难的话，跟塔塔娜在一起更加糟糕，因为她总是不停地说，除了她自己，没别的。他对这两个异件的喜爱不同。塔塔娜提不起他的兴趣，而小凯瑟琳可以。她恼人的直率，她傲慢的冷漠，特别是她捉摸不透的脾气都改变不了他的喜欢。

她没有男人崇拜的浅表之美，但她很逗人。她与众不同的眼睛，他现在只认为这很性感，性感的嘴唇，坚硬倔强的下巴。她脸上每条线都富有个性，自她被仆人带进来后，他的眼睛就离不开她。

新衣服使她大为改观。天啊，他真想吻她，但她还像早晨那样顽固。她不会再像昨晚那样提出激情的要求。但他却忍不住去想。

他想跟她上床。只要他不用暴力，他不在乎用什么方法得到她。

“安娜斯塔西亚公主是我的妹妹。”季米特里说。

她连眼睛也不眨一眨，这个事实让她轻松了吗？真荒唐。她只是有点惊讶，她原先以为先是情人，再是妻子，根本没想过会是妹妹。

“怎么样？”

“如果你记得她，那么大概也记得她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女佣。”

“说下去。”

“我刚说了。”

她盯着他，脸上没有一丝震惊和愤怒。他盯着她，注视着，等待着。

“你说了两个选择，亚历山德罗夫，第二个呢？”

她虽然希望自己保持平静，但语调之中还是流露出讥讽之意。季米特里察觉到了，彻底轻松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猎人一点点包围猎物。她拒绝第一个选择，那么只剩下第二个了。

他站起来，凯瑟琳紧张起来。他绕过餐桌，走到她身边。他的双手放在她上臂，温柔地扶她起来。她觉得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连呼吸也困难。他的手臂搂住她，然后用另一只手轻轻抬起她的下巴。她只能眼睛朝上看。

“我要你。”

哦，上帝，上帝！你没听见，凯瑟琳，他什么都没说。

“看着我，凯特。”他的声音迷迷糊糊，令人陶醉，他的呼吸安抚着她的双唇。

“我们并不陌生，你对我已很熟悉。说你与我共度今晚，我会像对待皇后那样对你，我会非常爱你，使你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看着我。”

她紧紧地闭上眼睛。他的激情使她惘然。马上他就会吻她，她会死的。

“你回答我好吗？我们都知道你跟我在一起很开心。再爱我吧，小东西。”

“如果有了孩子怎么办？”

季米特里没料到她会这样说，但他一点也不生气。她可以很小心谨慎，只要最终说“好的”。他从未考虑过孩子，在俄国，父亲抚养私生子是理所当然的。但他很谨慎，不愿有什么责任。他跟他父亲和哥哥不同，他不想有自己名下的私生子。但昨晚他不仔细，他不会如此忘我，但她要的是事实。

“如果有了孩子，他将什么都不缺。我会抚养你们一生。如果你愿意，我把他带到俄国，养育他。由你选择，凯特。”

“你很慷慨，但我奇怪你为什么不提婚事。你还没回答我先前的问题呢？”

“那重要吗？”

他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你忘了我是谁。”

“是的。我忘了你曾说过你是谁，一个女士总是要结婚的，但是，亲爱的，那个我必须拒绝。现在你回答我。”

她的脾气爆发了，“不，不，不，不！”她发疯似地挣脱他，跑到桌子另一端。

“不可能，我知道你提第一个建议时隐含着什么，但我没想到你这么可耻。我居然相信你会认真地给我一个可以接受的安排。”

季米特里深深地失望了。他的身体在需要她，而她却又发脾气，该死的！

“我已经给了你选择，凯瑟琳。选择一个，我不管哪一个。”他现在是不在乎。

“怎么样？”

凯瑟琳挺直腰，手指抓住桌子的边沿。她又平静了，但这次是虚假的，她的眼睛说明了一切。

“你太可恶，亚历山德罗夫。我曾掌管一家大小事务，过去几年里我一直是我父亲的房产经理和生意上的参谋。我帮他写演讲稿，招待他的政界朋友，监督他的投资。我精通哲学、政治。数学、畜牧，我擅长五国语言。”她停了停，决定赌一下。“如果你妹妹所受教育有我一半，我就同意你荒唐的建议。”

“俄罗斯从不主张让女人受高等教育。”他轻蔑地说：“你能证明你说的话吗？”

“我没有必要证明什么。我知道我是谁，想想你对我做的事，亚历山德罗夫。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讲的都是事实，你现在不顾后果，到那时就不能了。”

他的拳头重重地敲在桌上，她吓得往后一跳。烛光晃动，他的空酒杯打翻了，她的那一杯，满满的，都溅到可爱的台布上。

“你的真话，你的后果，你的誓言。你要知道现在你在这里。作出选择吧，否则我来帮你选择。”

“你要强迫我跟你上床？”

“不，我不想看到你浪费天才，我的妹妹需要你，你去服侍她。”

“如果不，你是不是要鞭打我？”

“没必要，关你几天，你就会乐意了。”

“别做梦了，亚历山德罗夫。我已经作好思想准备。”

“只有面包和水？”他试探她。

她呆了呆，但还是很自然地，略带一丝轻蔑回答道：“如果你愿意。”

天哪，总是问不住她。但是顽固、倔强到此为止，他已没有耐心，只有恼怒。

“就这样，伏来德米，把她带出去。”

第十四章

她跟季米特里在一起的时候，房间被重新安排。许多箱子被堆到靠墙的角落里。他们放了一个立盆，一条地毯，在两根横梁上搭起一个吊床。箱子既是她的衣橱，也是椅子，又是凳子，确实非常不舒适。

尽管凯瑟琳不是很讨厌这个监狱，但她非常憎恶吊床，她第一次尝试就没成功，试了四次后，她终于放弃了，睡到地板上。第二个夜晚她终于征服了吊床，在摇晃中放松地睡觉了，只是半夜里熟睡时滚了下来。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她愤怒地一次又一次尝试，到第四个晚上，她终于可以安稳地睡到第二天早上。

这只是晚上的折磨，白天又是另一回事了。

凯瑟琳自十岁那年跟着家人到苏格兰参加远房堂兄的婚礼起，她就梦想旅游，她觉得旅游很适合自己，但这个梦想从未实现。

她曾认真地考虑宫中遇到的几个外国使臣的求婚，但那就意味着她得永离开英国，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这些是她仅有的求婚者。本该有更多的人向她求婚，但她不给他们追求的机会，英国男人觉得她很可怕，太能干，他们不敢和她竞争。她并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觉得时机未到。她曾有过无聊的季节，然后侍候了女王一年，要不是她母亲去世，她还会继续享受宫廷生活。但她很快成为这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一员，连父亲也离不开她。没有她，这个家就混乱不堪，她还是想结婚。她想先替贝丝找个好人家，让沃伦挑起家庭部份责任，然后自己就准备找一个丈夫。

她现在已失去贞洁，或许该花钱买个丈夫。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她太实际，根本不指望非常纯洁的爱情。

但有一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她以前因为没有时间，现在却被强迫旅游，她在一艘开往外国的船上。她心里几分激动，几分惆怅。她没想过会去俄国，更不会选择像囚犯一样的旅行。

如果她抛开情绪，乐观地看待自己的处境，会发觉情况并不那么糟。她正往俄国去的路上，已成定局。最切实际的做法就是好好利用，她就是这样性格。要不是那些愚蠢的情绪，她肯定会那样做。

她最大的敌人就是骄傲。其次就是不讲道理的倔强，连她自己也没有

意识到。不公正使她顽固不化，愤怒只会使她更为难，她只要稍微放弃一点骄傲就行了，各行各业的人都这样在做。

如果她不得已做某事，为什么不是她乐于做的呢？王子为什么剥夺另一个她最终会屈服的选择呢？她为什么一开始就拒绝他。其它女人也有情人，他们把这叫恋爱，其实只是肉体上的欲望。不管怎样，她也有同样感受。她被这个男人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要他在场，她什么都不想了。

他要她，简直不可思议。这个神话故事中的王子，金发的神居然要她，她无法想象。

她却说“不”，傻瓜！

但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拒绝？这是不道德的，是错误的。而且你不适合作情妇，你所受的教育都是要尊重家族的名誉，但他却不会向你求婚。

所以即使她有第二次机会，她的回答还是一样，她毕竟是凯瑟琳？圣约翰女士，她不能有情人。

她醒着想着这些，觉得更加烦躁。她知道如何消除自己的沮丧——作安娜塔斯西亚公主的女佣。这样她既可以在船上自由行走，也可以看看外国的海岸线，欣赏日落日出，整个航行能玩得开心。

她虽然很反感做佣人，但只能这样，王子很聪明，既使她换下的衣服也叫人拿走去洗。她闲得发慌，无聊透顶。

但她没有因为只吃面包和水而饿死，玛露莎经常偷偷地带些水果、奶酪进来，有时候还有自己做的肉馅饼，凯瑟琳倒也并不是为此而支持着。季米特里的佣人求她让步，似乎王子对下命令囚禁她也一样心里不好受。她更有动力要支持下去。

里达是第一个让她知道季米特里受到良心谴责的人，至少凯瑟琳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女孩说如果凯瑟琳理智些按他的意思去做，王子就会开心一些。里达不知道他要什么，但他从未这样生气过。

凯瑟琳没说话。她没有辩解，也不解释，更不找借口。她在囚禁的第一天就觉得四周非常沉寂，好象发生了什么事。她以为只有她一个人还活着，就打开门，看到门口的两个士兵坐在走廊里，只是不说话。

同天，玛露莎更明确地讲：“我不问你做了什么，惹王子这么生气。不是这件，就是其它的，我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

凯瑟琳觉得很有意思，禁不住问：“为什么？”

“他从未遇到过像你一样的女人。你的脾气和他一样，这不坏，他对大多数女人很快就没有兴趣了，但对你却不同。”

“那么我要做的就是让他对我失去兴趣，控制我的脾气。”玛露莎笑了：“你想他对你失去兴趣？不，别回答。我不会相信。”

“谢谢你的食物，但我实在不想谈论你们的王子。”

“我想你也不会愿意。但我不得不谈，你做的事不仅影响到你自己而且影响我们每个人。”

“太荒唐了。”

“是吗？我们都意识到是你引起季米特里现在的坏脾气。他在家里的時候，不开心，可以去俱乐部，去晚会。他可以喝酒，赌博，打架，他可以把气出在陌生人身上。但现在是在船上，他没有发泄的地方。没有人敢大声讲一句话。”

“他只是个普通人。”

“对你来说，他是。可对我们来说，他不是。我们心里都清楚没什么好怕的。他是个好人，我们都爱他。但几千年来的奴隶制度，一个人可以决定许多人的生死，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让你受折磨，这是不能忽视的。季米特里不那样，但他毕竟是主人。他不高兴，我们侍候他的人能高兴吗？”

玛露莎每次来都有很多话说。凯瑟琳也非常喜欢，争吵常常能冲淡这里的枯燥气味，但她不愿接受外面所发生的事是她的责任。季米特里的佣人怕成他的出气筒，她又怎么样？她也要求自己的权利，她别无选择。如果王子真是那样，她暗暗高兴。季米特里太坏了，把佣人吓成这样，以致于他们来求她。她为什么要

为了陌生人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呢？

第三天，伏来德米来了，逼迫凯瑟琳重新考虑她的地位。如果他谦虚一些，凯瑟琳怎会坚持这样傲慢呢？但是他的借口使她不由得考虑。

“他错了，小姐。他知道了，所以他对自己生气。他从没想过要像囚犯一样对你，毫无疑问他只是想这种威胁能让你屈服。可是他低估了你的反抗，你知道这只是骄傲的问题。要一个男人承认他错了可比女人难得多。”

“对有些女人是这样的。”

“但是，你侍候公主有什么不对呢？这里没有你认识的人。”

“那天晚上，你在门外偷听，是吗？”

他不否认，“我的职责就是主人下命令前我能知道他的需要。”

“他派你到这里来的？”

伏来德米摇摇头，“自从他下令把你囚禁后就再没跟我说过话。”

“那你怎么知道他后悔下这个命令？”

“你在这个屋子里多呆一天，他的心情就更坏一点。请你再考虑一下好吗？”

“请”，这个奇妙的字居然出自他口，但她不愿放弃，“为什么他不再重新考虑，一定要我让步呢？”

“他是王子，”他简洁地说，早已不耐烦了，“如果我早知道你对他有这么大影响，那时我就会不顾他开不开心，在伦敦帮他找别的女人。但他偏偏看中你，这是个错误。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能稍微合作一点吗？或者你认为你不胜任这份工作？”

“别傻了。公主要求女佣跟我要求的不会差太多。”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你不是曾说过你侍候过女王吗？”

“那是荣誉。”

“侍候安娜斯塔西亚公主也是一种荣誉。”

“去你的，我和她平等。”

他的脸因愤怒而变红，“那么你等着王子另外的安排。”

他红着脸离开了。

第十五章

“我要见季罗夫。”凯瑟琳看看守卫，两人脸上都是迷惘的神情。

每天都有两个不同的士兵守在门口，他们都不懂法语。凯瑟琳先用德语，然后用荷兰语、英语，最后用西班牙语，重复地问他们，他们只是盯着她看，一动不动。

“凯瑟琳，他们都要你屈服，但你容易吗？”

她该忘记，她整个晚上痛苦地作着决定。这只是第四天，即使玛露莎不偷偷地送东西来，她还能坚持很久。但她还有个借口，她不是为了自己而让步，而是为了大家。

骗子，你只是想离开这间屋子，就这么简单。

她控制住脾气又试了一次。“季罗夫，”她用手比划着。“你知道吗？大个子，亚历山德罗夫的佣人。”

两个士兵一听到王子的名字马上活跃起来。一个站起来，踢倒椅子，差点摔倒。他马上去报告。

凯瑟琳慌了，“不！我不想和他说话，你这个白痴。”

她是否阻止得住他已不重要，因为他还没到季米特里门口，王子已开门出来了。

他的眼睛与她的相遇，凯瑟琳马上想退到门后。她并不想和他说话，她是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伏来德米，让他转达季米特里。他赢了，她不想看到他得意的眼神。

但她也不是个懦夫，她稳稳地站着。

“你要见伏来德米？”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他们他们为什么？”她瞪着那两个士兵：“他们一直能听懂我说的话？”

“他们懂一点法语，但不多”

“别说了。就像那个船长，是吗？”

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或许我可以帮你？”

“不。”很干脆。

“如果你决定……”

“很好。我本来让季罗夫传递口信，既然你来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接受你的条件，亚历山德罗夫。”他只是盯着她，她的脸颊开始发烫。“你听到了吗？”

“是的。”他重重地吐出这个字，他非常惊奇，笑逐颜开，“我只是没想到我的意思是，我开始认为。”

他沉默了，说话结结巴巴可不是他的习惯。他不知所措。他到这里就是想对她说请她忘了他愚蠢的要求，他还想告诉她他提出这种要求简直是个傻瓜。现在他却赢了，经过四天良心的谴责，他终于赢得了这场战争。

他从未这样鲁莽地对待女人，只是因为他太想得到她，而她却对他丝毫不感兴趣。

现在她让步了，他快要相信她绝对不可能屈服他的意愿。这样似乎还有希望她能屈服于他的个人要求。

“我理解你，凯特？你不愿为我工作？”

他又要得寸进尺了。这就是你为什么不想见到他。听听你的心跳，你知道还有一个原因。

“我不知道是否能把这叫工作。我会帮助你的妹妹，因为她似乎需要有

人帮她。是你的妹妹，而不是你。”她强调。

“都一样，尽管她的费用都由我来支付。”

“费用？你又要跟我提钱了？”

为他工作比在英国做同样的事可以多挣十倍的钱。但她斜看着他使他不敢再说下去。

“好，不说薪水。”季米特里让步了。“我很好奇，凯特。你怎么会改变想法？”

“你最近几天脾气为什么这么坏？”

“你怎么那有什么关系？”

“不，有人告诉我，我是罪魁祸首。一开始也不相信，但他们告诉我现在船上的人都因为你的脾气而如坐针毡。亚历山德罗夫，你太不讲理了。你的下人不惜伤害别人来讨好你，而你却没注意到把他们吓得够呛。或许你知道了，只是不在乎？”

他已皱起眉头：“你批评完了吗？”

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显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你问我为什么会改变决定。我只是在解释。”

他知道她是在有意奚落他，“那么你是为了那些可怜的下人而投降的？如果我早知道你这么崇高，我就不让你去侍候我妹妹，而侍候我了。”

“怎么，你”

“好，好，”他打趣道，“你以后说什么话激怒我之前，先想想你做出的牺牲。”

“去你的。”

他仰头大笑，她的愤怒与娴静的外表实在不符。她穿着粉白的水洗丝衣服显得很单纯，长长的脖子，不戴任何饰品，头发用一根丝带扎在后面。但她的嘴闭得紧紧的，眼里充满愤怒，小小的下巴又翘了起来。他担心自己这种冷漠的态度会打击她振作的精神。

季米特里停住大笑，看着她愤怒的眼神，觉得自己又被她深深吸引住了：“你知道你这个脾气很逗人吗？”

“我不能说你的。”凯瑟琳马上停住了，她懂得他的意思。

她的心飞快地跳，呼吸似乎在这一刻停住了。看着他的眼睛越变越深，她陶醉了。

他的手温柔地在她秀发滑落慢慢地把她拉到身前，她无法拒绝。

那种药的作用又重新回来了。她的四肢无力，思想模糊。他的舌头在她的牙齿之间自由自在地探索，热流涌遍她身体。事实上他只托住她的脖子，她不停地把身体向前推，接触他的身体。

季米特里对她的反应感到非常惊讶。他原以为她会用手打，用脚踢。现在看来让她上床最好的方法不是强迫她，而是吻她。

他真傻，没有把她归到那一类女人，她们嘴里说“不”，其实就是“是”。但她没有羞涩，也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她更不属于那些虚伪做作的女人。

季米特里的的手滑到她的脸上，就像那个晚上，她把自己的脸颊无意识地放在他的手上。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她恢复了理智。她睁开眼睛，轻轻地叫了一声。

她把双手平放在他的胸口，狠狠地一推。他一动不动，因为他根本没抓着她。而她却因为自己的推力，往后退了几步。她需要有距离来控制自己

的情绪。

她盯着他，看着他向前走了一步，马上举起一只手，说：“别过来，亚历山德罗夫。”

“为什么？”

“没为什么。你敢再来。”

“为什么？”

“去你的为什么。我不愿意，那就是为什么。”

季米特里没有再往前走。他靠着门框，双手交叉在宽阔的胸前，若有所思地看着她。

她很慌张。很好，她也有些紧张，还有些害怕。这给了他一些信心。她也对自己热烈的反应感到奇怪，她担心还会不会发生这种事？

小傻瓜，她为什么反对肉体享受呢？但他这次得到的信息至少能暂时使他满意。她并不冷漠。这女人不需催情剂就可以迸发激情，或许是温柔的抚摸，或者还有其它的机会。

“很好，我已经相信你憎恶接吻。”他的语调中有笑声，两人都知道这话有多么好笑。“来吧，我把你介绍给我妹妹，”见她没动，他又说：“你不再害怕我了吗？”

她生气了，因为他也没动。“不，你要我跟你走，你得带路。”

他笑了，她跟在后面听到他说：“这次你赢了，但我不能保证以后都服从你的意愿。”

第十六章

“是她，米特？你以为我没听说过她的事情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她是你从街头弄来的女人？你就把她给我作女佣？”

季米特里介绍后，安娜斯塔西亚就是这样招呼她的。这女人只瞥了她一眼，然后就开始埋怨哥哥，似乎受了什么莫大侮辱。

凯瑟琳才是真正受到侮辱的人，但她很快恢复镇定。她走到季米特里面前，这样安娜斯塔西亚不能再无视她的存在。她笑了。

“我亲爱的女孩，如果我不是一个淑女，脾气也不好，我一定会给你一个耳光。但是很明显你对我有些误会，所以我原谅你。但你要清楚，我不是什么妓女，我也没有卖给你。我同意你的哥哥帮助你是因为你好象无法自理。我能理解，如果我的佣人不在船上，我的头发无法梳理，没有别人的帮助，穿衣也很麻烦。你看我了解你的困境，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

凯瑟琳还要继续讽刺下去，她看到安娜斯塔西亚吃惊的眼神差点笑出来。她已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有没有用只能听天由命了。

季米特里在她身后，凑过来轻声说，“生气了，凯特？我什么时候遇到你说的女人？”

她马上让开，然后回头一笑说：“亚历山德罗夫，我不相信你妹妹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无可救药，她的手很……”

“别急。”安娜斯塔西亚打断了他们的话，她担心自己太过份，会失去一个称职的女佣。“我原以为我得训练你，就像训练米特的仆人一样，既然你

是个淑女，那也没这个必要了。我接受你的帮助。米特谢谢你想到我。”

安娜斯塔西亚说了这么多话，自己也觉得恼火。她还在生她哥哥的气，把她带回家，找个丈夫。现在感谢他根本不是她的真心。这个英国女人，安娜斯塔西亚的血在沸腾。

毫无疑问，一定是季米特里玩腻了，把她让给她。有可能她比季米特里的其它仆人更称职，但安娜斯塔西亚不会忘记这个农民对她的侮辱。

“那么你们互相熟悉一下。”季米特里说。

安娜斯塔西亚勉强一笑，凯瑟琳的嘴还是闭得紧紧的。季米特里知道他妹妹不好相处，凯瑟琳的脾气他也领教过，或许他真不该让她俩呆在一起，如果不行，凯瑟琳还有第二个选择。

季米特里离开时看了她一眼，凯瑟琳马上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希望她失败，这个流氓。她不会，她一定会好好做。

安娜斯塔西亚报出了一长串要做的事，凯瑟琳听了不禁侠心大减。她要服侍她洗澡、上厕所、穿衣、吃饭。这女孩要占用她醒着的每一分钟，更甚的是还让凯瑟琳坐着当模特。她自认为是个有天赋的画家，在船上只能用画画来打发时间。

“我把它叫‘雏菊’。”安娜斯塔西亚说。

“你把我跟雏菊联系起来？”

安娜斯塔西亚很高兴这样的开端，她可以趁机贬贬这个小东西。“你当然不是玫瑰，只是一朵棕色的雏菊，那头发。不过你的眼睛很美。”她承认。

凯瑟琳确实有双漂亮的眼睛，她的脸不属于那种传统的美，但很有趣。安娜斯塔西亚越看她，就越兴奋，要把她画下来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你有黄衣服吗？”她问“你知道，为了达到雏菊的效果必须有黄衣服。”

“没有，公主，你得发挥想象”

“不，我一定要看到，当然，你可以穿我的衣服。”

她很认真，但凯瑟琳生硬地拒绝了。

“但你必须穿，你同意我画你。”

“我没有同意，公主。你太想当然了。”

“求你了。”

俩人听到这个字都吃了一惊。安娜斯塔西亚别转头不想凯瑟琳看到自己脸红，她倒并不是吃惊于求这个女人，而是这幅画突然变得如此重要。她觉得这幅画是最富有挑战性的，不像她以前画的水果或长满野花的草坪，也不像她画的朋友们的肖像，都近乎相同。这次是别出新裁，她必须画。

凯瑟琳看到她脸红，觉得非常好笑。事实上她现在拒绝的事情，即使去做她也并不介意。为什么？是因为公主被宠坏了，说出她不愿听的话？还是她是季米特里的妹妹，拒绝她就像在拒绝季米特里，是一件开心的事？

“很好，公主，我每天为你作几小时模特。”凯瑟琳终于同意了，“但我需要有自由的时间。”

其它事情她以后再慢慢对付，现在跟安娜斯塔西亚争吵是毫无意义。

第十七章

那天下午，轮船终于遇上了几星期来的第一次风暴。这次风暴虽然不很剧烈，但对船上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次灾难，特别是安娜斯塔西亚。她虽然喜爱海上旅行，但却不是在这种时候。船摇晃加剧，她只能卧床不起。

凯瑟琳离开公主的房间，决定洗净几件衣服，包括她穿着用来画画的那件金黄色衣服，下午其余时间都属于她自己的了。但是她对洗衣毫无经验，安娜斯塔西亚却坚持说季米特里的仆人都习惯侍候男人，要是让他们来洗，肯定会把衣服弄坏的。

“我会的。”

“我的小姐？”

凯瑟琳站住了，听到有人居然这样叫她。是玛露莎吗？玛露莎正笑着招呼凯瑟琳过来。凯瑟琳急忙过去，季米特里的房间就在附近，她可不想碰到他。

“你叫我什么？”凯瑟琳还没进屋就问道。

玛露莎也不顾她的严厉，说：“我们都知道你是谁。这里只有王子和我的丈夫不相信你。”

凯瑟琳觉得欣慰，这里有人相信她，但只要季米特里不相信，还是于事无补。“他为什么不相信我，玛露莎。衣服和环境并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身份。”

“俄国人很固执，他们坚持第一印象。对伏来德米来说，他更有理由不相信。因为在俄国，绑架一位贵族小姐就是死罪，所以他不敢承认。”

“但我们不在俄国，我是英国人。”

“但我们不能因为暂时不在俄国而忽视法律。关于王子——”玛露莎耸耸肩。“谁知道他为什么不接受这个明显的事实。或许他不想去考虑，因为他不愿这一切是真的。”

也有可能你的脾气混淆了他的判断。”

“或者说他忙着计划如何引诱我，没时间想其它事情？”

不满的口气使玛露莎吃惊，但她马上禁不住大笑。她现在知道不能以其它女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英国女人，但她实在是不可思议，季米特里会遇上一个不为他动心的女人，即使是塔塔娜公主也疯狂地爱上季米特里，她的仆人说她决定假装对季米特里冷漠，这样季米特里得到她后会更加珍惜她。

玛露莎看凯瑟琳不懂她的幽默，认真地说：“对不起，小姐，你对王子真的一点感觉也没有吗？”

“恰恰相反，我很讨厌他。”凯瑟琳毫不犹豫地回答。

“你真的是这样以为还是因为生气才促使你——。”

“你不相信我的人格吗？”

“不，不，我只是想……没关系。但你那样想太糟了，你知道他深深地被你吸引住了。”

“如果你指的是他想方设法想诱我上床，玛露莎，我可以告诉你我没那么傻。男人会渴求同一个他并不尊重，甚至并不喜欢的女人上床，否则就不会有‘妓女’这个词了。”

“不是这样的。”玛露莎急忙说：“你的结论错了。王子和他同年龄的男人一样也渴望女人，但许多与他有关系的女人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但对你就不同了。你以为他路上捡个陌生人回来陪他睡觉正常吗？他以前从未做过这种事。他喜欢你，否则他不会现在还要你。难道你没注意到你同意了她的”

要求后的变化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在这里的原因，我代表船上所有的人向你道谢。”

凯瑟琳也听得到变化，人们不再窃窃私语，甲板上叫喊声、大笑声，即使在狂风暴雨中也听得见。她不否认因为自己使一切恢复正常而感到高兴。她也不否认听到玛露莎说王子喜欢她时有点激动。至于牺牲，只要季米特里不在，安娜斯塔西亚不那么难处。

这些人也知道她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不再是处女而改变。

“我不知道在俄国是怎么样的？但在英国，除了结婚否则没人会向贵族小姐求爱。

你的王子每次……侮辱我。”

玛露莎被逗乐了，“没有人要求你做他的情妇吗？”

“当然没有！”

“越多的人对你提出这个要求，你就越不会感到受侮辱。”

“这有可能，玛露莎。”

玛露莎重重地叹了口气，凯瑟琳知道她不会轻易放弃，但这次她却止步了。

“这些是王子送给你的吗？”她指了指搭在凯瑟琳手臂上的衣服。

“我去洗洗。”

看到凯瑟琳脸上流露的厌恶之情，玛露莎笑了。“你用不着担心这种事情，小姐。

我把它交给季米特里的贴身男仆马克西姆，让他洗完后送到这里。安娜斯塔西亚不会知道的。”

“我想他的事情也够多的了。”

“没关系，他还会照管你的衣服。过去的四天里他服侍王子，所以他是对你最感激的，因为你给了他和平。他乐意尽力帮助你。”

凯瑟琳矜持地犹豫了几秒钟才把衣服递过去，“那件黄色的要根据我的尺寸裁剪。”

“哦？”

“公主想画穿着这件衣服的我。”

玛露莎很吃惊。安娜斯塔西亚似乎对这个世界不满，她把气出在每个人头上。玛露莎猜想她对那个英国小姐会特别苛刻，两人一定会有场战争。

“她一定开始对付你了。”玛露莎说着，还在笑。“她画画确实很好。她对画画的热爱仅次于男人。”

“我明白。”

玛露莎大笑：“她告诉你她的情人们？”

“没有，只告诉我那个使她被赶出英国的男人和种种的不公平。”

“她很年轻。对她来说，任何她反对的事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她哥哥，她的一生我行我素，突然受到约束，她当然不愿意。”

“应及早阻止这种事情。在英国从未听说过男女乱来的事。”

玛露莎耸耸肩，“俄国人看这件事就不同了，我们的女沙皇在大庭广众炫耀自己的情人，她的孙子亚历山大也是。现在的尼古拉斯沙皇从小也在宫中长大。也难怪我们的女人没有你们英国女人纯洁。”

凯瑟琳不住提醒自己俄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有特殊的文化，她没权力定论。但她觉得现在自己像婴儿一样被扔进巴比伦河，十分迷惘。

凯瑟琳听着安娜斯塔西亚抱怨外婆在那种小事上不站在自己一边，还派人叫季米特里把她领回家，她震惊地说不出一个字。原来安娜斯塔西亚就是去年人人都在议论的那个俄国公主。她也听说了这个故事。只是季米特里提到阿尔巴马拉伯爵时，她没能联系起来。

伯爵是他们的舅舅，他们也算半个英国人。凯瑟琳知道这件事该高兴一些，她没有。

血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

第十八章

“凯特？”

凯瑟琳的心一阵紧缩。她早该知道。该死的他让门开着。

凯瑟琳的脸色马上恢复平静。他坐在书桌后，面前一叠纸，肘边一杯伏特加。他脱了衣服，白色衬衫领口敞开。书桌上点了一盏灯，灯光映照出那张轻松的脸，金色的头发似乎变成白色。她转过头去。

凯瑟琳的语调很不耐烦，很明显她示意不想被打扰。“我到甲板上去。”

“在雨中？”

“小雨对人不会有什么妨碍。”

“在陆地上或许可以，但甲板上很滑。”

她很快瞥了他一眼，“亚历山德罗夫，要么你保证给我自由，要么还是把我锁在屋子里。你选择哪一样？”

两手叉腰，下巴上翘，她似乎又准备开始一场战争，或许希望有这么一场战争。季米特里笑了，他不想强迫她。

“不管怎样，你可以上去。等你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关于什么？”

“等你回来，凯特。”

“等你回来，凯特。”她咬牙切齿地模仿。“你没必要事先知道。不，那样你就能有所准备。现在不能了，你只有担心。他到底要干什么？”

雨点打在她的脸上，使她暂时忘却了季米特里的傲慢。凯瑟琳走到桅杆旁，抓着它，眺望着波涛翻滚的大海和乌云密布的天空，这才是自然界最美的景象。她几乎错过，即使现在她还看得到太阳从远处的乌云中闪出光芒，并且向海平面降落。暴风雨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享受着从前做梦也享受不到的一切：随风摇摆，浑身湿透也无所谓，不必担心帽子或衣服会被弄坏，也不必担心有人认识她。虽然这只是十分孩子气的快乐，但非常刺激。她两手摆成杯形接着雨水，喝着，笑着。

她的兴致还很高，但夜晚的凉风使她不得不下了甲板，她经过季米特里房间时门开着，她已经让他足足等了两小时。如果他为此而恼怒，她就占了优势。

“你还想跟我说话吗，亚历山德罗夫？”凯瑟琳开心地问。

季米特里还坐在桌子边，听到凯瑟琳的声音，他抬起头背靠椅子看着她。她全身湿透，头发也湿了，几缕落下来粘在眉毛和脸上，她的衣服透明，

紧紧地贴在身上。

他的神情并没流露半点生气，但凯瑟琳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你称呼我一定要这样正式吗？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叫我米特。”

“很好。”

她听到他的叹气声：“进来，凯特。”

“不，我认为我不可以。”她继续带着那副恼人的冷漠。“我不想弄湿你的地板。”

她打了个喷嚏，破坏了力图想达到的效果。如果她与季米特里有眼神的交流，她会看到他眼中的幽默，“一点小事无妨大碍，快点换衣服，凯特。”

“你告诉我——”

“先去换，凯特。”

她不说话了，有什么用？他又一次激怒了她，她狠狠地关上门。等她回来可以“ ”地撞开门，她觉得过瘾，该死的，他为什么老是让门开着？

那样他就能阻止你，凯瑟琳，如果你不能上甲板，不能去餐厅，那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你别傻了，凯瑟琳。你知道你对他并不重要。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或许根本想不到你。他的门也不会一直开着，即使那样，他也不会每次阻止你。

虽然这听上去合情合理，凯瑟琳仍为自己被当作小孩一样对待而恼火。季米特里就是这样的，命令她去换衣服，似乎她自己没有思想一样。

凯瑟琳重重地关上自己的房门，迅速去解衣服的纽扣。但衣服紧紧贴在身上，非常困难。她真希望露西就在身边，哪怕是一分钟。

衣服纽扣解开了，上衣掉在地上，她狠狠地踢了一脚鞋子，衬裙、其余的内衣都扔在同一个地方。房间很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有从箱子里找出要换的新衣服，她用脚擦着地，摸索着抓住脸盆架上的毛巾。

“尊贵的王子殿下，你说话最好清楚一点，老是让人迷惑不解——”

“你总喜欢自言自语吗，凯特？”

凯瑟琳僵住了。她的眼睛闭起来，双手紧紧地抓住裹着身体的毛巾。她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渐渐靠近，上帝啊，帮帮我，给我穿上衣服吧！

“凯特？”

“你不能进来！”

“我已经在这里了。”

“那么在我——之前，请你离开。”

“你说得太多了，小东西。你甚至自言自语，你为什么总是这样防范我？你到底担心什么？”

“我不怕什么。做事情都有一定的规则，你贸然闯入别人的房间是不当行为。”

“那你会请我进来吗？”

“不。”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不敲门了吧。”

他在逗她，利用她的窘境。她不知所措。身上只披一条浴巾无疑已是不雅之举，她还怎么可能转身面对他呢？

“我要你离开，亚历山德罗夫。”她暗自为自己的平静而惊讶，“我一会儿过来——”

“我想呆在这里。”

他简短地说。如果他不愿意，她是不可能叫他离开的。她终于发火了，转过身。

“为什么？”

“愚蠢的问题，凯特。”

“该死的！为什么找我？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我刚刚被雨淋湿，看上去就像一个淹死的耗子，你怎么可能——你为什么？”

季米特里看到她说话困难的样子笑了出来。“你总是用‘怎样’、‘为什么’把话分开吗？你想知道真相，是吗？我坐在书桌边，脑子里浮现出你换下那些湿衣服的情景。

如此清晰，就像你在我面前一样。我闭起眼睛，似乎又看到你躺在那张绿缎子床单上。”

“住嘴。”

“但你想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要你。”

他的双手轻轻地搭在她肩上，凯瑟琳又头晕目眩，她无法作出回答。他的抚摸，温柔地从肩上慢慢滑到她纤细的头颈。

他的大拇指移到她的下巴，微微地抬起她的脸。他的唇轻轻拂过她的太阳穴，她的脸颊，“我控制不住了，凯特。我需要你，我现在就要你。”他充满激情地喃喃自语，他的嘴唇与她的接触。

凯瑟琳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但她无法拒绝他的吻。就像蜜糖、甜酒，如此香纯。

“凯瑟琳，你必须拒绝，想象是塞尔顿勋爵抱住你。”

她竭力这样去想，但身体的感觉告诉她这是另外一个人。她为什么必须拒绝？为什么？她已记不得什么原因，她也不想记起任何原因。

她那弱小的身体靠紧季米特里，他觉得血液在沸腾，身体上的感觉从未如此激烈，成功对他来说从未如此重要。

他没错。凯瑟琳对直接的身体接触非常敏感，但他没忘记那天早晨的事。他不敢有片刻喘息，也不敢给她片刻喘息的机会，否则她又会戴上冷漠的盾牌，这么好一次机会就丧失了。

但她在做什么？他无法循序渐进。他现在只想用自己强烈的欲望压倒她。她的小手在他的背上轻轻抚摸，然后抓住他的头发。她的舌头在他嘴中大胆地探索，她和他一样渴望，但他还是不想冒险。

他吻着她，睁开眼睛寻找她的床。他一进来的时候就应注意，但他却被凯瑟琳松松地里了一条毛巾在身上吸引住了。现在他向四周看看，没有发现床，只有那张他一眼看去就感到厌恶的吊床。

这犹如给他泼了盆冷水。没有床？不可思议。有地毯，很厚，不！他这次不能在地板上占有她，这次必须完善，这样他才有资本下次可以说服她。

凯瑟琳如此沉醉于季米特里的激情，他片刻的不满意就像闹铃一样，她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突然抽身后退，她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季米特里抱着她，慢慢地向门口走去，他的嘴唇丝毫不敢离开。

但太晚了，她又恢复了感觉。

她转过身，拼命想挣脱，“你准备把我带到哪儿？”

“去我的房间。”

“不，你不能让我这样离开这个屋子。”

“没人看见。”

她的声音还在颤抖。“放我下来，季米特里。”

他停住了，但没有放下她。他的双臂紧紧地抱住她，她知道他不会轻易放弃。

“你需要的时候我帮助过你。”他提醒道，“你不承认吗？”

“不，我承认。”

“那么你也该帮我。”

“不。”

他的身体僵住了，语气开始严厉。“凯特，公平就是公平。我现在需要你。不要再顾虑你荒唐的贞洁了。”

她生气了，“荒唐的贞洁？别把我跟你那些俄罗斯女人相比，她们根本没有贞操。

我是英国人，我‘荒唐的贞洁’是对的。现在把我放下来，马上！”

他真想扔下她，他真的恼火了。她怎么会如此自在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为什么还要跟她说话？

季米特里让凯瑟琳的脚滑落在地上，另一只手却仍旧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我开始认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什么，凯特。”

他的另一只手捏住凯瑟琳的下巴，凯瑟琳呻吟了一声，她不能再忍耐了，她刚从第一次的狂风暴雨中恢复过来。他错了，她知道她需要什么。

“你要强迫我吗，季米特里？”

他突然放下她，她向后退了几步。“绝不！”他愤愤的说

她侮辱了他，她也不想这样。她只是作最后的努力维护自己的尊严，因为她担心如果她向他屈服，他就会主宰她的身体和思想，那么凯瑟琳？圣约翰就不存在了。

他很沮丧，凯瑟琳把毛巾里紧身体时瞥了他一眼，他正用手掠过头发，似乎要把自己的头发一根根拉下来，然后他停住了，迷惑不解地看了看她。

“你真像是两个不同女人。你之前的激情哪儿去了？”

“他瞎了吗？难道他没有看出我的身体还在颤抖？该死的季米特里，别装绅士了，听听我的身体，不要听我的话。”

他当然听不到她内心的要求。他只是觉得又失去了一次机会，自己的欲望没有满足。

季米特里恨恨地看了她最后一眼，重重地甩上门走了，一到门外，他马上后悔了。

他想起凯瑟琳脸上的震惊，像她这样狂烈地接吻的女人绝不可能是假装正经，她需要他。

这次他因为蔑视地毯而失去了机会，他以前也在不当的地方做爱。有一次他在维西里的剧院包厢里，在歇息中做爱。他真希望维西里现在就在这里，他能解决任何问题。

引诱失改了，每一步直接的方法都没有成功。他该改变策略，或许他该像她一样冷漠。女人总喜欢说“不”，但她们不愿被忽视。但这需要耐心，他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个。

他重重地叹了口气离开了。至少她叫他季米特里，这也算是个小小的补偿吧。

第二天清晨，一张床送到凯瑟琳房里。

第十九章

“我们到达圣彼得堡后你有什么打算，凯瑟琳？”

凯瑟琳严肃地看了看她，这女孩还是专注于画板，没有抬头。凯瑟琳注意到佐拉在角落里停下手中的缝纫活等她回答，这个中年女佣还没完全从晕船中恢复过来，但她有时觉得好一些了，就继续做她的事。

难道安娜斯塔西亚真的不知道凯瑟琳是个囚犯？佐拉知道，所有的佣人都知道。但如果季米特里不想让他妹妹知道，没有人敢违抗他的意愿，哪怕是安娜斯塔西亚的贴身女仆。

“我还没想好，或许你可以去问你哥哥。”凯瑟琳说谎。

逃避的回答终于打断了安娜斯塔西亚的专心，她皱皱眉。“你动了，头往边上移一点，下巴抬起——对。”她把凯瑟琳和画中人比较了一下，放松了。“问米特？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她暂时忘了画画，“你不是希望……我的意思是，当然你知道……哦，天哪。”

“知道什么，公主殿下？”

安娜斯塔西亚非常尴尬，马上装作专心画画。她不想喜欢凯瑟琳，只是想把她当作一个绝好的出气筒，但最终却非如此。她起初只想把她画成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民，粗糙，普通，充满乡土气的女人，最终也没有那样。她已经画了三次，最终还是放弃。现在她画下了她看到的凯瑟琳。

事实上安娜斯塔西亚确实喜欢凯瑟琳，她的坦率，她的镇静，和俄罗斯人如此不同，还有她那恬静的自尊、幽默。她甚至喜欢她的倔强，非常像自己。安娜斯塔西亚一开始给凯瑟琳安排了很多任务，但当凯瑟琳拒绝后并不争吵或者妥协后，她不由地对她心生敬意，她不再去想凯瑟琳自称贵族小姐是虚假的。她开始把她当作一个朋友。

现在她突然同情起这个英国女人。她通常不会同情那些怨天尤人的女人。她不能理解被抛弃的痛苦，因为她从未被抛弃或哪个男人会对她没有兴趣。她就像她哥哥一样，随心所欲地更换目标。

兄妹俩唯一的区别是，季米特里爱女人，但没有特别的一个，他喜爱所有对他有吸引力的女人。安娜斯塔西亚就不同了，她必须感觉自己爱上某人，事实上她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但只是不会持久。

安娜斯塔西亚没有想到像凯瑟琳那样实际的女人会如此痴心。她为什么还以为到达俄国后季米特里还会关心她的一切？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把她带上船是个错误。他对她已没有兴趣，所以才会把她让给安娜斯塔西亚。凯瑟琳难道没有意识到吗？

“意识到什么，公主？”

安娜斯塔西亚听到她问同样的问题脸红了，她看凯瑟琳已注意到她的窘迫，说：“没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不，你知道。”凯瑟琳不放过她，“我们在谈你的哥哥。”

“是的。”坚持是在凯瑟琳身上安娜斯塔西亚注意到并敬慕的另一个特

征。“我觉得你与其它女人不同，她们对季米特里一见钟情。你没有因为他的忽视而难过痛苦，我只是想到你可能不知道他——，他——”她很尴尬，如果凯瑟琳知道她在为她难过，一定会更加难堪。“你当然知道我在想什么。”

“知道什么？”

“米特对女人投入不会持久，他不会特别爱上哪一个女人。你知道，他从来没有。”

很少有人能让他感兴趣两周以上。他的情妇例外，那也是为了方便，他并不爱她们。等等……塔塔娜公主又是一个例外，他打算娶她，虽然她并不重要。”

“公主？”

“不，不，你没必要说。我知道你很理智，一定会摆脱对米特的依恋。你要是知道有多少女人为他神魂颠倒，一定会大吃一惊。他喜欢女人。只要他感兴趣，他一定会全心投入。他也从未作任何承诺，所以没有人说他欺骗她们。”

凯瑟琳几乎没有听过去她后半段话，她的耳边一直回响着“结婚”这个词。她的胃开始难受，似乎晕船。季米特里要结婚时她来说并没什么，她曾以为安娜斯塔西亚是他妻子，那么他有未婚妻又算得了什么？

安娜斯塔西亚已提出这一话题，她坐在那里等凯瑟琳的回答。她想听凯瑟琳说说她对季米特里的感觉。如果向她解释只会浪费时间，因为她是他的妹妹，她一定不会相信凯瑟琳的话。

“你是对的，公主。”凯瑟琳尽力冷漠地说：“我很理智，在这种事上不会被你哥哥或其它男人控制。事实上，我很高兴得知他已忘了我在这里。”

安娜斯塔西亚不相信，她的语调冷漠，但话语却非常明确。安娜斯塔西亚认为凯瑟琳确实爱上了季米特里。但她现在已得知这种感情是多么无望时，她或许会忘了他。安娜斯塔西亚认为她帮助了凯瑟琳，心里好受了很多。

还好季米特里没有在这个时候进来。十五分钟以后他进来了，凯瑟琳已平息了怒气，思想经过激烈的斗争，也已平静下来。她对自己非常满意，安娜斯塔西亚透露的消息对她毫无影响。但几个星期没有见到他，突然见面对她来说确实影响不小。

凯瑟琳没有忘记他的魅力。她怀疑她的记忆，他还是神话中的王子，太英俊了。

他穿着黑灰色的衣服，他穿什么并不重要，他的头发似乎长了点。他瞥了她一眼，眼神中充满好奇，或许不是。

凯瑟琳说的是事实。自从那天他意外地出现在她的房间起，他就停止了追逐。她当然很高兴，旅行变得平静些，但却不令人激动。真的，凯瑟琳，你怀疑与他的心理战争。

你这一生从未得到如此高的荣誉——他对你感兴趣，你也怀念其它的事。

她心里叹了口气，现在感觉怎样都不重要了。她还是她。凯瑟琳？圣约翰女士是不能找情人的。哪怕是像季米特里一样的情人。

“这是什么？”

他的语调充满好奇。他怎么知道安娜斯塔西亚在画她？安娜公主很少离开自己的房间，他也很少过来。安娜公主不是轻易和好的人，她还在生她

哥哥的气。事实上，她有意在避开他，就像他逃避凯瑟琳一样。

“米特，这看上去像什么？”

这不是问题，安娜斯塔西亚在向她的哥哥表示她的生气。她不喜欢被人打断，尤其是他。

季米特里不去理会她的讥讽，转身面对凯瑟琳，掩饰不住他的惊讶。

“你同意她画？”

“是的，亚历山德罗夫，你觉得像什么？”

凯瑟琳也禁不住同样地反驳。季米特里笑了，她不想逗他。

“你想干什么，米特？”安娜斯塔西亚瞪了他一眼问。

他不想干什么。不，他想。但他不能对他妹妹说，更不能对凯瑟琳说。他昨天决定要看看新策略行不行得通。这种等待的游戏把他的耐心推到极点，他每次想找凯瑟琳都忍住了。今晨他还得等，因为她同安娜斯塔西亚在一起。而他最不愿意见到她俩在一起。

他以为对凯瑟琳的依恋会因为一段时间没见到她而逐渐减弱。可是今天一见到她，他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如果他在俄国，有其它女人陪他，或许会这样，不，他自己也怀疑是否有用。她对他来说还是最性感，最激荡人心的女人。只要跟她在同个房间，他就会心猿意马。他需要得到她，不断地同她做爱。他对其他女人很快就厌了，而对她却不会。

他从未想过有一天他会希望自己能厌倦，他曾常为自己与女人不能建立持久的关系而感慨。他认识的女人只能是认识的人。事实上，只有一个女人他称之为朋友，那就是娜塔里亚，不过那也是在他们不再同居后。他现在宁愿厌倦也不愿这种依赖一直主宰着他的思想，使他沮丧。

季米特里没有回答安娜斯塔西亚的问题，也不打算回答。他笑着慢慢走近她，装作看她的画，其实是找个借口看凯瑟琳，这样就不会太明显。他是这样计划的，但正如任何对待凯瑟琳的计划一样，这次又失败了。他无法让自己的视线离开画像。

他知道妹妹擅长画画，但却没料到会这么好。他不是为此感到惊讶。只是画中的女人与他渴望的似像非像。虽然她们很相像，但这绝不是他每次闭上眼睛看到的女人。画中的女人很高贵、庄严、典雅，活脱脱一个贵族小姐。

在闪着金光的衣裙里，她的头发扎紧，甩过肩头，头戴王冠，她简直是中世纪的皇后，高傲不屈——是的，安娜斯塔西亚抓住了那种人们不能轻易辨认的美丽。

天哪，他在想什么？她就是个演员！这就是一场戏，姿势。装扮。

他摸摸安娜斯塔西亚的肩说：“她看过了吗？”

“没有。”

“她不让我看。”凯瑟琳听到这个问题插进来说。“她就像保护皇冠珠宝一样保护它，真有那么可怕吗？”

“不，一点也不。”他看到安娜斯塔西亚听到这个问题僵住了。“凯瑟琳，你出去一会儿好吗？我想和我妹妹说句话。”

“当然可以。”

凯瑟琳对他表现出的冷漠很是吃惊。她到底在等待什么？他的漠然说明了一切，安娜斯塔西亚说得没错。凯瑟琳在无意识地期待，期待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现在她的心中充满沮丧，她觉得自己想哭。

房间里，安娜斯塔西亚转身面对哥哥。他还盯着画像在看。“怎么样？”她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

“你为什么不让她看？”

安娜斯塔西亚被这个意外的问题问住了，“为什么？”她思索了很久，“为什么，因为如果她看到画中没有立即成像肯定会拒绝再为我坐上很久，”她耸耸肩，“或许对凯瑟琳没这个必要。她很懂画画，知道不能评判一幅未完的画像。她很耐心，从不介意坐上几个小时。你看，我已经画了很多，快完成了。”

季米特里还在盯着这幅画看，他在想凯瑟琳如此耐心地坐上几个小时在想什么。她想过他吗？她还记得他们那一夜的欢乐吗？他最后的计策有效吗？他说不出。

“我要这幅肖像。”他突然说。

“你说什么？”

他不耐烦地看看她。“别让我重复我的话，娜斯塔亚。”

“不，你别想得到它。”

她拿起画笔，在黄色颜色中狠狠一戳。季米特里立即抓住她的手，把它高高举起，不让她毁了这幅画。

“你要多少才肯卖？”他要求。

“你不能买，米特。”她以拒绝他为乐。“这画不卖，而且我打算送给凯瑟琳，这次乏味的旅行有她作伴，我很高兴。”

“那么你要什么？”

“什么都不。”她停顿了一下。他很认真。如果他真的那么需要这幅画，或许她可以向他提出要求作为交换，“你为什么需要这幅画？”

“这是你画得最好的一幅。”他简短回答。

她皱起眉。“凯瑟琳在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觉得。‘有那么可怕吗？’‘不，一点也不，’”她模仿他的语调。

“你开个价，娜斯塔亚。”

“我要回英国。”

“现在不行。”

“那么我自己选择丈夫。”

“你太小，不能作这个决定。但是你可以拒绝我的选择，如果你的理由是合理的，米沙在世时不会允许你这样的。”

的确如此，他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从不关心她，或许会帮她找一个战友，草草了事。

季米特里给予她的权利可比米沙大多了。

“如果你所谓合理的标准与我不同呢？”

“比如——？”

“年老的、丑陋的。”

季米特里笑了，这是这么长一段时间来他第一次对安娜斯塔西亚友好。“都是正当的反对理由。”

“你保证，米特？”

“我保证帮你找个你能接受的丈夫。”

安娜斯塔西亚也笑了，既是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又是喜悦。“这幅画是你的了。”

“很好，但她不能看。娜斯塔亚，现在不行，完成后也不行。”

“但她期待——”

“告诉她画打翻了，颜料都毁了。”

“为什么？”

“你画的不是真实的她，而是她希望我们相信的那个她。我不希望她知道她表演多么杰出。”

“表演？”

“她不是贵族小姐，娜斯塔亚。”

“胡说，”安娜斯塔西亚笑着反驳，“我和她一直呆在一起，米特。你难道认为我还区分不出一个淑女和一个农妇吗？她父亲是英国伯爵，她受过高等教育。”

“尼科莱和康斯坦丁也受过高等教育。”

“你认为她也像她们一样是个私生子？”安娜斯塔西亚惊愕地说。

“所以她有学问，但没有社会地位。”

“那么，怎样？”安娜斯塔西亚开始为她的朋友和同父异母的哥哥辩护。“在俄国，私生子是被人接受的。”

“只有在他们被承认时。你和我一样清楚，一个私生子被扶养成王子，就有许多个长大成为奴仆。他们总是炫耀自己的出生，但却为贵族们所不耻。”

“但她说到家人，米特。她说和斯特福特伯爵一起住。”

“或许是她一厢情愿。”

“你为什么不喜欢她？”安娜斯塔西亚皱起眉头。

“我说了我不喜欢她吗？”

“但你不相信她。”

“是的。但她让我感兴趣。她能一直假装是贵族小姐。现在你能按照我的话去做吗？”

安娜斯塔西亚还是皱眉，但她点点头。

第二十章

船上又一片寂静。季米特里的仆人们偷偷地看她，好象她能为他近日来的坏情绪做些什么。她只是拒绝跟他共进晚餐，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邀请她的时候并没表示多大的兴趣，而她拒绝时他也无动于衷。这次他们不会归咎于她了。

凯瑟琳第二天清晨下了决心，一小时后她敲响了季米特里的门。马克西姆开了门，一看到是她，马上退了出去，他和季米特里一样吃惊。季米特里看到她进来，马上挺直身躯，拢了拢头发，然后背靠椅子。凯瑟琳没有注意这些，她在想是什么能让季米特里长时间地专注其中，如果她知道季米特里正批阅着荣伦德的工厂报告，她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就像她自己一样，他也擅于分析那些冗长乏味的报告。

她终于看了看他，他的眼神很美，但缺乏激情，她有点失望，她真希

望自己没有产生这个想法。

“我希望没有打扰你。”她转身看墙上的书。“我注意到……以前……我的意思是以前我在这里，你的藏书。”上帝，你怎么说话结结巴巴了？“我可以借一两本读读吗？”

“借？不行，这里的绝缘才能让书不受海洋空气的侵蚀。你可以在这儿随便翻读。”

她非常惊讶而且不自在，“这儿？”

“是的，我不介意你在这里，即使你不说话。除非你担心和我同处一室。”

她僵住了，“不，但是——”

“我不会碰你，凯特，你不用担心。”

他说得很认真。他只是提了个简单又合理的建议。她没有想到海风会侵蚀这些珍贵的书籍。

凯瑟琳点点头，走到书架前，她尽力想装作房间里只有她一人。片刻后，她挑选了一本书，然后坐在白缎子盖着的沙发上。这本书是由一位法国大使写的对俄国的评论，凯瑟琳喜欢这本书，因为她可以从中了解许多俄国人的风俗。她的法语和英语一样好，但这晚她却是什么都看不进去。

一小时过去了，凯瑟琳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和季米特里在同个房间，简直不可能集中注意力。她总是在猜想季米特里是否在看她，她紧张地不敢抬头。即使不看他，她也觉得他的存在支配着她，她觉得温暖、燥热，而实际上这个房间很冷。她的神经也特别敏感，房间里一丝轻微的响动都使她心动。

“不行了吧，凯特？”

他终于使她如释重负。她也没必要让他解释他说的话。难道他也同样不能集中思想吗？不，不可能。他或许觉察到她的不自在。

“不，很好，”她尴尬地回答。

她合上书，抬起头，她错了。他的声音虽然冷漠，但他的眼睛说明了一切。还是那双幽幽的深棕色的，充满激情、欲望，如此强烈。它们似乎穿透她的灵魂，期待着她的响应。

“你现在选择有限，”他平静地说，声调与眼神中的激情截然不同。“要么上床，要么拿着书离开。”

她禁不住瞟了一眼那张床。这个男人一次又一次地引诱她，她原以为不再有这种事了。她又错了。

“我想我最好离开。”

“随你便。”

这些话从季米特里的嘴里硬生生地出来。他努力控制自己安稳地坐着，而他身上每一束肌肉似乎都要跳起来阻止她离开。他为什么自找苦吃？没希望了，她不会改变，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凯瑟琳靠在关着的门上，心在撞击，脸颊绯红，她把书紧紧地抓在胸前。她觉得自己仿佛逃过了一次审判。季米特里威胁着她的信仰，她的原则，她的自尊。他能毁了她的意愿，那她还有什么？

她多想走向那张床，如果他能站起来，如果他能朝她这里走一步。她最后偷偷看了他一眼，他握紧拳头，绷紧肌肉，努力让自己不动。

她该记得和他单独在一起不安全，但她一直以为他已失去兴趣。

她走了，眉头上又平添了几丝忧虑。但几天来困扰她的伤感终于消失

了。

第二十一章

马车飞速行驶，窗外的一切模糊而过。凯瑟琳想？一辨别外面的风景，却发觉头晕目眩，她现在得把注意力集中在坐稳上。

安娜斯塔西亚看到她惊喘不已，大笑。“这只是正常速度，没必要惊慌。到了冬天，换上滑轮，就行驶得更快了。”

“你是说把马车变成雪橇？”

“是的，我们那儿一年里大部份时间冰雪覆盖。我知道在英国，雪橇只是为下雪作准备。我们也能这样做，但马车使用时间只有几个月，我们把它改装一下。很经济，你觉得是吗？”

凯瑟琳不得不笑了，她肯定安娜斯塔西亚从不关心经济节约，至少在个人方面。突然马车急剧转弯，她重重地撞在旁边的车厢上，幸运的是车厢边上垫了一层厚厚的金色天鹅绒，所以她没有受伤。她看到安娜斯塔西亚也撞在车厢上，笑了。俄国人从小就一直乘这样的马车，太开心了。她在想象小孩一定会吓得要死。

安娜斯塔西亚恢复了平静，说：“我们快到了。”

“哪儿？”

“米特没有告诉你吗？他打算让我跟我们的同父异母姐姐，凡发拉呆在一起。她除了躲避秋天潮湿的气候，很少离开城市。虽然圣彼得堡也很乏味，这里人人都去黑海避暑，我不在乎。我至少可以逃脱索尼娅阿姨的管束。”

“季米特里去哪儿？”

“去我们的家园，他赶时间。他甚至不停下来去看看凡发拉。但我肯定会把你安置好，或许安排你跟英国大使馆有关的人家住一起。我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凡发拉肯定不会介意。但米特说现在不方便，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还没跟他谈过。”

“哦，我不用担心。米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你要保证尽早来看我。”

“公主殿下，我觉得有些事你必须知道。”

“我们到了！看，那是我的侄女，她长这么大了！”

马车在一幢大房子前停下了，在英国这样的房子可称得上宫殿了。在凯瑟琳看来，圣彼得堡的建筑不是宫殿就是兵营。但她并不觉得奇怪，她知道一些俄国历史，特别是彼得大帝逼迫他的奴仆建造出这座城堡，而且还命令贵族们在这里筑起石楼，如有违背者就有可能被流放。

安娜斯塔西亚很快跳下马车，马上有许多车夫过来扶住她，怕她摔倒。凯瑟琳看着她上了台阶，两手分别搭在车夫的肘上。然后那个金发侄女扑在她的怀里，欢闹着。

回家！凯瑟琳的喉咙紧缩了一下。她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她该早点对安娜斯塔西亚说，她是唯一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凯瑟琳伸出头，但是马车开动了，她只能向远处的安娜斯塔西亚招招

手，已听不见“再见”声了。

然而就在此刻她第一次注意到季米特里的车队就跟在马车后。是送她去大使馆吗？她不这么认为。该死的，她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安娜斯塔西亚事情的真相。“因为你开始喜欢这个傻女孩，你不忍心告诉她事实是怕她受到伤害。现在该怎么办？走着瞧吧。他不可能把你与世隔绝，你总是找得到能帮你的人。”

那么为什么她还不高兴呢？她现在就像往日船到了一个港口上货时那样被锁起来。

她盼着黑夜来临，或许他们可以放她出来。但黑夜却迟迟未降临。她终于明白俄国就像北欧那些国家一样，夏季没有黑夜，圣彼得堡和丹麦、瑞典、挪威几乎都在同条纬线上。

马车不久在另一个宫殿前停了下来，这个宫殿比凡发拉的更气派。没有人为她开门，因此她想她不会留在这里。果然片刻后，宽阔的阶梯顶端大门开了，季米特里从里面出来，径直地走向马车。

凯瑟琳非常紧张，她无法对他表示友好。“我不喜欢被一个疯狂的车夫在城市里拖来拖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

“你告诉她后，她怎么说？”

她迷惑地看看他，“告诉谁？什么？”

“别假装了，凯特，”他叹了口气，“娜斯塔亚，你告诉她你的苦难经历，是吗？”

“哦，没有。”

他的眉毛上扬，“没有？为什么？”

“没有时间。”她生硬地回答。

“你们有几个星期——”

“哦，闭嘴，季米特里。我打算告诉她，你不要以为我不想。她该知道你有多么可耻。但是马车很快就到了你姐姐家门口，安娜斯塔西亚很激动，马上就下了车……你不敢笑吗？”

他禁不住笑了，他从没见过她像今天这个样子，可爱的绿眼睛中闪着光芒，他快要忘了她发怒时的可爱样。现在他可以放心了，如果安娜斯塔西亚知道真相，她可是要惹麻烦。他太大意，凯瑟琳在整次航行中没有对安娜斯塔西亚说，就不会再说出去了。直到他把两个女人安排在同一辆马车上，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但是凯瑟琳却没说。

故意？他真希望如此。

“你没有告诉她也好，凯特。”他舒适地坐在豪华椅上。

“是对你好。”她分辩。

“那样事实就很简单。”

“现在怎样？”

“你和我可以多在一起。”

下午他处理完事务，派仆人去通知索尼亚阿姨他的到来。再派人去找凡西里，当然还有塔塔娜。他还是不太想继续他向塔塔娜公主的求爱。现在他只想着凯瑟琳和他们即将共处的几个星期。

“你难道不能送我回家？”

凯瑟琳语气中的渴望使季米特里有点生气，他耸耸肩：“等我听到沙皇已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即然来了这里，你一定想看看俄国。离这儿约二百五

十英里的诺威？多米克，你一定会喜欢的。”

“季米特里，这路程实际上有整个英国那么长，你带我去西伯利亚吗？”

他对她的无知感到有趣，“亲爱的，西伯利亚要跨过乌拉尔山脉，而乌拉尔山离这里有一千多英里，你难道对我们国家的大小一点概念也没有吗？”

“当然没有。”她含糊地说。

“你可以把一百个英国放在一起，才有俄国这么大。诺威？多米克根本不算远，再说现在白天那么长。”

“我必须去吗？你可不可以把我留在这里？”

“当然，如果你愿意几个月一直呆在屋子里。这里没有英国人。你有充份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说过你对数字很熟悉，或许你可以帮我管管帐。”

“你信任我帮你管帐？”

“为什么不？”

“哦，不——季米特里，你真的以为这件事就可以不了了之了吗？你认为我是个懦弱的人，不会让你补偿吗？你不能理解你对我、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你从不在乎。你这样把我带出来，毁了我的名誉。我到时不得不花钱买个丈夫，因为我不愿欺骗别人我缺少了什么。我妹妹的生活也被你毁了，我乔装打扮就是为阻止她与人私奔。我的哥哥还无力承担家庭的重任，还有我的父亲——”

季米特里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身体向前倾，把凯瑟琳拉了过来，“是的，我对你做了错事，我承认。但你的处境也并不像你说的那么惨。我会给你买个女佣，她保证会说每时每刻追随在你的身边，至死不泄漏这个秘密。至于你失去的贞洁，如果你坚持要个丈夫，我给你一笔财富帮你买一个，当然你也可以独自生活，如果你妹妹嫁了那个你反对的家伙，我可以让她成为寡妇。至于你哥哥……他多大了？”

“二十三，”凯瑟琳惊愕地无法多想。

“二十三，你居然担心他无法跳起重担？给他一次机会吧，凯特，关于你的父亲，我不想谈论。如果他想你，你回去后他会更喜欢你。现在让我告诉你我为你做了些什么。”

“不。”

“啊，但我坚持。”看到她企图离开新座位，他笑了。“我强迫你旅游；我让你冒险，让你结识新朋友；带你参观新的地方，使你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玛露茨说你在她的帮助下掌握了俄语。”他的声音突然深沉，“我让你体验新的感受，我让你充满激情。”

“够了！”她用力推开他的胸脯，不让他再靠近她。“你以为你胸有成竹，你错了。”

首先，我不辞而别，女佣也毫无意义。其次，我不会接受你的钱，这个我已反复说过。

我的父亲很富有，我完全可以凭我的嫁妆生活一辈子。如果你要施舍别人，请把钱给塞默尔勋爵，他需要钱。不管他给我妹妹带来多大痛苦，我也不希望你杀了他。”

她还想说，季米特里以吻封住了她的嘴。这并不是热烈的亲吻，而是想阻止她再说下去。可几秒钟后，他的吻就像镇定剂，凯瑟琳变得软弱无力，

他听到她在呻吟。

“天哪！”他睁开眼睛盯着她。“我们不需要床。凯特，你说我们不需要床。”

他的手指在她的裙下摸索着，她马上放下手阻止他的举动，

“不。”

“凯特。”

“不，季米特里！”

他向后靠，闭上眼睛，“这就是我该得到的。”

凯瑟琳没有说话。她十分慌张，季米特里放开她时，她几乎不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我本想和你同乘马车，但这个主意似乎不好。”他继续说。“一英里内我一定会对你有所行动。”

“你不会。”

他皱了皱眉“不，但你会把别人的建议当作进攻，是吗，小东西？因为我无法约束自己的双手，所以我最好离开。”他等了一会儿，希望她能反驳他，但她没有。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好吧，但你得当心。我也不会一直这么容易驾驭，你最好祈祷，那时你已在返回伦敦的路上。”

第二十二章

凯瑟琳很高兴，季米特里没有跟她去诺威？多米克，伏来德米和玛露莎和她一起去。

如果季米特里在场，她会顾不上别的。但跟玛露莎在一起，她可以彻底放松。尽管伏来德米保持沉默，玛露莎和她都不在乎。玛露莎消息灵通，热情周到，一路上谈笑风生。

凯瑟琳更加了解这里的人们，土地，各村之间的情况，当然也包括季米特里。有些事情她早已知道，只是要阻止玛露莎停止谈论的话题，却不是件容易的事。

俄国的乡村非常美，沐浴着夏日的光彩；野花，白桦树，金色的麦田，还有碧绿的松树。最美的应属这些村庄，还有蓝色或粉色的茅屋，清一色的红色走廊。凯瑟琳觉得奇怪，事后才知道这些统一的村庄原来都是军营。马车驶到近处，凯瑟琳能看到身穿制服的孩子。

玛露莎对军营没有好感，她不断抨击。这是三十年前遵照亚历山大沙皇的命令开始实行，几个省区很快就在这些新军营里驻扎了三分之一的军队。过程很简单：一支军队进驻某个地区，自然而然那个地区的居民都成为士兵。老村庄被拆毁，建起统一的屋子。

贵族们用棍子训练奴隶，一切都变得军事化，甚至人们耕田，也得穿上军装，敲响锣鼓。

“那女人们呢？”凯瑟琳好奇地问。

“沙皇是想让士兵不打仗时能和家人在一起，因此妇女是军营中的重要部份。婚姻都由军队长官安排，他们不会忽略一个寡妇或老处女，但女人们也没有任何权利作出选择。她们必须嫁给上级命令的男人，结婚生子；如

果她们不经常生育，会受到罚款。”

“那孩子们？”

“六岁开始就注册军营儿童，开始训练。一切都按规则办事：养牛，洗地板，擦铜扣，甚至照看孩子。如果稍有疏忽，用棍杖处置。”

凯瑟琳半信半疑，“人们不反抗吗？”

“这些人都是奴隶，他们只是从平奴转到军奴。但是也有许多人反抗，逃跑，躲在森林里，曾经在某个军营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影响很大，军事法庭判决了许多死刑。

那些人不是被拉出去枪决，而是让他们受千人大军践踏十二次，一百五十多人死于其下。”

凯瑟琳看看伏来德米，想确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他却不理她们，他觉得女人们不该谈这个话题。但他的妻子喜欢闲谈，特别是有这么好的一位听众。他不想扫她的兴。

“亚历山大热爱军营，”玛露莎继续说：“尼古拉斯沙皇也热爱它们。但他比他的哥哥似乎更像个军人。他主张整齐、有序、规则，所以他在军营之中觉得自在。王子说沙皇在皇宫也睡军床，季米特里在皇家卫队时经常陪沙皇去巡视。”

凯瑟琳对季米特里所属的那支军队的精英一无所知，但玛露莎能改变这个事实，于是她们的话题就围绕着季米特里。凯瑟琳的兴趣提了起来，而伏来德米对她们选择这一话题也更加不满。他的妻子与其它仆人谈论王子是一回事，而与外人谈论他又是另外一回事，更何况是这个人。

玛露莎叙述完季米特里短暂的军队生活，继续骄傲地讲述他的祖先，俄国的奠基人，他们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九世纪定居在尼泊河从强盗手中夺过领导权。

“你指的是北欧海盗？”凯瑟琳终于联系上。季米特里有可能是北欧海盗的后代。

“当然，我该料到。身高，肤色——。”

“北欧海盗，是的，但在俄国像我们王子这么高的人不多。皇族的人有，沙皇有六英尺出头。”

接下来几天，他们在马车上互相作伴，玛露莎和凯瑟琳把能谈论的话题都讲了。凯瑟琳知道了季米特里家人：年长的哥哥，麦克黑尔已经去世了；他的两个姐姐，凡发拉是其中一个；关于所有的私生子，就像合法的孩子那样被抚养；他的索妮亚阿姨，据玛露莎说，是个女专制者。她们无话不谈，甚至亚历山德夫家族的财政状况。纺织厂、玻璃厂、铜矿，还有乌拉尔山大片的房产及二万多个奴隶，黑海岸有避暑地，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还有宫殿——这些只是家族财产的一部份。

季米特里有个人财产，是从他母亲那儿继承的，还有散布欧洲各地的生意，玛露莎就不是很清楚了。伏来德米虽然知道，却不肯透露一点消息。玛露莎详细地叙说了他的船只——总共有五艘。事实上，麦克黑尔去世后，季米特里呆在国外的时间比俄国多。

她们谈论起奴隶，凯瑟琳才发现杖责并不是唯一对付奴隶的办法，有些地主甚至用钉圈强迫奴隶服从。她开始明白为什么亚历山德罗夫的仆人宁愿被拥有，也不愿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挣些可怜的钱。

“你知道今年是什么年？”

玛露莎大笑，她无需解释凯瑟琳的无知，“沙皇想废除奴隶制。亚历山大想，尼古拉斯也想。他们看到我们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如此落后，怎么会不愿意。但总是有人提出理由，说他们不该，现在不是时候或这是不可能的——许多理由。”

“你是说他们屈服于那些地主们的压力不愿放弃奴隶吗？”

玛露莎耸耸肩，“贵族……这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害怕改变。”

“但季米特里就不同，”凯瑟琳沉思了一会儿，“他不是典型的俄国人，是吗？”

“是的，那是他妈妈的因素。他对他的童年影响很大。然后索尼亚阿姨搬过来住，他的俄国阿姨给他灌输些思想他的英国妈妈又教育他。这两个女人都憎恶对方，事情更糟。王子从小在俄国长大，但他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诲，特别是废除奴隶制度。现在俄国各地都在西方化，奴隶制度也不是俄国的风俗。以前确实有农民，但也是伊凡大帝彻底把他们限制在土地上，使他们失去自由。”

凯瑟琳一路上不停地想，只要没看到俄罗斯表面下的残酷。不公平，这还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之中，大多数人忍受统治在这个年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桩事。一个人拥有这么多，不，沙皇是最高统治者。如果有人能让成千上万的人们变成奴隶，当然也有人可以解放他们。

凯瑟琳想着想着就觉得头疼。如果这是她自己的国家而她对目前的状况无能为力，她一定会发疯的。但如果真是自己的国家，说不定她会有不同看法。还好她在这里不会呆很久。她不断问自己为什么要呆在这里，是为了他？

到第一个驿站，换了马匹，凯瑟琳又想起趁人不注意悄悄溜走。但季米特里已吩咐伏来德米看住她，尽量不让她在公众场合曝光。即使伏来德米不在，玛露莎或里达，或其它仆人也会看住她。

在季米特里熟人家里度过的几个晚上，逃跑的机会更少。凯瑟琳和其它女人一起，睡在很硬的地毯上。她完全可以睡在客房的舒适大床上，季米特里提出过邀请，但当她得知俄国仆人的悲惨生活后，而且季米特里把她也归入那个阶层，她发火了，变得十分倔强。如果她和其它佣人一样，为什么他要为她开例？她不愿接受。她要么得到应得的礼遇，要么就一直被当做仆人。她太高傲，知道他心里对她的想法，决不会接受他的慷慨。

与季米特里作对，凯瑟琳感觉很好，因为她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这个高大有力的王子不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他可以把她带到农村囚禁起来，但无法控制她的行动，她还是凯瑟琳？圣约翰女士，有自己的思想，不是那些不敢反对他的懦弱女子。

第二十三章

诺威？多米克和路上看到的乡村住宅相似，只是大了很多。凯瑟琳觉得奇怪，她原想按照季米特里的富有，住宅应是高楼大厦，可是亚历山德罗夫的住宅一点也不豪华。

半隐半现在树林里，两层楼的屋宇上似有羽翅展开，阳台用白色的大柱子支撑着，屋檐，窗户精雕细琢，凯瑟琳从未看到如此美丽的雕术。

走近房子，凯瑟琳看到两排树木的林荫大道一直通向种满苹果、梨、樱桃树的果园。

房屋旁边是个花园，后面是个菜园，被各种各样的建筑隔开，不到半英里就是村庄。

季米特里没有再向前移。最后几英里他骑着马一直在凯瑟琳马车边上。这是自圣？彼得堡后凯瑟琳见到他时间最长的一次。即使在驿站，他也竭力避开她。她也习惯了，但每次看到他，她总是感觉到那种无法抵制的激情。

他仍旧为了昨晚在朋友家里她执意跟仆人一起睡觉的事不高兴吗？是的，他生气时的样子一目了然！紧锁双眉，紧闭双唇，咬紧牙齿，眼神中闪烁着杀气，每次他不经意地往她这儿一瞥，似乎就要扭断她的脖子。

难怪他的仆人会怕他。凯瑟琳也认为自己该怕他，但她却禁不住感到有趣。季米特里发脾气的时候就像个小孩。她想起她的哥哥沃伦，不称心时发起脾气也像个小孩，她可以不去睬他，逐渐让他改掉这个习惯。但是不理季米特里却不那么容易。她可以装作不理他，但却时刻想着他。即使他不在身边，她也意识得到他的存在。

他们到家，凯瑟琳看到这么多人迎接主人回归，觉得很不自在。更糟的是，她的那辆马车正好停在房屋前，季米特里谁也不理，甚至站在平台上迎接他的阿姨，一把从马车里把凯瑟琳接了下来，拉上台阶，进了屋子。这就是她所得的——侮辱。

在宽敞的大厅里，季米特里把凯瑟琳一甩，面对他。“别说话，凯特。”她正要在这种古怪举动提出反抗就被他打断了。“一个字也不许说。我受够了你的倔强，你的反对，特别是你的抗议。这儿，我让你睡哪儿就睡哪儿，你不能自己选择地方，也不能跟仆人睡在一起。伏来德米！”季米特里朝他身后叫，“白屋，让她躲在那儿！”

凯瑟琳简直不敢相信。他转过身朝他阿姨走去。他居然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她，比小孩更糟！

“你为什么——”

“亲爱的，不是现在，”伏来德米在她耳边低声说：“他已经发火，现在你再顶撞他，他会更生气。”

“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脾气？”凯瑟琳咬着牙说：“他怎么能那样命令我。”

“他为什么不能？”

她开始反驳，但马上闭上嘴巴。季米特里当然能对她发号施令，只要自己在他的控制中，他高兴让她做什么就做什么。这里是乡村，周围都是他的人。无法忍受，凯瑟琳很失望，她该怎么办？

“不去理他，凯瑟琳。他的举动卑鄙无耻。耐心点，你的机会一定会到来，那时季米特里会已经后悔那天遇见你。”

季米特里后悔那天遇见凯瑟琳，没有一个女人让他如此痛苦，他甚至无法说她在其它方面作出补偿。毫无疑问，她是有意这样，以激怒地、鄙视他为乐，她做得真好，不知好歹的婊子。他已厌倦了逗她，厌倦了自己的疯狂和对她的无法控制。他只要看看四周就知道他多么傻。

虽然他并不是存心，但确实有点过份。从玛露莎不满的脸上他得知他

低估了凯瑟琳在众人眼中的身份。他那时并不在乎，她的游戏该结束了。玛露莎和其它人对她太尊敬。

她们助长了她的谎言，她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一切。他逗她已无济于事，他也不会太逗她了。

看到阿姨脸上迷惑的神情，季米特里意识到刚才经过她身边没说一句话。他向索尼亚阿姨鞠了一躬，但索尼亚却不是个慎重的人。

“她是谁，米特？”

季米特里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凯瑟琳跟着伏来德米上了台阶；头抬得高高地，双肩后仰，把裙子高高提起，臀部轻微摆动。季米特里看她走路也装出一副淑女样，更为生气。

“她不重要，只是和我们一同回来的英国女人。”

“但是你把她安置在你的私人……”

“好了，”他直截打断她，“别操心了，索尼亚阿姨。我会帮她找些事做。”

索尼亚开始埋怨，她个子很高，快六英尺，身材瘦长。她不到一年就成了寡妇，但对丈夫的去世一点也不悲痛。她拒绝再婚，然后和另外一个男人胡乱搞在一起。她的生活充满失望，对男人的欲望无法容忍。她自己的弟弟娶了个英国女人，因为他没有其它方法能得到她。亚历山德罗夫的血统受到污秽。如果米沙没有去世或者他留下一个继承人，合法的继承人……

索尼亚对季米特里的伙伴作出定论，脸上滑过厌恶的神情。现在他居然把妓女带到家里来了。他不可能像他的哥哥、父亲那样谨慎，与心甘情愿的佣人搞在一起。他从英国带回来一个，他是怎么想的？但她没有问，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听不进任何批评。她也不希望仆人们看到不光彩的一面。

她等着季米特里对出来迎接他的仆人？一说话。真的很可笑，他对仆人竟如此尊重。

这要拜他母亲所赐，但他确实长大了，没有人可以改变他。或许塔塔娜可以影响他、索尼亚唯一对他满意的是他选择塔塔娜作新娘。但这次出远门，中断了他的求爱。他不能再浪费一点时间，更不能为了那个英国农妇。

索尼亚突然注意到她的侄女没有来。“娜斯塔亚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我让她跟凡发拉住一段时间。”事实上安娜斯塔西亚跟凯瑟琳太近，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样做明智吗，米特？圣彼得堡每年这个时候燕会不断。或许你那时匆匆离去说把女孩带回来时我误解了你？”

“你没错。但你不必再担心了，我们一旦在选择丈夫上达成一致她就同意嫁人。”

索尼亚蓝色的眼睛闪着惊奇的光芒，“你会给她选择？”

“她是我的妹妹。我希望看到她婚姻幸福。你没有选择，看看结果如何。”

索尼亚怔住了，“我们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你对她如此宠爱，她很幸运。但只有十分特别的男人才能容忍她的任性。也不知她从英国带回来什么想法，她本不该去那个地方，我知道我的感受。”

“是的，阿姨。”他叹了口气。

他很清楚，她极力反对唯一的兄弟娶一个外国女人作妻子。她从未原谅彼得，她在丈夫死后住回娘家，这两个女人的战争就爆发了。妒忌使她看不到安妮的优点。索尼亚觉得安妮做的事都是错的。安妮死后，这些感觉都

自然而然对准英国。季米特里肯定她与外婆仍旧保持联系的唯一理由是她乐于向她指出季米特里和安娜斯塔西亚的缺点，而这她都归咎于安妮。当然她不敢在安妮母亲面前直截了当地提出。

“不管娜斯塔亚在英国搞出多大丑事，至少不会跟到这里，”索尼娅走近大厅说，“她在这里可以找个好人家。说起婚姻，你看到塔塔安娜？伊凡诺娃了吗？”

单向思维，季米特里只是奇怪她为什么事先不问。

“我们刚到，索尼娅阿姨，我下了船直接来这里。不过我叫下人去打听她的行踪了。”

“你只要问我就行了。她现在在莫斯科，看望她结了婚的姐姐。你走后她一点也不难过，我听说格利高里勋爵在追求她，她似乎很喜欢他。”

季米特里耸耸肩，并不十分关心。他不喜欢格利高里，自从他们在高加索同一部队里，他就没有喜欢过他。他曾救过格利高里的命，为此自己还受了点小伤。他也几乎忘了那件事，只是格利高里根本不感激，相反还很反感他的帮助。事后他处处表现出比季米特里强。因为他并不感到惊奇，格利高里会追求可爱的塔塔娜。他也不担心，因为他肯定勋爵在这件事上只会是个傻瓜。

“我会派人通知她找回来了。”

“你难道不能亲自去吗，米特？”

“不显得太急？”

“她会很高兴的。”

“她会觉得很有趣，”季米特里反驳，他开始对索尼娅的轻率思维生气了。“我离开前天天陪着她都不能感动她，现在让她猜疑一下我是否还有兴趣也不会伤着她什么。”

“但——”

“住口！”他发火，“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能力赢得这位小姐的芳心，或许我就该停止。”

这是个简单的警告，索尼娅不是傻瓜。她闭紧嘴巴，转身离开房间。

季米特里走到酒屋，倒了一杯伏特加。索尼娅阿姨无需告诉他必须马上继续对塔塔娜的追求，他只是没有耐心，他现在脾气很坏，需要发泄一下自己的欲望。这里有很多女人能满足他的欲望，但是在海上呆了这么久，他谁也不要，只想凯瑟琳。该死的，总是她。

季米特里恼火地把酒杯扔到火炉里，大踏步走出房间。他看到凯瑟琳在白屋中，漫不经心地看着窗外。波里斯正巧把她的镜子拿进来，看到季米特里要跟她说话，马上离开了。

“我不会问你这屋子是否合你口味，你当然会说‘不’，然后——”

“然后你就发一通脾气，”凯瑟琳慢慢地转过身回答道，“季米特里，你知道你的脾气越来越令人讨厌了。”

“脾气！”

“又要来了？”她睁大眼睛，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他马上闭上嘴。她又有意激怒他，使他无法思想，记不得为什么来找她。但这次他没忘记，她的把戏可以两人一起玩。

“你怎么不说说自己的脾气。”

“我！我也有脾气？”

“不，当然没有。”他开玩笑说：“你只会大叫大喊，这样对你锻炼肺活量有好处。”

她不相信地盯着他，过了半晌才放声大笑——热烈、真诚的笑声，充满房间，季米特里被深深地感染了。他从未听她这样笑，他觉得自己忽略了她性格的另外一面——幽默或甚至调皮。如果他早些想到，她对他说过的话，许多令他恼火的事就可能只是温和的玩笑。

“上帝，”凯瑟琳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擦去眼角的泪水，“你太伟大了，季米特里。锻炼我的肺活量——我得记住这句话，我哥哥抱怨我是个暴君，确实有时我会对他发脾气。”

他不想打断这种心清，“对我也是。”

“是的。”

她笑着说，他非常开心。他为什么来？制定新的规则，滚蛋吗。他并不真正想改变她或她的伪装，看得出她很喜欢这样。如果他对她的一切不那么敏感，如果她只是逗他……

“我们肯定有办法改变。”他说着，随意地凑近了一点。

“改变？”

“是的，你没有耐心，我也没有耐心，我们脾气都很坏。人们说情人之间是没空争吵的。”

“我们又要回到那个话题吗？”

“我们从没远离这个话题。”

他渐渐走近，凯瑟琳有意识地往后退。“事实上，我听说情人之间的争吵最激烈。”

“有的或许是，但不经常这样。他们一旦吵架，总有最快乐的弥补办法。要我告诉你吗？”

“我能——”她退到墙边，屏住气说，“猜。”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补偿一下呢？”

她不得不用手拼命地推开他的身体。“集中思想，凯瑟琳。你得分散他的注意力。

想点其它东西。”

“季米特里，你为什么特别想见我？”

他笑了，抓住她的手。“现在就是理由，小东西，你别说话。”

她陶醉在他的微笑和热吻之中，但她不会被淹没。他的激情虽然被他们的谈话缓和了一些，但还是非常强烈，他的嘴唇和舌头温柔地探索着她口中每个角落，仍像以前那样醉人。他在分享，在奉献，凯瑟琳久久地接受着他的给予，直到他更表露，她能明显地感受到小腹上的那个凸起。

她挣脱他的身体，喘着气，慌张地说，“季米特里——”

“凯特，你要我。”他的声音嘶哑，似乎穿过她的身体。“你为什么拒绝？”

“因为——因为……不，我不要你，我不要。”

他的神情非常疑惑，心里默默地喊着这个骗子。她没有愚弄他，也没有愚弄自己。

为什么他不能明白她的立场呢？为什么以前他们曾经做爱过，她就一定会愿意呢？当然她要他——她怎么会不要？但是屈服于那种欲望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中有一个人必须理智，必须考虑后果。显而易见他不会或不在乎。

“季米特里，我怎么能让你明白？我喜欢你的吻，但只能到此为止。对你，却是在床上。”

“那错在什么地方？”他分辩。

“我不是妓女，我遇到你之前还是个处女。不管我怎么喜欢，不管你多么吻我，我不能让它再发展下去，只能到此。所以……”

“够了！”他粗暴地打断，“吻手就到此为止，吻脸也到此为止。当你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这就是暗示我做爱。”

凯瑟琳脸红了，她意识到自己曾那样做。“如果你让我把话说完，我建议你以后别再吻我，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争吵。”

“我要吻你！”

“你要的不止这些，季米特里。”

“是的！不像你，我从不否认。我要你，凯瑟琳。我要跟你做爱，你建议我不要简直是荒唐。”

她别转头，他的愤怒只是激情的另一种形式，她自己的感情泛起涟漪时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你感觉如此强烈也是我所不明白的，季米特里。你难道没想过我们从未有过交流，认识对方及对方的爱恶？我对你所知的一切都是来自你的仆人和你的妹妹。为什么我们不能平心静气地谈谈？”

“别幼稚了，凯特，”他痛苦地说。“交谈？你在我身边，我不能思考。你要交谈？给我写封该死的信吧。”

她抬起头，他已经走了，这么大一个房间突然变得如此之小。她错了吗？和这样的男人会有将来吗？如果她妥协，他的兴趣会减弱吗？他的妹妹也曾预言。那么为什么她不放开自己的感情，投入这份不会持久的激情呢？

你在骗谁，凯瑟琳？你已经坠入情网。你要这个男人，他让你感受你一直以为根本不可能感受到的东西。让你相信你一直以来嗤之以鼻的事情。你还在犹豫什么？

她不再自信，每次和季米特里争吵后，她就更加不能肯定。

第二十四章

这天对凯瑟琳来说是漫长、痛苦的一天。季米特里离去后，她很沮丧，无法摆脱这个阴影。她本可以在这座房子里找寻解脱，没人告诉她不能。季米特里刚到时对伏来德米的吆喝“白屋，让她呆在那儿”当然也没有妨碍。但她还是为了到来的那一刻感到尴尬。她只是觉得自己在躲藏，所以不敢摆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她也不愿再冒碰到季米特里的险，特别是她快要放弃她的决心的时候。

上帝，情况不再有好转吗？诱惑会越来越强烈吗？

她向后站，回顾了一下整桩事情。她以为自己一定疯了。她被带到这里，住在豪华得无法描述房间里，世上最英俊的男人追求她。这就是梦，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还会感叹这样的生活命运吗？

但凯瑟琳会。她厌倦了指责自己，需要把责任加在他人身上，毫不奇

怪，她找得到替罪羊。她妹妹偷偷摸摸使她不得不跟踪她。塞默尔勋爵为此丧失继承权，促成一对不相配的婚姻。父亲也该受到责备，他可以接受塞默尔，帮他追回损失。然后还有安娜斯塔西亚，她闹出丑事，让季米特里来到英国，阿尔巴马拉伯爵夫人自己不解决问题，偏要派人叫季米特里过来。当然罪魁祸首是伏来德米，他绑架了她。每个人只要没那样做，就可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现在不如以前。凯瑟琳开始动摇，她快要牺牲个人原则，向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屈服。

她知道屈服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她所以这么沮丧，是她不想成为季米特里的另一个征服对象，也不想仅仅几个星期的投入。她想要更多，她的自尊要求更多。

那天晚上她注意到晚饭已放在她面前，而她却浑然不知，就意识到自己情绪不好。

她对自己半天来自怜自艾非常生气。她没有打开行李，事实上她这么久没有行李箱也照样过日子。但她可以做些积极的事情。季米特里提到过帐户，伏来德米或许会带来。她还没有审查自己的新房间呢。

她吃好晚饭，巡视了一下房间，仆人们在准备她的洗澡水。她注意到几个佣人伺候她，十分不解。但这里佣人多，调几个伺候她也是可以的。

她们都是些陌生人，不大说话，但态度似乎很反感，或许这很正常，凯瑟琳不能怪她们。在英国，仆人们觉得工作枯燥就可以离开，但这些人不能。

这个屋子很气派，一片白色，非常纯洁。屋子的布置恰到好处。白色的地毯、帷帘、墙纸，墙纸上有淡黄色的图案，依稀可见，与缎子帷帘相映称，所有的家具都漆成白色：桌子，床架、衣橱，甚至壁炉架也是白色大理石。沙发、椅子是相反的柔和色——金色、粉蓝，厚厚的床罩也是。

无论从颜色和布局都看得出是女人的房间。化妆台上陈列着精美的装饰品，墙上的画，澡盆中的油和香水都说明了这一点。这实在是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凯瑟琳很高兴季米特里一定让她住这个房间，直到她打开另一扇门，一扇连接着的门，看到这个房间直接通向主人的卧室，而这里的主人就是季米特里。

凯瑟琳一看到马克西姆整理季米特里的衣服，地关上门，她的脸通红，当两个女佣停下手中正在铺的床罩看着她时，她的脸更红了。上帝，人人知道他把她安排在这里，就在他的隔壁。这个屋子很明显是为女主人或就她来说，情妇设计的！他的阿姨也知道。

那个可怜的女人会怎么想？她还能想什么？

“这不是真的。”凯瑟琳用俄语说，这样两个仆人都懂，但她所得到的反应却是年轻的那个“咯咯”地笑了而年长的那个傻笑了一声，这更激起她的脾气。“出去！我已经习惯自己照顾自己。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出去！”

她们站在那里，被她的突然发火吓住了，凯瑟琳走进澡房，狠狠地关上门。她脱下衣服，也不去理那些很难解开的纽扣，希望洗澡能让她放松，可是怎么也做不到。

他怎么敢这样对她？他怎么敢让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她是他的情妇，他大声指定她睡觉的地方已宣布了这一事实。他还可以叫伏来德米把她安置在他的房间。

她无法在瓷盆里呆下去。旁边有一件丝袍，她随手抓过来，也不去理会是谁的睡袍，先擦干自己的身体。桃绒的料子很快贴紧她的身体，她也没有注意。

他难辞其咎。她需要马上把事情说清楚，决不会在白屋呆上一个晚上。只要不在季米特里的卧室隔壁，牛棚也可以，地上铺一堆干草，或另外一个吊床。

她气呼呼地走出澡屋，佣人都离开了。卧室空荡荡的，她的餐盘也被收走了。火炉里生起了一簇小火，窗外进来的凉风拂动着房间里的灯，一盏灯因此熄灭了，烟徐徐地飘了出来。

凯瑟琳盯着烟看了一会儿，她竭力想集中思想，冷静头脑，但她的努力白费。她只有跟季米特里讲清楚，才能平静下来。想着，她猛地拉开连接着两间房间的门，想叫马克西姆去找季米特里，但贴身男仆不在。坐在小桌边，刚刚用完晚饭的正是季米特里。

凯瑟琳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机械地说，“对不起，”等她缓过神来，愤怒又回来了，“不，你这次太过份了，亚历山德罗夫，”她指着身后，“我不会住那个房间。”

“为什么？”

“因为在你隔壁！”

季米特里放下手中的刀叉，专心致志地看着她。“你以为我会贸然闯入你的房间，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有机会，我做了吗？”

“我并没有这样想，我只是不想要那个特别的房间。”

“你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我说了，你没有听。”她开始在门口来回走动，两手交叉在胸前，身体僵直，她每次回头，头发都随着飘扬。“如果要讲得具体些，是因为那个房间只是这个房间的一部份，是属于主人套房，但我不属于这里，我不能接受这个暗示，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知道吗？”

她的眼睛瞥了他一眼，“我不是你的情妇！我也不会成为你的情妇，我不希望你的下人以为我是！”

他没有回答，只是盯着她，十分冷漠。以往她蔑视他的意愿，他总是发火，今天怎么了？他曾在白屋要她，他为什么不和她争吵？是什么平息了他的脾气？通常他们激烈争吵后，他都要沉思几天，她在挑起一场争吵，她的血液在沸腾，他却不想强迫她。

“怎么样？”她问。

“今晚再换房已太晚了。”

“胡说——”

“相信我，凯特，真的是太晚了。”

他语气中暗示着她该明白为什么太晚。她停住了，眯起眼睛，她更生气了，因为他说话太模棱两可。难道他看不出她现在不适合玩文字游戏吗？她生气地无法多想，只能静静地站着。她觉得全身发热，听得见自己的心跳，血液在血管里奔流。他却坐在那儿盯着她看，等着，是的，等待着，似乎她会突然奇迹般地明白。

她终于明白了。她竭力保持平静，却无法做到。以前也有过这样感觉，不是因发怒而起。

凯瑟琳震惊之余，上前一走，然后马上跳回来，她意识到不能太靠近他。上帝，她多希望自己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她很清楚，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她体内积聚的激情，这份激情会扭曲她的人格，使她拜倒在他的脚下。

凯瑟琳不再多想，对着季米特里爆发出极大的愤怒：“该死的，你做的，是吗？”

“对不起，亲爱的。”

是他做的，他的脸上带着羞愧，甚至有一丝自卑。她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安慰，反而更生气了。

“该死的！”她尖叫，“你告诉过我不会再让我吃那该死的药！你对我说要相信你！”

我怎么相信你？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每个字深深地刺痛季米特里的良心，他今天已为同样的问题痛苦了千百次。他生气时还能找出足够的理由，但是一旦冷静下来，想想所有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他就醉了。

“我发火时下的命令，然后就离开了。我回到阿里克斯那儿，就是我们昨晚停留的地方，喝得不醒人事。如果不是他的仆人在我睡觉的房间门口掉了一只碟子，我现在不会在这儿。”

“你认为我会在乎你现在是否在这里？”

他在她鄙视的目光下畏缩了。“你宁愿独自承受吗？我不会让任何人靠近你。”他提醒道。

“你当然不会。那样会破坏你的目的。”

“我想尽量及时赶到取消这个命令，正好上楼时，你的餐盘已收拾走了。”

“收起你的借口和谎言。你没有什么好说——。”

凯瑟琳停住了，一阵热流涌遍全身，使她的神经末梢震颤起来。她弯下身，双臂抱住身体，想尽力控制体内的不安。她低低地呻吟着，知道自己控制不了。

听见季米特里关心地起身，她抬起头，憎恶地瞪了他一眼，让他不敢向前，“我恨你。”

“恨我吧，”他幽幽地回答，充满悔恨。“但今晚——今晚你会爱我。”

“你要是那样想，真是做梦，”她喘息着，慢慢地向门口退去，“我会自己克服，不需……你……任何帮助。”

“你不能，凯特，你知道，所以你才会这么生气。”

“离我远一点。”

季米特里呆呆地盯着关上的门，他终于控制不住，他推翻身前的桌子，把食物和饮料洒了一地，这样还是无济于事。

他不相信自己会对她做出这种事，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天哪，这是多么重要。他应受鞭责。他可以随手得到一个女人，没有理由强迫这位，即使他肯定她也需要他。她只是需要勇气来承认。即使她现在提出要求，他也不能这样做，也必须远离她。他怎么能……让她毫无必要地受折磨，他无法想象。但他不愿自己得到快乐。这是他的报应，看着她不断地挑逗，都无法满足自己的欲望。

季米特里下定决心，很快脱了衣服，走进凯瑟琳房间。她已经在床上，脱了睡袍，她的皮肤太敏感，哪怕是最轻的触摸也无法忍受。她的身体扭曲，上下起伏，只是没有了伦敦第一夜的绿缎子。

他的双脚不由自主地向床边移，双眼停在大腿的曲线和坚挺的乳房上，她的腹部一会儿朝他，一会儿光滑的背部对着他。她是世上最性感，最诱人的女人，他要她，他的身体呼喊着她。自他看到她的餐盘从房中端出来，他就一直处于激奋状态。或许他现在为了所做的事而鄙视自己，但他的身体却本能地作出反应，现在，现在他必须忍受这份痛苦，不让自己有所满足。他疯了，他从未这样想得到一个女人，但他却得不到，他罪有应得。

“季米特里，快！”

她知道他来了。他的眼睛看着她，轻轻地叫了一声，他看到她眼中闪烁的疯狂的恳求，她已经抛却傲慢。他却只能这样做。

“嘘，小东西，别说话。我保证，一切都会好的。今晚你可以不让我爱你，就让我帮助你。”

他说着上了床，小心翼翼不碰到她。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她，然后把手放在她两腿之间，这是她痛苦的源泉。她立刻表现出高潮：她的臀部向上抬，头向后仰，发出一声尖叫——半是痛苦，半是高兴。

季米特里闭上眼睛，一直等到她高潮退却。他睁开时发现她正盯着他看，眼神充满神秘。她的身体彻底放松，似乎睡着了。他知道她很清醒，她的身体暂时不受药物支配时，脑子却清楚又活跃。这个时候她完全可作出任何反应，任何符合性格的正常反应。

事实上，他等待的是长篇激烈的争吵，而不是这样一个平静的问题。

“你什么意思，我今晚不一定非让你爱我不可。”

“就是那个意思。”

他侧卧在她身边，她只要向下就看见他的勃起，“你要让它浪费吗？”

季米特里看到她盯着的地方差点呛死，“不是第一次了。”

“但这次没必要，我没有吵架的力气。”

“那是因为药物，我不会趁人之危。”

“季米特里——”

“凯特，我能控制，你跟我争论没用。”

她生气地叹口气。他没有在听，他如此坚定地帮她承受这次考验，不考虑自己从中得到快乐，他甚至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她投降与药物根本无关，但却和药物同时发生，她要他抓住这个机会。他为什么要这么崇高？

没有时间说服他了，不管有没有药物。热火冲过她的血管，腰下阵阵疼痛。

“季米特里，爱我，”她叫道。

“噢，上帝。”

他小心地吻她，不让她说话，但没有对她做爱。每次她努力把他拉近，他都尽量挣脱。他唯一允许自己碰她的部位只有嘴和手，那双充满魔力的双手。她又很快地达到高潮，但没人共享这份快乐，并不真正满意。

她的脉搏平静下来，呼吸恢复正常，凯瑟琳决定不再独自享受。季米特里经历几小时性欲的煎熬完全是没必要的，他疯了。更糟的是看得出他欲望非常强烈，却不让自己享受这份快乐。她确实对他很生气。她不喜欢被人支配，但她明白他的目的。想着季米特里为了得到她竟做出这种事，她更为开心了。

“季米特里？”

他轻轻地哼了一声，他的身体半扭曲，额头靠在手臂上，两眼紧闭。

他看上去就像承受死亡痛苦的人，凯瑟琳笑着摇了摇头。

“季米特里，看着我。”

“不——至少，给我一点时间——”

他无法说完。凯瑟琳看到他颈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双手握紧成拳头，身体湿湿的。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抵制自然的本能。如果没有他，她现在也是这样。

她侧转身对着他，故作平静地说，“如果你不对我做爱，季米特里？亚历山德罗夫，我要强奸你。”

他的头猛地抬起。“你会什么？”

“你听见了。”

“别假了，凯特，这不可能。”

“是吗？”

她抚摸着他的肩，手指滑下他的手臂，他马上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推开她。

“不要。”

她没有被他严厉阻止，“你可以抓住我的手，季米特里，但我的身体怎么办？”

凯瑟琳把一条腿搁在他的臀部上。季米特里的反应就是跳下床去。凯瑟琳被这一刻无遮掩的景象吸引住了。上帝，他赤裸时如此之美，强壮的肌肉鲜明，有力，匀称。

“别这样。”他看到她仔细欣赏着自己身上每一寸部位叫道。

她抬起头，眼中充满了快乐，“你要遮住我的双眼吗？或者绑住我？毕竟你答应帮我，但如果你不靠近我是不可能帮我的，我也不会保证不碰你。”

“该死的女人，我不希望你恨我。”

“但我没有，”她自己也觉得奇怪，“我恨不起来。”

“你不知道现在你在说什么，明天——”他坚持。

“该死的明天！我不相信我会为了这个跟你争吵。你不是个小心的人。或者你在惩罚我，因为我很久——”

“不！”

“那么别再让我求你……哦，天哪，又开始了。季米特里，别傻了。你必须与我做爱，你必须！”

他上了床，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凯特，原谅我，我原想……”

“你想得太多了。”她低声说，两手紧紧搂住他的脖子，沉醉在两体接触之中。

他的唇拂过她的脸，然后吻她，他的舌头深深地探入，整个激情在长久的期待中爆发了。几秒钟后他进入她的身体，满足了她的欲火。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彻底被拥有。

随后而来甜蜜的颤动更为令人陶醉，因为他与她一起。

对季米特里来说这只是开始，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那长久期盼的梦想。她需要他，像他那样热烈地需要她。他约束时的疯狂终于被击败了。当她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他用嘴，用双手还在安抚着她，他一秒钟也无法停止对她的爱。

凯瑟琳笑了，享受着乳房上温暖柔和的抚摸，有力的手指轻轻地触摸

着她的皮肤。

她或许有点累了，但只是现在，她的脑子还是很清醒。

那个时候，凯瑟琳终于知道自己爱上了他。

第二十五章

清晨的阳光把白屋变成一个灿烂的钻石世界。阳光从开着的窗子进来照在地毯上，还没有到床。那些微尘在阳光中跳舞，然后很快消失在光束外的地方。

大床上，凯瑟琳舒适地四肢张开，她渐渐地苏醒。非常重要的事——昨晚，是的。

她笑了，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睁开眼睛。

她一个人，朝四周看了看，还是一个人。她耸耸肩，又躺了下去。

你在等什么，傻瓜？就因为他昨天在这里，就意味着你每天醒来他都必须在这里吗？他有事情做。毕竟我们昨天才到这里，他又马上离开，昨晚才回来，毫无疑问他有许多事情要处理。

但不能否定，能在季米特里身边醒来一定会非常开心，她急着想让他知道她记得昨晚的一切，并让他放心她所说的话是真的。如果他现在在这儿，她会告诉他——是的。

没有理由要隐瞒他——她告诉他她爱他。

凯瑟琳想着想着觉得一股暖流涌过全身。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会成为世上最傻的情感的俘虏，她？不可思议。但爱情一点不傻，相反非常真切，有力，灿烂。这是凯瑟琳乐意接受的一个错误。

她静静地躺在那里，足足思索了快一个小时，她突然跳了起来，无法再控制自己。

她要找到季米特里，告诉他她的感觉。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没有得到应答。

她急匆匆穿好衣服，很快地向梳妆镜瞥了一眼，看看自己的纽扣都扣好了。她已经很久没有梳理头发。她无需关心这种事，所以也没有费神。只要整齐地束在后面，看上去文静些，她就满意了，不一定要十分时髦。

季米特里最有可能呆的地方是他的房间，因此她敲了敲连接的门，没人应答，她推开门。她也没想过昨天她是多么不可能这样大胆。在她的思维中，她已经把季米特里当作她的情人，那也给了她许多从前做梦也不敢奢求的待遇。她原以为他会在书桌前，可惜没有。季米特里根本不在那里，马克西姆也没有，他本可以帮她找到主人。

凯瑟琳心烦地穿过季米特里的房间，走到过道上。她打开门，正巧遇上季米特里的阿姨。

索尼亚正要敲门，看到她从季米特里房里出来很是惊讶。她想起季米特里曾下令把她关在白屋的。如果她还需要什么证据，她终于得到了。凯瑟琳随意的外表更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女人只有在卧室才放下头发，她却把头发披在背后，这更增加了索尼亚对她的愤怒。

凯瑟琳缓过神，不自觉地向后退了一步，这样她不至于伸长头颈往上看那个女人。

她笑了笑，但注意到那女人冷漠的眼神中满含审视，她的脸红了。上帝，这是她没有考虑到的。当然她和季米特里的新关系是人所皆知。如果她并不投入，她会很快承认，其它人也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但是她下定决心，她爱这个男人，她能肯定这个男人也对她感觉强烈，虽然她现在手上没有戒指，她满怀希望这桩事终究会得到证明。毕竟这不是女中学生的冲动，对她而言，这是永久的奉献。她克服这种感情的时间太久，现在她不想再抵制下去了。

凯瑟琳无意识地挺直背脊，表现出端庄的姿势。索尼亚却把这看作傲慢，她更加生气了。

“我找我的侄子。”

“我也是，”凯瑟琳有礼貌地回答，“对不起，请……”

“等一会儿，小姐。”索尼亚的语调带着命令的口吻，她的“小姐”也充满贬义。

“季米特里不在这里，你在他房里干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找他。”

“还是趁机偷他东西？”

这个指控太过份，凯瑟琳听不下去了，“尊敬的夫人，我没偷。”

“我会相信你的话吗？别傻了。你们英国人或许很轻信人，但我们俄国人不是。你应该被搜身。”

“什么？”

“如果我们发现你身上有值钱的东西，你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什么——”凯瑟琳被索尼亚拉着，说不出话来。

她试图挣脱这个女人的束缚，但索尼亚的双手就像钩子紧紧地嵌入她的手臂，她比凯瑟琳高一英尺多，身材健壮。凯瑟琳被拉下楼梯，几个佣人住观看她的另一幕。

“保持冷静，凯瑟琳。季米特里会申明真相。毕竟，你没做出他反对的事。他的阿姨是条母狗，难道玛露莎没有提醒过你她很残暴，连季米特里的仆人见了她都要躲开的吗？”

在进门的大厅里，索尼亚把凯瑟琳推给最近的役仆。这人比其它仆人年纪都大，长得墩实，他似乎对如何处置凯瑟琳束手无策。

索尼亚很快声明：“彻底搜查她，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我发现她一个人在王子的房间里。”

“稍等片刻，”凯瑟琳强作平静，“季米特里不会赞成这样做，我相信你也知道，我要求叫季米特里来。”

“要求？要求！”

“你的听力很好，”凯瑟琳讥讽道。

凯瑟琳或许不应该嘲弄，但她实在很生气，她的外交礼仪也早已退居一边。这女人没权利指控她，根本没有理由指控她。她要是像对待其它佣人一样对待凯瑟琳就大错特错了。

在索尼亚看来，凯瑟琳的嘲讽简直是无法无天。从未有人当着仆人的面对她这样出言不逊，她无法容忍。

“我会把你——”索尼亚大声叫道，然后似乎收敛了一些，但她的脸上

还是愤怒。

“我会让季米特里处理这件事，这样你就会知道你对他来说根本无足轻重。王子在哪里？”她巡视一下仆人，那些仆人都好奇地看着这一幕，“一定有人看到过他，他现在哪儿？”

“他不在这儿，公主。”

“谁说的？”

女孩几乎不敢上前一步。索尼娅发火时，把众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在自己身上并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但她已开了口，已经卷入这场矛盾中。

凯瑟琳原以为这个女孩是里达，但她比里达更年轻，更缺乏自信，看上去似乎有些害怕。她害怕什么，凯瑟琳才是受责难的人。

“我姐姐天亮前叫醒我，跟我道别，”女孩解释道，两眼盯着地板。“因为王子已经走了，她也很匆忙，她和其它侍卫得马上追上去。”

“别管那些！”索尼娅骂道，“他去哪儿了？”

“莫斯科。”

大厅里顿时寂静下来，索尼娅的嘴角一边微微上翘，冷冷的眼睛扫过凯瑟琳。“他去履行职责去了，我本不该怀疑。他这样匆匆离去一定是继续对塔塔娜公主的追求去了。

但他把你留下来由我处置。”

“这个想法很好，”凯瑟琳恨恨地说。

她还是很愤怒，因此对这个消息也不十分惊讶。季米特里就那样走了？为了保住他的未婚妻？不，那一定是他阿姨的猜测，不是事实。“你难道不敢得出这个结论，凯瑟琳，他不辞而别，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但他会回来，你会找出答案，正确的答案，那时你又会笑自己一刻不曾怀疑过他。”

“那么你也要走吗？”索尼娅打断了她的思考，“或许我该把你留在这儿。季米特里也许已忘记了你的存在，但他的仆人伏来德米不会那么松懈，尽管他一早匆匆离开，忘了留下口信。但他们肯定有理由把你留在这儿，所以我认为我必须把你留在这里，等到他们回来。”

“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在这里。”凯瑟琳愤怒地反驳。

“别忙了。你们这种人说的话都令人怀疑。”

“我们这种人？”凯瑟琳叫道。

索尼娅没有解释，她上下打量凯瑟琳的神情已说明了一切。她的眼睛眯起来，控制怒火，她又是只蜂后了，就像玛露莎所说的干瘪的老暴君。

“既然你呆在这里，你必须学会正确的行为。这里不允许不敬。”

“那么你或许该学学对客人热情周到，夫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对你一直很有礼貌，直到你对我提出毫无根据的控告。而你，却从一开始就侮辱我。”

“那样也好！”索尼娅叫道，“我倒要看看让你去木屋是否会折折你的傲慢。西门，马上带她去那儿。”

凯瑟琳快要笑出声来。如果那女人认为把她关在木屋里几天会有所不同，她错了。

在船上，她被囚禁起来，度过了无数个晚上。几天的囚禁，等季米特里回来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她可以在那里想象季米特里为阿姨的专制而大发雷霆。

即使佣人也看得出，凯瑟琳舒服地想象着。抓住她的那个家伙，是西

门？犹豫了足足五秒钟，才把她朝屋后拖去。其它人看着他们，神情从震惊、有趣转为恐惧。

凯瑟琳被带到外面，穿过来时她注意到的高楼。从房子的后面，她第一次看到半英里外的村庄，一望无际成熟的小麦，就像晨光照耀在黄金的海洋上。她居然还能欣赏这片美丽的景象。这是对新视线、新感受的追求，是她长期以来的向往。

木屋很小，堆积着割下来的木头，没有窗，没有地板，凯瑟琳吸了口冷气。

勇敢一点，凯瑟琳。事情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好，不过那样就更有理由让季米特里道歉。看看他怎么补偿。

除了西门，还有一个人高马大的役仆也跟着她，索尼亚也去。他们四人来到木屋，阳光从开着的门照进来。他们并没有放了凯瑟琳，而是把他交给那个年轻的役仆，这个人紧紧地抓住凯瑟琳的双手。

“要把我绑起来吗？”凯瑟琳轻蔑地哼了一声。“真可笑。”

“没有必要用绳子，”索尼亚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罗地亚完全能束缚住你。”

“不管多久。”

“你将受到杖责，除非你向我道歉。”

凯瑟琳的脸色突然惨白，原来到木屋就是这个用意。

“你疯了。”凯瑟琳字字清晰、缓慢地说，她转过身盯着索尼亚。“你这样做是逃避不了责任。我是英国王室的一员，凯瑟琳？圣约翰女士。”

索尼亚一惊，但很快恢复了原有的傲慢。她早就对凯瑟琳有了定论。这个女人无足轻重，季米特里对她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索尼亚认为自己有职责挫挫这个女人的傲慢，以免影响到其它佣人。

“不管你是谁，”索尼亚冷冷地说，“你必须学会礼貌。你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提高你的礼仪由你决定。你现在必须向我道歉。”

“你做梦！”凯瑟琳“呸”了一口，“我只尊重那些值得尊重的人，而夫人你，只会受到我的鄙视。”

“给我打！”索尼亚尖叫，她的脸又气得通红。

凯瑟琳倏地转身，她紧紧地盯住那个把她的手抓得更紧的役仆，“马上放了我。”

她带着权威口吻镇住了罗地亚，他的手果然松了点，但索尼亚就站在那里，凯瑟琳看出了他的为难，犹豫不决和顾虑，她知道索尼亚赢了。

“你最好祈祷王子发现事情真相时你不在这儿——”

凯瑟琳停住，她听到棍杖挥动的声音。接着就是一阵阵她难以想象的疼痛。她吸了口气，脑中尖叫一声，她跪倒下来。

“你就对她说她要你听的话，小姐。”罗地亚低声说。

他是唯一看得见她的脸的人。第二杖下去，落在同一地方，更疼。第三杖，落在下背部。她的两手颤抖；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的地方已流出血。她这么娇小，优雅，不是一个结实的农民。身体受艰苦的劳动，能承受这种处罚。几杖对仆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但她不是仆人。不管她是谁，她都不能接受这种虐待。

“让我走。”这是凯瑟琳对罗地亚的请求作出的全部回答。

“我不能，小姐。”西门再次抡起棍子，同情地说。

“那么别……让我……倒下。”

“就对她说……”

“我不能，”接下来的一杖，她向前倒下，“圣约翰的尊严——你知道。”

罗地亚难以相信。尊严？她是认真的！只有贵族们才会让尊严支配他们的行为。他在这里算什么？她讲的可能是事实吗？

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轻松地说：“她晕过去了，公主。”

“你要我把她弄醒吗？”西门问。

“不，倔强的女人。要从她嘴里说出‘抱歉’是不可能的，但还是该多杖责她几下。”

西门这次反对了，“但她现在昏迷不醒了，公主。”

“怎样？她现在虽然感觉不到，但醒来后还是会感觉得到的。”

罗地亚接下去每打一棍，就颤抖一下，他骂着该死的棍子，希望他能代凯瑟琳承受这次处罚。但至少他挽住她抓住她的前臂支撑住她。她终于没有倒下，罗地亚是绝对不会知道其中的含义。

“搜！”索妮亚最后命令。

西门奉命弯下身，过了一会儿站起来，摇摇头，“没有，公主。”

“查实一下没什么关系了。”

罗地亚和西门交换了一下眼神。罗地亚抬着那女人离开木屋，心中生起只有受压迫的奴隶才能感受的愤怒和无奈。没关系？那个英国女人可不这么想。

第二十六章

噢，我的上帝！

凯瑟琳意识到自己躺在一块板上，跳了起来。但她马上发出大声呻吟。她蜷缩着，喘着气，愤怒地瞪着那样东西。在陌生的地方醒过来是一回事，但发现自己躺在煤炭板上又是另一回事。

“炉子！他们居然把你放在炉子上，凯瑟琳！他们疯了，他们个个都疯了！”

“这个早晨非常美好！”凯瑟琳上下打量着那个不声不响来到她身后的女人，她看到那个女人一惊，马上改用俄语说，“你来伺候我用餐吗？”

这个女人明白了凯瑟琳的意思，露齿笑了。“这个炉子没生火，”她安慰她。“冬天这是张温暖的床，小孩和老人都喜欢，你看它有多大。但在夏天，这里太热，只有到外面烘烤。”

凯瑟琳再次不满地看了看炉子。很大，大约有五英尺长，四英尺宽，确实睡得下几个人。但要是没生火，她怎么还是觉得火烧火燎地烫？

“你不能乱动，小姐。”这女人认真地说，凯瑟琳不禁又看她。

“我不能？”

“除非你认为能动。”

“我当然能动。”

凯瑟琳没多作解释，但她耸耸肩，这或许是她最不该做的事。她的眼

睛睁大，然后突然紧紧闭起，痛得无法呼吸。她可怜地呻吟着。无法抵制这个痛苦，也不在乎谁听到她。

“那个——该死的——母狗！”她咬牙切齿，身体弯得更厉害了。“她简直……不可思议！她怎么敢这样？”

“你指的是王子的姑姑，他不在的时候，这里由她掌管，所以……”

“那是什么理由？”凯瑟琳骂道。

“这里人人都知道你做了什么，小姐，是你的错。我们早就学会了她在这场时该表现出怎么样的态度。她属于老的传统，需要别人对她完全顺从。对她表现出一丝恐惧和最高的尊重，她会非常开心。这里不再有人受到杖责，你是例外。你得知道如何对付她这种人。”

凯瑟琳非常想好好对她，用火炬和马鞭。但她没说，她在努力忍住身上的伤痛。如果她一动不动，总不算太痛苦。

“有多糟糕？”她犹豫地问。

她身上穿着的不是自己的衣服，有人帮她脱掉衣服，她猜想肯定是这个女人。她现在穿着粗棉布衣，凉丝丝的非常痒人。或许这也是受那位自称公主的人所赐，不可能是这个女人。她很丰满，但这件衣服虽然不舒服，却正合凯瑟琳。

“你很容易受伤吗？”

“是的。”凯瑟琳回答。

“还不算太坏。有许多伤痕，但至少皮肤没开裂，也没伤到骨头。”

“你肯定。”

“骨头肯定没伤，你自己可以判断。他们不管你发着高烧，也不愿请医生。”

“我发烧了？”

“一天半。所以你被带到这里，我懂发烧的事。”

“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叫凯瑟琳。”

“凯瑟琳娜？”女人笑了。“这个姓很好，很尊贵——”

“是的，他们也这样告诉我，”凯瑟琳打断她，非常生气自己的姓又多了种讲法。

“你叫什么名字？”

“帕拉莎，你现在住在我家里。罗地亚昨天把你送到这里。他很关心你。公主尽管知道你发着高烧，却还是不派人照顾你。她有意冷落你，没有人敢帮你，因为他们都害怕受公主的责骂。”

“我明白了，”凯瑟琳恨恨地说，“事实上，我该死的。”

“不。”帕拉莎回答。“你的高热是因杖责引起的，并不非常严重。罗地亚不懂，他很关心，因为他知道如果王子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非常生气的。”

这个女人终于提起了季米特里。但他即使生气，也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而且她只是没想他会发火。如果他不呢？如果他一点也不在乎呢？

凯瑟琳的喉咙哽塞住了，她不愿再想他，她努力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在其它事上，“你一个人住吗，帕拉莎？”

这女人对凯瑟琳的问题觉得奇怪，“在这间大房子里？不，还有我的丈夫，萨娃，他的父母，我们的三个孩子，你看得出，这里还可以住更多人。”

这是一个木制的大房子，因为这一带木材资源丰富。房子只有一层楼，向四周延伸，比凯瑟琳一路上看到的其它许多村庄的房子都大。她原以为圆

木房子一般都只是一间，这个却有好几间。她至少看得出厨房后有一间，门开着。厨房本身就很大，正中央一张大餐桌，还有大火炉，雕刻精美的碗橱，比她看到的任何一个都要好看，里面放着一套木制餐具。

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其它人。“他们都在田里干活吗？”

帕拉莎欣慰地笑了，“抢收马上就要开始，那时事就多了。当然现在也要干活，除去菜田上的野草，剪羊毛，杀猪，为冬天作准备，但都没有种植和丰收忙，到那时一天如果只工作十六小时是很幸运的。今天是星期六。”

她似乎认为凯瑟琳应该明白她的意思。凯瑟琳确实懂，不过那要归功于一路上和玛露莎的交谈。一到星期六，俄国所有村庄都集中在澡堂，那里水泼在砖炉上冒出蒸气。

浴客们躺在沿墙的架上，越高越热，有的为了达到很好的效果，用白桦树嫩枝互相拍打，更有甚者，他们跳入河里或小溪里，要是在冬天就赤着身在雪上打滚。不可思议，但玛露莎说这种经历确实非常激动人心，她也是自己尝试了以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

“你很想念蒸汽浴，是吗？”凯瑟琳说。

“是的，虽然你的高热半夜里已退却，但我不能留下你一个人不管。我本来想叫萨娃带你一起去，因为蒸汽对你会有好处。但王子的弟弟尼科莱昨晚来了，和他妈妈一起住在村庄里，所以他也有可能去。我想你恢复知觉后，一定不愿被他纠缠，至少在你还没有完全康复前。”

“为什么他会纠缠我？”

“他纠缠所有女人。”帕拉萨“咯咯”地笑了。“他很快步他哥哥的后尘，但他不像王子这么挑剔，任何女人他都接受。”

凯瑟琳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侮辱。她最终没有说话。她知道尼科莱是谁，是彼得·亚历山德罗夫的私生子，是该村庄的一名奴仆。他的母亲在他出世后得到自由，但她没有离开，还是呆在这里，最终嫁了一位村民。但尼科莱和其它亚历山德罗夫的私生子一样，在贵族家庭长大，周围总有一帮仆人伺候他，宠着他。

凯瑟琳一直不明白安妮夫人，一位尊贵的英国女人，居然能忍受丈夫的不忠。事实上，尼科莱只比季米特里小七个月。据玛露莎讲，安妮夫人从未抱怨，一直忠诚地看着彼得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

凯瑟琳知道自己不会那样善解人意。但她很现实，她懂得男人是受他们身体的支配，即使最慈爱的丈夫有时也会做出一些不忠实的事。这就是现实生活，她看得太多、听得太多，对此根本不怀疑。她坚信不闻不问就不会造成伤害，她坚信一旦她结婚后，只要她没有听说丈夫的不忠事件，她不会理会不忠的可能性。

她原来就是这样想的，现在她却不那么肯定了。她不能寄希望于恋爱。她也不敢肯定她会不理睬季米特里所做的一切，她会猜疑他不在身边时的不忠。一想到这种可能她就伤心。再确证事实只会更糟。如果他们结了婚，她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她现在又该怎么办？

他走了，很有可能去追逐另外一个人。她开始并不相信，但他现在仍在莫斯科，那里许多女人都会吸引他的兴趣。当然她认为他喜欢她，她想得很多。

该死的，为什么帕拉莎提醒地亚历山德罗夫家族男人们玩女人的丑事和那些讨厌的私生子呢？玛露莎从未提及季米特里有过。但那并不意味着他

没有或将来不会有，看看米沙，他去世时才三十五岁，但最大的私生子现在已十八岁了。

她该忘了季米特里。他太英俊，太讨女人喜欢。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一个女人忠诚，即使他爱她。她需要的就是那个吗？当然不。她该尽早离开他，不能等到她对他的爱如此强烈，他对她的爱抚让她不在乎他所做的一切。如果她要走，她最好现在就行动，趁季米特里不在这里，伏来德米也不再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第二十七章

凯瑟琳躲在屋子边的阴暗处，等到这次疼痛过去。她轻微的一个动作都会给她带来无比痛苦。她带着匆匆收集的一袋食品，坚决不让痛楚阻止她的行动。

今天早上她不耐烦地等着帕拉莎和她的家人作着去教堂的准备。当那个善良的女人提出萨娃一定很乐意带凯瑟琳去教堂，错过弥撒是不可想象时，凯瑟琳心里一阵慌张。

当帕拉莎努力把她从床上扶下来，她呻吟着，痛苦地叫着，那个女人终于放弃了这个念头。

凯瑟琳昨天遇到了这一家的其它成员，他们一起唱着对王子和他家人的赞歌，他们把这些人也当作家庭的成员。她开始认识到仆人的幸福和福利完全取决于主人的品质和财富。受命于一个好主人，他会觉得自己似乎有了个家。这个家保护他不受外界恶运的侵袭。在一个残酷的主人统治下，他的存在只是受罚，被迫劳动，他总是提心吊胆自己被卖掉或交换，更糟的是，被送到军队服二十五年的军役。

季米特里的奴仆们对他们现有的处境非常满意，也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好运，他们讨厌自由，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失去保护，也失去与自己一起繁荣的土地。他们在漫长、轻闲的冬天生产的東西，季米特里拿去卖掉。在欧洲，它们的卖价比俄国高，这表明了这里的生活水准也比那里高。

他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这个风俗似乎世界各地都一样。男人穿花衬衫，最好是红的，而不是平时松松地束在腰间的衬衫。裤子是用上好的布料做成，但因袭几世纪前的风俗，风格上还是宽松。靴子质量上等，而不是大多农民夏天穿的那种。再戴上俄罗斯的高帽子或者再披件外衣，就使得一套装束更加完整。

女人们也打扮得漂漂亮亮，把头巾按自己的心愿装饰起来，帕拉莎的头巾上有珍珠和纯金饰品。节日装是没有袖子的那种，用柔软的布料做成，五颜六色，凯瑟琳看得到窗外走过的许多女人身上穿着这样的衣服。

这里的星期日和伦敦的一样，经过长长的弥撒后，一天彻底放松。凯瑟琳希望今天的弥撒会持续两个小时之久，她听说有些地方就是这样的。然后年轻人玩游戏，成人互相拜访，闲聊。听上去真像英国！但凯瑟琳不希望去看或加入这次节日狂欢中。她希望自己能跑得远远的，不让他们发现。

如果她再有几天时间恢复，那么她的逃跑会更容易，更不要说伤口也

会更好受些。

但她注意到屋子边牧棚里的那匹马，她知道自己想走。她听听周围没有声音，除了那些卧床不起的，其它人都去了教堂，星期天是她唯一的机会。她也不愿再等上一个星期，下个星期天说不定季米特里就回来了。

帕拉莎曾告诉她去莫斯科和去圣·彼得堡的时间一样长。这里正巧在两者之间。不包括今天，季米特里已离开整整三天了，而且他没有带仆人走，否则那样至少要花五天的时间。他一个人骑在前面，如果真的赶时间，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时间。她不能冒险了。

索尼亚公主有可能会记得她答应季米特里把凯瑟琳留在这里。现在看看她的情况，任何举动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也难怪没有人留下来看守她。她一旦有时间恢复，哪怕只是几天，很有可能就会有人过来守住她，更甚的是，她被带回大房子，囚禁起来，那么她就永远没有那个机会了。

这是她的机会，唯一的机会。整个村庄空了，人们都聚集在小教堂，他们不知道真相：季米特里要整个夏天把她囚禁在这里。这是她的王牌，他们没人知道为什么她被带到这里，索尼亚得知凯瑟琳失踪的事或许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脱。

她小心翼翼地向着牲畜棚走去，眼睛紧紧地盯着道路尽头的教堂。它和村里其它房子唯一的不同就是有个蓝色的洋葱状的顶，跟凯瑟琳来俄国一路上看到的每个教堂一样。

只是这个很小，只有一个顶。有些教堂有八、九个顶，每个顶上漆着亮丽的色彩，还有精美的雕刻。

凯瑟琳希望祈祷声能掩盖马发出的任何声音，然后希望她可以离开季米特里的地盘而不被人发现，她能记得返回圣·彼得堡的路，没有人会跟踪她，她能在季米特里发现之前，到达圣·彼得堡的英国人那里。

她不在乎再见到他，只要她不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但她现在最想的就是回家，然后忘了他。那样最好，当然是。

“骗子！你真正想要的是他能来追你，求你别离开，发誓他爱你并要娶你。然后你就会不顾一切地嫁给他，尽管这是多么不理智。”

当凯瑟琳解开了马缰，骑上马时，她几乎要感谢扯动肌肉时的巨痛，因为这样她的思想又回到眼前，当务之急就是离开。她需要让季米特里知道她和他是平等的，当然只有她作出证明后他才会相信。现在她不会这样做。至少干扰他的反应和他对她的逃跑采取的行动，以后再去了。

慢慢地骑着马，她第一次尝到了骑马的滋味，她真想大叫，因为伤口疼得厉害，她一生从未经历这样的疼痛。如果她有枪，她就不会离开这里，而是朝着那个方向去，找到该死的西门，杀了他。他本可以下手轻一点，但他却把力气都用在每一击上。不，他得做给公主看，遵从她的命令。凯瑟琳倒觉得奇怪，他居然没打断她背上的每根骨头。

她绕过大房子，来到马路上。一旦上了路，她拉紧马缰，风驰电掣地跑了起来。这样对她来说更容易些，虽然她还是时时地呻吟，大声叫喊，这里不必轻声细气。她继续保持那个速度，足足过了四个小时，或者她认为的四个小时，因为她没表，然后她来到去诺威·多米克路上最后一晚投宿的地方，也就是季米特里喝醉回来的那个地方。

她想停在以前停过的其它地方，但没有钱，肚子又饿，而仆人们都认识她。尽管她单独一个，仆人们还是给她准备了饭菜。他们或许认为她单独

旅游很怪，但她可以编个故事。她还是不愿在那些地方过夜，她不敢。如果有人跟踪她到这里，那太容易被抓回去。这里有大片森林，她完全可以安全地避开路人和追踪者，好好地睡上几个小时。跟踪的人或许会超过她，那更好。

现在她不必停下来，因为她吃了些东西，足以维持到明天。她想尽量离诺威？多米克远一点，她不敢停，因为她害怕一旦下了马，她再没有勇气爬上去。她得等到晚上休息片刻，再去面对新的一天无尽的痛楚。

凯瑟琳突然意识到她完美计划中的疏漏，不由地拉着马绳。夜晚，她几乎忘了这个时候根本没有黑夜。她没有办法，只能继续赶路，即使她没有受伤浮肿的背脊。但她还得停，虽然没有黑夜帮她作遮掩。她得远离马路，到森林里躲起来。浪费时间，但她还有什么选择？

几小时后，她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去处，可以躺下来。她滚下马背，因为她的肌肉不允许她优雅地下马。她甚至没有精力舒展一下自己的四肢，就在摔下时的位置上躺着不动了。她紧紧地把手绳拽在手里，然后昏昏睡去。

第二十八章

“你就是那个逃跑的小东西。”

那人边说边推推凯瑟琳的脚。她睁开眼睛，头晕目眩，只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傲慢地站在那里，双手放在腰部：她那金色的王子到这里了？这么快。她的心跳起来，然后咬咬牙，坐起身。

“季米特里？”

“啊，是你。”他朝她笑笑，“我开始不敢肯定。你一点也不像米特的那些女人——熟人。”

她的心往下沉。他不是季米特里，或许是他的双胞胎兄弟。一样的身材，一样的个子。一样的金色头发和英俊脸庞。但这个人的额头稍宽些，笑起来更开朗。她应该一开始就该注意到，那不是她所熟悉的深棕色的眼神，而是清澈、碧蓝，闪着光芒，愉快开朗的眼神。

“尼科莱吗？”

“是的，小东西。”

他的幽默在这种情况下很令凯瑟琳生气，“你到这里干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

“不。我有理由在这里，而你没有，除非有人派你跟踪我。”

“当然。”

她的眼睛稍稍眯起，“那么你是在浪费时间，我不准备回去。”

凯瑟琳开始尽量站起来。坐在他的脚下跟他争吵只会对她不利，而且她是打算好好地跟人吵一架。但她忘了自己的身体，她的肩膀还没离开地面一英寸，她就痛得泪水也掉下来了。

“你看看你宁愿睡在硬硬的地面上而不要舒服柔软的床。”他的手温柔地抓住凯瑟琳的手腕，把她拉起。她大声尖叫，他怔住了，马上放了她。“天哪，你怎么了？从马背上掉下来？”

“白痴！”凯瑟琳喘了口气，她尽力保持平静，同时又非常生气。“别假装你不知道。诺威？多米克那里的人都知道。”

“如果人人都知道，他们就是瞒住我。”

她的双眼一霎时闪出绿色的光芒，紧紧地盯着尼科莱，他的脸色发白，露出关切的神情，凯瑟琳知道他没有说谎。

“对不起，我叫你白痴，”她叹了口气。“我现在敏感，说话刻薄——”她对自己的措辞非常满意——“是因为我被重重地杖责。”

“米特不会那样做！”尼科莱很惊讶于他兄弟的行动。

“他当然不会，你——”她第二声白痴终于没说出口，但她刚刚漠然的神情不见了。

“你不知道，如果是他做的，他一定得补偿，是你们那个该死的阿姨做的。”

“我不相信，”尼科莱哼了一声。“你说索尼亚？温和的索尼亚？”

“你看，这三个月来，人人都在怀疑我说的话。但这次我背上的伤痕可以证明我说的没错，你那个温柔可人的阿姨将为此作出补偿。英国大使正巧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而我的父亲是斯特福特伯爵。要是季米特里绑架我的事不至于闹得沸沸扬扬，我想这次杖责也该达到那个地步。我想让你的阿姨发配到西伯利亚！别这样看着我，好象我变成萝卜，我没疯。”

尼科莱一字不说，脸微微有点红。从未有人对他发表这样的长篇大论，更不要说女人了。他知道季米特里的事。天啊，他们如此相像。欲火！她在他哥哥面前也是这样的吗？如果真是，他明白了季米特里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虽然她并不是他那种类型，尼科莱也觉得有趣。

他大男孩似地咧嘴笑了。“你很会说话，小东西。看不出你这么小的身躯里居然有这么丰富的激情。”她敌视的眼神差点使他忍俊不禁。“但不太小？你完全成熟了，两者非常完美的结合。”他充满热情的蓝眼睛上下欣赏着她的身体。“你找到这个隐蔽的地方真是太好了，很方便。我们可以——”

“不，我们不能。”她对她的想法一目了然，严厉地打断他。

他还是缠住不放。“我们当然能。”

“不，我们不能！”

帕拉莎说得没错。她现在处于最糟糕的状态，穿着最不合身的衣服，甚至比露西的黑外衣还不得体。她的头发乱蓬蓬的，粘满了松针。她从帕拉莎那里拿来的头布在她睡觉时也松了下来。她自己不知道，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汗痕和泪痕夹杂着留下白色条纹。这个男人，居然要在树林里，光天化日之下与她做爱。他们根本不认识，真是不可思议。

“你肯定，小东西？”

“非常肯定。”

“如果你改变主意，请让我知道。”

“妄想。”

“你怎么这样说话。”他笑着说。

凯瑟琳看到他并不为自己拒绝同他上床而不快，感到欣慰。他和他的哥哥如此不同。

“我想你爱上了米特了。”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总是这样的。她们先遇上他，然后——我就好象不存在一样。你无法想象和他在同一个房间或同次燕会上有多么令人沮丧。女人们都朝他看，似乎都要拜倒在他脚下。她们

看到我，却笑笑，拍拍我的头。

“没人把我当一回事。”

“或许你不愿别人认真待你？”凯瑟琳说。

他又笑了，笑得很开心。“你真狡猾，小东西，不过那样对我有好处。”

“这就证明你是个无可救药的人。”

“是的，既然你碰到我，我们走吧。”

“我们什么地方也不去，尼科莱。”

“别这么固执，小东西。再说把你一个人留下我也于心不忍，索尼娅的命令还是要听从的，倒不是说她很难对付，只是米特不在时她控制家中的财政。所以最好能跟她合作，而且她对你的逃跑非常生气。”

“毫无疑问，”凯瑟琳反驳道，“但她会暴跳如雷。我可不想回去再忍受她的专制。”

季米特里把我留在这里，也不是要让别人来虐待我。”

“他当然不会。如果让我来保护你，你也不会受虐待，真的，小东西，你在诺威？多米克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仍不相信温和的老索尼娅会用杖责的方法对付这个娇小的姑娘。这女人可能摔下来，弄疼了自己，找借口把责任推给索尼娅，而且聪明地编了个听上去令人信服的故事。

不管怎样，他被派来带她回去，已经找到了她，他没有理由不执行自己的任务。而且她骑着萨娃的马。如果那人知道他就这样放了她会怎么想。他当然不会相信尼科莱找不到她，索尼娅也不会相信。他最终还得赔上一匹马，还惹索尼娅生气。

“你知道，凯瑟琳娜——”

“不，上帝，是凯瑟琳。英国传统的凯瑟琳，不是凯特或——天啊，我又听到在叫自己凯特了！”

“很好，凯特。”他爱呢地说，虽然他那带着法语的俄语口音中听上去并不完全相同。“一旦米特回来，他会查明真相，你也想在他回来时在那里，是吗？”

“如果是，我就去圣彼得堡吗？而且他回来还要几个星期或更长时间。不，不可能跟你回去。但——”她停顿片刻，仔细地考虑自己的选择。“既然你说季米特里会澄清事实，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他那里？这个我不反对。”

尼科莱开心大笑。“好主意，凯特，只要你意识到和我单独结伴同行的后果。”

“我的名誉不能再受损害了。”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让我带你去莫斯科的路上，我不会不和你上床，你愿意吗？那就是我指的后果。去诺威？多米克，我控制得住自己，因为路程短。”

“该死的！”她很生气他在玩弄她。“昨天我该骑上五十英里的。”

“好象你只骑了二十英里，小东西。不是昨天，而是今天早上。”

“你是说——”

“现在快黄昏了。我们回去正赶得上吃晚饭，只要你不再罗嗦。”

“好吧！”她发狠地说。“但是如果你那条母狗疯狂之下杀了我，那可是你的过错，你这个花花公子，你！不要以为我就会饶了你，因为要是季米特里知道是你干的好事，他会先杀了你。”

她还有更多话要说，但她转过身，独自上马。他要是提供任何帮助，她非把他眼睛挖出来不可。但她确实不容易，一举一动都撕心裂肺。她踩在一块石头上，终于骑了上去。他只是站在那里，有趣地看看她。他觉得这只是一桩小事。

“你不可能是个绅士，不，那对你要求太多。你们家族缺少一些东西，我现在终于知道了。被绑架、下药玩弄、囚禁，那些就是亚历山德罗夫家族干的事，上帝让你们都没良心！”

她闭上眼睛，她不能向这次疼痛屈服。她不能。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尼科莱听到她在喃喃自语。“他为什么要把我带到俄国？为什么要扣留我到……上帝，你以为我非常漂亮，但我知道我相貌平平，为什么对他这么重要——”

尼科莱真希望她能说完那句话，但她没有。她推了一下马，就止不住呻吟，痛苦地弯下身去。尼科莱感到疑惑不是因为让她这样的情况下骑马，而是关于她在季米特里心中的地位。

“凯特，小东西，或许——”

“闭嘴，”她轻蔑地说，尼科莱一怔。“我回去面对那条母狗，但我不想再听你的任何话。”

她飞驶而去，尼科莱不得不加快速度追上去，直到路口才赶上她。他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让索尼娅阿姨开心是一回事，使季米特里更恼火又是一回事。跟这个好斗的女人说话不再那么重要。最终，他决定了。如果她确实对季米特里至关重要，那么季米特里希望她在他留下她的地方，而不是在圣彼得堡。也就是说，他是否想找到她，到那时事实真相就不言而知了。

第二十九章

季米特里盯着空房间：床铺得平平的，东西放得井然有序，就像一座白色的坟墓。

他有种感觉，这种情况已维持好几天了，他冲到衣橱前，猛地拉开橱门，衣服都在那儿，还有他第一次见到她用来打人的那个黑手袋。

他吸了口气，怅然地站在那里。凯瑟琳不会留下手袋离开的。这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东西。那么她在哪儿？

他突然发火。他一直不敢面对她，回诺威？多米克的最后几英里，他努力让自己思想麻木，这样他就能接受她说的一切，他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现在他觉得自己像受缓刑的罪人，而他却想尽快结束自己的判决。

他原想能在白屋找到她，或许在读一本书，或坐在梳妆台前，甚至蜷在床上吃着糖。

他以前去看望娜斯塔亚时她就是这样的。他甚至想过凯瑟琳会无聊地在房间里徘徊。他期望很多。

晚上他冲进房间，一声不响地上了楼。两个仆人在门口好奇地看着他。楼上厅堂里女佣看到他，屏住呼吸。通常家人总会接到他来的通知，但最近他做事却非常奇怪。

他甚至没有带仆人一起回来。他们去莫斯科已远远落后于他，等他转身回来，中途遇到他们，他叫仆人们继续赶往莫斯科，毕竟那也是日程上的事，也该拜访一下塔塔娜了。只有两个高加索土役跟着他，今天他们也落后了。

季米特里平时做事从不这样匆忙，他急急赶往莫斯科并不是急着要看到他未来的新娘。塔塔娜从不萦绕他的脑海，他自己也不很清楚为什么去莫斯科，任何方向都能达到他怯懦离去的目的。这就是他事后认真考虑的。他想离开凯瑟琳，在她醒来时离得远远的，逃避她的蔑视和憎恨。虽然她说的话正好相反，那也是在药力控制之下。

去往莫斯科半路上他恢复了理智。他犯了个错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更错。

凯瑟琳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平息自己的愤怒。她以前向他发过火，他最终克服了，或者说她自己冷静下来。她是个明智的女人，她从不埋怨。这是他喜欢的一个特点，当然还有她的精神，高傲、激情和其它许多事情。

他想了很多，庆幸自己没有陷得太深。他甚至开始在想是否能劝说凯瑟琳留在俄国。

他将给她买幢别墅，安排许多佣人，用金银珠宝和最昂贵的衣服打扮她。塔塔娜是为他生个继承人，而凯瑟琳是为了爱，他想象自己已把凯瑟琳牢牢地列入自己的未来计划中。

然后他想起自己不辞而别。他不敢肯定等他回去时她是否还在那里，她或许没有勇气在陌生的土地上独自冒险。但她要是非常生气，她或许会那样做。或者百般无聊，只得咽下自己的愤怒。

他马上掉头。塔塔娜这里能等，他必须先解决家里的事，即使这样做意味着他得在凯瑟琳还未平静下来之前，过早地面对她的怒火。然后，她除了想杀了他，或其它事情占据了她的思想，才会冷静下来。

现在，他希望最糟的事情快些过去，他可以从新开始。他非常迫切地想见见她，看看他最担忧的事是否结束。他已经离开五天了。如果他见到她时第一件最想做的事是做爱，那么就该快些回去，他下药的蠢事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季米特里离开白屋，回到大厅。他先前看到的那个女佣不见了，另一个女佣走来端着盛满食品的盘子，毫无疑问是为他准备的。他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她去哪儿了？”他粗暴地问那女佣。

“谁，我的主人？”

“那个英国人。”他不耐烦地回答。

女佣似乎有点吓着了，“我，我不知道。”

他撇下她，边下楼边叫一名男仆，“那个英国女人到哪儿去了？”

“我没见过她，王子。”

“你呢？”

西门深深地了解王子，并知道他的怒气都只是一种情感的爆发，不会殃及别人，这次也害怕得不敢说话。倒不是王子径直到白屋找人，也不是他在希望找到那个女人的地方没有发现她。而是王子焦急的神情，还有他想起那个女人低声对罗地亚说的话：“你最好祈祷王子回来发现你不在身边——”她的话没有说完，是他的第一杖打断了她的话。是他。

“你怎么不说话，西门？”季米特里打断了他的思考。

“我——想，有人看见她在厨房里。”季米特里已到了大厅，离厨房只有一英尺远，西门似乎被紧紧地钉在地上，不敢挪动一步。“现在——”他不得不再次润润嗓子，“现在，我不知道。”

“那么谁知道？”季米特里耸耸肩。

装傻？他的人什么时候起开始对他装傻？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问遍每个人，然后朝屋后走去，“凯瑟琳！”

“你在大喊大叫什么，米特？”索尼娅从客厅出来问道。“尽管你提早回来，你也没必要大喊大叫让我们知道。”

他转向索尼娅，“她在哪儿？如果你希望这里安静的话，就不要问她是誰。你当然知道我说的是誰。”

“当然是那个英国女人，”索尼娅平静地回答。“我们没有把她藏到哪儿去。她曾一度偷了村民的马逃走，还好尼科莱把她带了回来。”

季米特里的脸上擦过几丝迷惑，他很惊讶凯瑟琳居然想走，这并不是他所担心过的事。他也庆幸凯瑟琳还在这里，尽管他还没有找到她。妒忌、愤怒、荒唐同时涌上心头，他那个英俊的。玩弄女人的同父异母弟弟居然遇到凯瑟琳。

“他在哪儿？”季米特里紧追不舍。

“亲爱的，我希望你说得明白些，如果你是指尼科莱，他在这里没呆多久。他听说你回来，就来迎接你，现在去莫斯科接你去了。很明显，你们在路上擦肩而过。”

季米特里走进客厅，径直向那间小屋走去。占有对他来说是一种新感受，他并不喜欢那样。他有阵子真想为了尼科莱把凯瑟琳带回这里而掐死他。不，不是那样。是为了他单独和凯瑟琳在一起，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结果尼科莱真的碰了她……

“我想你也累了，米特。所以才会这样举止粗鲁，好好地休息一个晚上，明晨我们再谈谈作为什么这么早回来。”

季米特里喝了一杯伏特加，两眼深深地盯着索尼娅。“索尼娅阿姨，如果我得不到答案的话，你就可以认为我现在的举止行为很正常。我这次回来就是想看看凯瑟琳，没别的原因。她到底去哪里了？”

索尼娅听了这番话不得不坐下来，她的内心比外表更震撼。“我想她睡觉去了。”

“我检查了她的房间，她睡在什么地方？”

“和仆人在一起。”

季米特里闭上双眼。又是那些伎俩？想让他因不屑她的出生而内疚，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任何下等的床都比他的好。

“该死的，我早该知道我一走她就会做这种事。”

索尼娅惊奇地眨眨眼。他对这女人生气，而不是她。当他大声叫着找那个女人时，索尼娅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是世上最傲慢，最会侮辱人的女人。我让她去擦地板，看看能否削减她的傲气。

但我甚感怀疑。”

“她同意吗？”季米特里不信地问。

索尼娅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红，同意？同意？他怎么能允许她拒绝？他

难道没有听到她的话吗？她被那个女人侮辱。他在想什么，把那个女人宠到如此地步？

“她没有反对，不。”

“那么我这次回来是浪费时间了。”季米特里痛苦地说，也不看索尼亚一眼。“她现在居然要擦地板，如果她以为那样做会使我更内疚，那就大错特错了。”

他又拿起一杯伏特加，然后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西门和其它站在门外的仆人马上退开，他冲出房间，上了楼。

索尼亚为自己倒了一杯雪茶，呷了一口。她笑了，她虽然不懂季米特里最后的几句话，但这无关紧要。他会回莫斯科，回到塔塔娜身边，把那个英国女人忘得一干二净。

第三十章

娜德达？费德罗娜挑剔地看着那个英国女人，蓝眼睛充满敌视和仇恨。她越是狠命地刷着厨房地板，无视周围的人，好象她高贵地不愿与她们发生任何联系，娜德达越是恨她。

她到底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她这么小，小得像个孩子，而娜德达却充满了女性的丰满。她的头发枯黄，而娜德达的头发火红、发亮、浓密，是身上最好的部位。这个外国人身上唯一有点特殊的就是她的眼睛。事实上，她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像季米特里这样的人。那么王子到底看中了她什么？

不单是娜德达心存偏见，人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但娜德达因为几年前曾与王子有过值得銜耀的一夜，以后便无机可乘再引诱他，这个问题就更刺激她了。

她从不能忍受在王子这件事上的失败，她有着美好的计划，给王子生个儿子，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保证自己能自由地生活。

她并没有因为那晚怀孕。有人开始怀疑王子的无能，也包括她自己。她那时很聪明地以为只要她很快怀孕，还是可以声明是他的孩子。于是她和一个仆人干了那种事，她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豪，向自己的姐姐吹嘘。不料姐姐却把这事说给她父亲听，父亲一气之下打了她一顿，孩子就流产了，娜德达只得自食其果。

现在这个外国人，丑陋的小东西，王子居然带她回来，并把她安排在白屋。白屋！

她让这里人人都相信王子是真的关心她，而不是因为便利才同她上床的。

娜德达听到她被索尼亚公主杖责十分开心，她看到那个女人被命令在厨房里做最低等的事也非常高兴。现在她不再那么傲慢了。王子没来帮她解脱困境，而半屋子的人都傻乎乎地认为王子不会喜欢姑姑对待那女人的方式。但是他却把她带到这里，留在这儿，没有因此和她完事后就送她走。昨晚他一回来就找她，娜德达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后来又听说王子对这个女人很恼火，或许是因为对索尼亚不敬吧。

没人告诉英国女人王子来过了。其它佣人有意识地隐瞒着这个秘密，生怕她伤心。

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窃窃私语和同情的目光，她根本不在乎周围发生的事。要是她知道王子来后又离开了倒还好，但娜德达等不及。没有人告诉她不能谈论这个话题。她得让那个女人知道她对王子的幻想骗不了任何人。

娜德达只是有点惊讶为什么索尼亚没有告诉她。人人都看得出昨天早晨那个女人没有反抗擦地板的差事，索尼亚很不高兴。毫无疑问，索尼亚也和娜德达一样，希望那个女人能够反抗，这样就更可以惩罚她了。

至少娜德达亲眼目睹了那个女人受到羞辱。她很快告诉那女人她如此幸运偷了一匹马逃走，王子的弟弟不辞辛劳地带她回来，她本该受到杖责等等。那女人怎么回答娜德达？

“我不是奴仆，你这个傻瓜。我是囚犯，囚犯当然要尽力逃走，这是意料中的事。”

如此无礼，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如此自负。好象她认为自己比别人高等，不能忍受他人的任何侮辱。如果别人不想挫挫她的锐气，娜德达非常想。

凯瑟琳应该警觉娜德达投向她的恶意的目光，但她没想到这个女孩会如此卑鄙，有意把满满一碗剩饭倒在她身上，假装脚底绊了一下。要不是凯瑟琳回避得快，剩饭就倒在她腿上，而不仅仅是膝盖和手臂上。

“我真笨拙！”娜德达大声说着，一边跪下来好象在清除那堆麦片糊、烂西红柿，发酸的奶油夹杂着一些鸡蛋、洋葱、蘑菇等——这是俄国人爱吃的煎饼。

凯瑟琳向后坐，看看娜德达是否会把这摊脏物擦掉，可是她只清理掉凯瑟琳面前的那个空饭碗。

“他们真傻，这地板已一尘不染了，还让你一直擦啊擦。我想出一些有意义的事让你做。”

她就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你真善良，”凯瑟琳面无表情地回答。

“善良？”

“对不起。有时对蠢猪说话我会忘了自我。”

娜德达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但她知道凯瑟琳在暗暗羞辱她。“你以为你很会说话？聪明的妓女小姐，季米特里王子回来了又避开你，你是怎么想的？”

凯瑟琳的脸色马上变得激动起来。“季米特里回来了？什么时候？”

“昨天傍晚。”

昨天傍晚，凯瑟琳辛苦地劳动了十二小时，已累得早早就睡觉了。即使屋子塌下来，她也不会听到什么，当然听不到季米特里找她的声音。但他为什么不找到她？早上有那么多时间，她为什么还要在这里？

“你在说谎。”

娜德达的嘴唇讥讽地微微上翘。“我没必要骗你，你去问路德米拉。她看到他回来，问这里的每个人，他们都对你隐瞒这件事，因为你坚持说他要知道了事情真相，一定会大发雷霆。他确实发火了，但是对你，而不是对别人。”

“那么他姑姑没有告诉他真相。”

“信不信由你。有人偷听到他们的谈话，索尼亚公主把事情原原本本地

告诉他。他知道你在擦地板，一点也不在乎。傻女人，”娜德达唾了一口。“你真的以为他会反对自己的姑姑而站到你这边吗？他在楼上已呆了好几个小时，今天准备离开。他是多么想见你啊。”

凯瑟琳不相信，她不能相信。娜德达是个卑鄙、邪恶的女人。凯瑟琳自己也不知道她到底做了什么，惹得娜德达这么敌视她。正巧这时，罗地亚走进厨房。自从尼科莱把凯瑟琳带回来后，他对她一直非常友好。他叫娜德达起来，问道：“你做了什么？娜德达。”

这女人只是大笑，挥挥手，退到厨房的另一个角落去了。罗地亚马上弯下身，帮凯瑟琳把地上的一堆残羹舀回碗里。打扫完后凯瑟琳才平静地问，“罗地亚，季米特里真的回来了吗？”

他没有抬头，“是的。”

过了一分钟，她又问，“他知道我现在的地方吗？”

“是的。”

他瞥了她一眼。他真希望自己没有看她，他的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痛苦的双眼。她没有被杖责的疼痛伤着，却为可耻的娜德达几句话而伤心不已。

“对不起。”他说。

她似乎没听见，抬起头，前后推动着刷子，一遍又一遍重复着那个机械的动作。罗地亚站起来，往四周看看，人人似乎一下子都变得忙碌起来，没有人朝这个方向看。只有娜德达，得意地笑着。罗地亚一转身，大步走出房间。

凯瑟琳不停地擦着同一块地方。索尼亚要是知道这项艰苦的工作现在是多么适合凯瑟琳的话会有多生气。她起初别无选择，只得服从老女人的命令时很是恼火，但她马上觉察出索尼亚很希望她能拒绝，因此她没有拒绝而让索尼亚如愿。她会毫无怨言地擦这个地板直到累死。

但体力劳动并没有加重她背上的酸痛，相反却减轻了她的痛楚。双臂缓慢、连续不断地拉着每块肌肉，舒缓了紧绷的肌肉，同时也减弱了背上的浮肿。昨天擦了一天地板后，她以为自己大概要爬到床上睡觉。她只是太累，背部下方还有些绷紧，臂上、手上酸痛，但她不在乎。除了有时还有微微不适，所有的行动都

容易多了。如果她不碰及自己的背，几乎要忘了杖责这件事。

眼眶中的泪水终于止不住流了下来。“白痴，要让自己分散注意力太难了。你上次哭是什么时候？现在已不疼了，你这个傻瓜。别哭！你没理由哭！你一直知道他并不在乎你。看看他一句话没说就走了，也没有保障你的安全。他只要对姑姑说上几句就可以避免那顿毒打。”

哦，上帝，她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痛苦地不能呼吸，他怎么能把她留在这里？他甚至不过来看看她受到毒打后的情况。他这么不在乎，这是最令她伤心的。

他在这里过夜，知道自己的姑姑罚她在厨房干活。他居然无动于衷，不想改变这个事实。没有道歉，没有香槟。他今天居然要离开，这就是他想的让她在这里忙碌？该死的。

“你爱上了他，无耻的傻瓜。你知道这是件多么愚蠢的事，现在你自食其果。你一直都明白爱情只是很傻的感情，现在得到证明了。”

她再生气，她内心的伤痛很快麻木了她的感觉，最后她什么感觉也没有，剩下只是空白一片。

第三十一章

“靴子！”季米特里不耐烦地叫道。

“我不是出席法庭，这靴子一天下来就会粘满灰尘。”

西门匆忙拿着刚擦了一半的靴子跑上前去。他为什么偏偏在季米特里需要有人代替他的贴身男仆马克西姆时，在楼梯口呢？他现在脑子一团混乱，时刻期盼着那个英国女人能出现在季米特里面前告诉他事情真相，而不是索尼亚讲的一半事实。但她连王子回来也不知道，怎么会离开厨房？他不能对此寄以希望。只有季米特里走后，他才能轻松。

谢天谢地，他正准备离开。

季米特里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对回投的痛苦眼神暗暗吃惊。难怪西门如此诚惶诚恐，他一个早上都是这个神情吗？他怎么知道？他还是半醉半醒。两瓶伏特加不能让他入睡，只让他的思想更矛盾。即使一夜未眠，他一点也不觉得累。上帝，他多希望能睡着，不再去想那个问题。

“要那把佩剑吗，我的主人？”

“我想我该戴上勋章上路。”季米特里骂道，但他很快为自己的粗暴道歉。

他穿上一件老军装，因为感觉像战争时代。那件猩红的夹克还是保养得非常好，白色的紧身裤一尘不染，过膝的靴子像新的一样。如果沙皇在世，整个国家，不管平民还是军队都必须穿军装。这里不同其它国家，一个人的军装并不因为退役而失去意义。尤其在法庭，几乎人人都穿军装。

一阵敲门声，季米特里烦躁地叫道：“请进。”

罗地亚走进房间，看到季米特里不悦的神色，感到不适。为那个女人澄清事实是一回事，但在王子这种心情下跟他说话却是另一回事。

西门的脸霎地变得纸灰，他已猜出了罗地亚的用心，那个女人遭到毒打当晚就发起高烧，罗地亚喝醉了。是他把她带到帕拉莎那里。也是他叫厨房伙计不要去烦她。但他和西门一样毕竟伤害了那个女人，虽然两人都别无选择。他怎么能忘记？

“什么事？”季米特里大声问。

“我想有件事你该知道——关于那个英国女人——在你离开之前，我的主人。”

“凯瑟琳，她的名字叫凯瑟琳，”季米特里吼道。“你不会说出什么让我惊讶的事，因此就别麻烦了。事实上，我一直在听到有人讲她的事！”

“是的，主人。”罗地亚转身离开，松了口气，同时也有些失望。

西门正要舒口气，脸颊上稍稍恢复了光彩，这时王子叫住罗地亚。

“对不起，罗地亚。”季米特里向他招招手，叹口气。“我并不是那个意思。你要告诉我什么？”

“就是那个——”罗地亚同西门交换了一下眼色，但终于下定决心，说道，“你的姑姑杖责她，非常厉害，她整整两天晕迷不醒。她现在在厨房干活，但不是自愿的。如果她拒绝，又要遭到毒打。”

季米特里一言不发。久久地，他站在那里盯着罗地亚，然后他突然离

开房间，快得连罗地亚只得跳到一边让他过去。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傻瓜？”西门问。“你难道没看到他脸上的神情？”

罗地亚一点也不后悔。“西门，她是对的。如果等他离开后再发现事实真相，事情会更糟。但他是个公正的人，他不会指责我们听从公主的命令。他关心的并不是举起棍子的人，而是为其它事——那就得由他的姑姑去解释了。”

即使在楼下，破门进厨房的声音整屋子都听得到。接下来三响踢门声，没有先前大，因为厨房里的几个女人惊得掉落了手中的东西。

每双眼，除了凯瑟琳，每双眼睛都盯着站在门口的王子，只有少数偷偷地看了看门上松落的门栓。他奇迹般地出现，他穿过厨房走到她身后，他跪在她身边，她都没有抬头。她知道他在那里。即使看不见他，她也能感到他的存在。但她不在乎，如果昨晚他来这里，说不定她会伏在他肩上痛哭。现在让他滚蛋吧，一切都太晚了。

“凯特？”

“滚开，亚历山德罗夫。”

“凯特，请——我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在这里？我正巧知道，我还知道你的那个亲戚告诉你一切。”

她还是没有看他。她的头上包着头巾，头发松松地落下来，遮住了她的脸，她还在使劲地擦着地板。她身上的衣服不是她的，很脏，散发着臭味。季米特里想要杀人，但他必须先安顿好凯瑟琳。

“她告诉我你跟佣人睡在一起，不是她让你这样的。我想这大概是你的选择，跟从前一样，不愿接受我给你的舒适。她告诉我你曾逃走，她让你在这儿干话，她说你也没有拒绝。我又以为这是你的选择。”

“这正表明你想要的结果，亚历山德罗夫，你太浪费时间了。”

“至少在你嘲讽我的时候看着我。”

“做梦。”

“凯特，我不知道你挨打了！”他生气地说。

“没什么。”

“一定要让我脱了你的衣服看吗？”

“好吧！我是有几条伤痕，但这不妨碍任何人。所以你的关心太晚了。”

“你以为我希望这一切发生吗？”

“我想你没向你姑姑解释带我来这里的原因已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看着我！”

她猛地甩过头，眼睛与他那透明、清澈的两眼相对。“你很高兴吗？你看够了吗？我还有事要做。”

“凯特，我带你走。”

“不。”但凯瑟琳退得不够快。季米特里把她拉起来，轻轻地拥入怀中。

“我的背，你这个禽兽！别碰我的背！”

“那么搂住我的脖子，小东西，因为我不想放下你。”

她狠狠地瞪着他，但无济于事。她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已没有力气再忍受下来。她的双臂紧紧地抱住季米特里的脖子，于是他就把手移到她的大腿，稳稳地抱起她。

“我会让你知道你做的这一切毫无意义。”凯瑟琳轻声地说。“要不是怕

弄疼自己，我一定会狠狠揍你一顿。”

“等你好些了，我会提醒你。我还会带根棍子，任你狠命地抽，我保证不动。这是我该得的。”

“哦，闭嘴，闭嘴——”

凯瑟琳说不出话。泪水流了下来，她紧紧地搂住他的脖子，把脸深深地埋在那个曲线里。

他在破门这儿停住了，口气与刚才截然不同。他吩咐两个女佣：“马上在我房间准备好洗澡水和一瓶白兰地。”

凯瑟琳挣扎着反对，“我不想死在你的房间，如果那是为我——”

“白屋，”季米特里马上纠正，“快点去叫医生。你，还有你——”他严厉地盯着两个女佣——“过来帮我。”

“我能自理，季米特里。我已经做了很久了，没必要这样。”

季米特里不去理她，女佣也立刻执行他的命令。王子一走出厨房，里面就有叹息声和许多“我说过是这样”的话，一些人开始相信那个英国女人。娜德达不是其中之一，她被眼前的一幕深深激怒了，把正在揉的生面胡乱一堆。厨师狠狠地骂了她，她也回敬，结果挨了厨师一个耳光，人人都暗暗叫好，因为没人喜欢她盛气凌人的样子。

在白屋里，季米特里轻轻地把凯瑟琳放在床上，也没有得到她任何感谢。女佣匆匆进来在澡盆里装满水。凯瑟琳对此并不拒绝，季米特里走后她没有好好地洗过一次澡。

但她拒绝白兰地，并生气地把酒杯推到地上。

“我不知道你这样兴师动众想证明什么，亚历山德罗夫。你还是让我留在厨房的好。”

厨房活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经历。你不是说过你曾让我有了那么多新经历，我该好好谢谢你。”

季米特里有点畏缩了。他看得出她现在的心情，要跟她谈话是没用的。他本可以告诉她，是因为他的懦弱，不敢面对她，才会这样荒唐地离开。但现在他绝不能提及那个晚上，那只会火上浇油。

“洗澡水准备好了，主人。”路德米拉犹豫地说。

“好的，把她的衣服脱掉。”

“你在这里，不！”凯瑟琳愤怒地说。

“好，我离开。等医生来了，你得让她检查。”

“没必要。”

“凯特。”

“好吧，我会见那个该死的医生。但你不许进来，我跟你没什么说的。”

季米特里通过那扇门正要走进自己房里，忽然听到一个女佣轻轻地叫了一声，他马上转身，正好看到凯瑟琳的衣服脱到腰间。他的喉咙便住了。她的背上满是蓝色、棕色、黄色，夹杂着长长一条条紫色的棍印。

他关上门，头靠在门上，紧闭双眼。难怪她不想听他解释。她受了多少苦，全因为他的一时疏忽。但她就这样原谅了他。她甚至没有向他大喊大叫，要是那样，他还能靠近她，让她明白他愿意付出一切让时光倒转，带走她的痛苦，他要让她知道，他想做的一切就是爱她。但现在他是如此受她鄙视，他甚至不值得她恨。

季米特里在书房找到姑姑。她站在窗口看着果园，她挺直背脊，双手

紧合胸前，她在等他。屋里发生的一切逃不过她的眼睛，季米特里也知道佣人已把他跟凯瑟琳在厨房的交谈逐字逐句地告诉了她。她在等待最坏的时刻，但季米特里的愤怒是针对自己，只有少数是对他的姑姑。

他轻轻地走到她身后，也看着窗外，但他却什么也看不见。他先前一直希望到来的疲倦感现在深深地包围着他。

“我把一个女人留在自己家里受保护，回来却发现她像被打入地狱。为什么，索尼亚姑姑？凯瑟琳不会做出什么事而遭此待遇。”

索尼亚听到他温和的口气，松了口气，误以为他没有下人说的那么难过。“你告诉我她不重要，米特。”她提醒说。

他叹口气说：“是的，我是在气头上说的，但那样你就有权力虐待她吗？我也说过你用不着管她。你为什么还要干涉呢？”

“我看到她从你房里出来，我想她可能偷了什么东西。”

他不信地转向她，“从我这儿偷东西。天啊，从我这儿偷！我给她一切，她什么都不要。她鄙视我的财富。”

“我怎么知道？我只是要搜她。要是她不这么好斗，也不会有什么事。我怎么能容忍她在佣人面前对我那么粗鲁？”

“她是个自由的人，一个英国女人。不受这个国家古老的风俗规则的约束。”

“她是谁，米特？”索尼亚问。“除了情妇，她是谁？”

“她不是我的情妇。我也希望她是，但她不是。我不知道她到底是谁，或许是某个英国伯爵的私生女，但没关系。她在扮演一位淑女，我能接受。她没必要在这里改变她的态度，即使为了你。但最重要的是她在我的保护之下。索尼亚姑姑，她是多么娇小，脆弱。你难道没想过那顿毒打会一辈子毁了她吗？或者变成跛子？”

“但如果她表现出那么一丝脆弱，我或许会那样认为，但她没有。三天后，她居然骑着马要逃跑。”

“绝望的举动。”

“胡说，米特，这只是一顿轻揍。如果她有点伤着，她就不会——”

“没有伤着！”他终于发火了。愤愤地瞥了索尼亚一眼。“你跟我来。”

他抓着她的手腕，拉着她上了楼，走进白屋。他猛地推开澡房的门，凯瑟琳尖叫一声，马上埋进水里，但季米特里走到澡盆边，稳稳地把她扶起来，让索尼亚看她的背。

凯瑟琳气得把擦满肥皂的布甩到他的颈上和胸前。

“该死的，亚历山德罗夫——”

“对不起，小东西，但我姑姑还以为没伤着你。”

他把她放下，很快关上门，还听得见里面凯瑟琳愤怒的骂声：“我现在很好，白痴！”

早告诉你了，你以为圣约翰人经不起这点疼痛？”

他不用跟索尼亚多费口舌，她的脸跟他初次看到凯瑟琳伤痕时一样刹白。他拉起她的手肘，出了房间，但在楼梯口停住了。

“索尼亚姑姑，我想留凯瑟琳在这里住上几个星期。原因并不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你最好能去看望一下你的侄女。”

“是的，我今天就走……米特，我没想到……但她看上去这么坚强，虽然……我知道那不是借口……”她话未说完，就匆匆离开了，一刻也不能面

对季米特里的责备。

她跟老一代的许多贵族一样，一气之下做出的事情，后来就后悔了。

“不，那不是借口，索妮亚姑姑，”季米特里痛苦地自言自语。“没有借口。”

第三十二章

星期一

我的主人，

你一动身前往莫斯科，那位小姐就下了床，怎么也不愿再回到那张床上（她的话，主人）。其余的时间，她都在花园里修枝、锄草、剪花。现在每个房间、每个地方都是花，就是花园里没有了。

她的心情没有转变。她一句话也不对我说，对女佣说也只是让她们别去管她，连玛露莎也不能让她说话。她还没有看你留给她的帐本。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星期二

我的主人，

一切如往，只是今天她巡视了屋子。她没有问任何问题，甚至在图书馆看到了家族像也没多说话。下午，她去了村庄，但那里空荡荡的，因为农忙开始了。她拒绝骑你的马去，罗地亚陪她前往，因为她似乎对罗地亚少些敌意。她去村庄是向萨娃和帕拉莎道歉，她拿了他们的马。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星期三

我的主人，

今天早上，那个小姐从图书馆拿了两本书，然后一天就呆在房间里看。玛露莎还是无法让她开口，她看我的眼神似乎我不存在一样。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星期四

我的主人，

她一整天在房间里看书，也不出来吃东西。玛露莎把饭菜送到她房间，回来说她比平时更心神不定了。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星期五，

我的主人

今天小姐叫每个仆人到她跟前，询问他们的职责。完了后，她对我说诺威？多米克的仆人太多，很多都无所事事，叫我帮他们找些有意义的活干。

她的心情好多了，又恢复了以前高贵的性格。玛露莎说她的伤心终于结束，甚至她自言自语的习惯又回来了。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星期六
我的主人，

小姐整天在田地上看村民干活，有时还上前帮忙，但她意识到自己碍手碍脚就停住了。帕拉莎请她去洗澡，她拒绝了。但她回来后，就用你的蒸汽房，然后还把冷水泼在自己身上。她大声笑了，笑声很感人，几乎人人都笑了。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星期日
我的主人，

做了礼拜后，小姐要求把帐本送到她那里。你说的对，主人，她不会一直拒绝这个挑战的。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星期一
我的主人，

很遗憾告诉你我的妻子错认为小姐要是知道我每天向你汇报会很高兴，但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对我监视的想法。而且她知道阻止不了我对你的汇报，她说如果我今晚给你写信一定要告诉你，虽然她没有检验确切数字，但她能推断出你有四项投资是无意义的，只是白白地耗费你的资本，将来不会从中得到利润。这些都是她说的，我的主人。

我认为她这么短时间内得出结论是不可能的。

你的仆人，
伏来德米？季罗夫

季米德里读完这封信放声大笑。凯瑟琳提到的不当投资中有两个是他的慈善工厂，因为每年都亏损。但厂里雇了许多劳工，他不能就此关闭让那么多人失业。他也打算作些必要的调整，让工厂自给自足，他甚至不惜改换产品，但是他一直没时间去做这项任务。

他知道如果凯瑟琳真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精通帐务，她一定会发现工厂的亏损。但另外两个呢？他不知道是否该写信给她讨论一下？她会读他的信吗？就因为她曾说过不碰那些帐本，最终还是看了，就意味着她会原谅你？他离家之前，她已申明今后不再看到他，她会十分高兴。

“我终于找到你了。我找了每个俱乐部，饭店，每个最近有进展的地方。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在家里——”

“凡西亚！”

“在读信啊。”凡西里笑着，上前有力地拥抱季米特里。

季米特里意外地高兴，他从三月开始就没见过他的朋友。他去英国之前，忙着追求塔塔娜，没有时间给凡西里。这是个他不允许自己再犯的错误。他所有的朋友中，这个人最亲，最懂他。凡西里没有季米特里高，灰黑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女人们认为他很鬼。他是个可爱的人，无懈无虞，正好和季米特里相反。但他们如此投缘，总是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你上哪儿去了？我回来已有一个月了。”

“你当然找不到我。我在一位伯爵夫人家里，我当然不能让她丈夫知道她在家寻欢作乐，是吗？”

“当然不能，”季米特里认真地说，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凡西里笑着，坐在桌子边上。“不管怎样，我先到诺威？多米克，想在那里找到你。

但那个伏来德米怎么了？他居然不让我进你的屋子，只是让我到这儿找你，你在这里，他在那儿干什么？我一直来都认为他不会离开你半步。”

“他在为我照看一个人，我不放心她一个人留在那里没人保护。”

“啊，我的好奇心上来了，她是谁？”

“你不认识，凡西亚。”

“只有稀世珍宝才会派人保护，而且是你最信赖的人，”凡西里睁大眼睛。

“你不会告诉我说偷了别人的妻子？”

“那种事只有你会做。”

“好吧，说。你知道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季米特里也不想逃避。他想告诉凡西里关于凯瑟琳的事，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如何解释。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凡西亚……是的，但……不，这次情况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

季米特里向后靠，迷惘地看了看他的朋友。“我非常喜欢这个女人，但她却不想与我有任何关联。事实上，她恨我。”

“那就怪了，而且不可相信，”凡西里不解地说。“女人不会恨你，米特，她们或许会对你生气，但绝不会恨你。你做错了什么？”

“你没在听我说，并不是我做了什么才引起她这样敌视，一开始她就不想和我有任何关系。”

“你是认真的吗？”

“可以说我们是在最糟的情况下遇见的。”季米特里回答。

凡西里等着他继续说下去，但季米特里变得沉思起来，凡西里大声说“好吧，我就让你把故事始终一段段说出来。”

季米特里别转头，对自己的角色很不满意。“简单地说，我是在伦敦街头看到她，然后就想要她。我认为这事很容易，就派伏来德米跟踪她。事情从那里开始就错了，她并不出卖自己。”

“我早就看出来。但是足智多谋的伏来德米还是为你搞到了她，是吗？”

“是的，然后在她的食品中放了催情剂。那晚我见到了世上最性感的处女，也是我经历中最难忘的一夜。但第二天早晨，她恢复知觉后，就吵着要割下伏来德米的头。”

“她没有责备你？”

“没有，她急着想走。但是，她威胁说要告到英国当局，正巧沙皇要访问英国，我想还是让她离开英国一段时间为好。”

凡西里神秘地一笑。“我想她对你这一计划不会开心吧。”

“她的脾气很大，我已不止一次领教了。”

“那么你现在还留着那个可爱的女人，而她仍不想要你。故事结局是那样吗？”

“不完全是，”季米特里幽幽地回答，他的脸色发白，“我错把她留在诺威？多米克，回来发现姑姑打了她。如果她以前不恨我，现在一定恨了。”

“这次她责备你了吗？”

“当然有充份的理由。我该保证她的安全，却没有。我匆匆离开，原因是羞于启齿。”

“你不是……不，你不会强奸她，那可不是你的为人，你一定又下了药。”

季米特里厌恶地看了凡西里一眼。“我很生气。”

“那很自然。”凡西里笑了。“你从未遇到过一个女人不受你的诱惑。那一定很刺激。”

“别讽刺了，凡西亚。我想知道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会怎么做。凯瑟琳是我认识的女人中最固执、最好争、最虚伪的一个，但是只要跟她呆在一个房间，我就想把她抱到床上。还有最气人、最令人灰心的是她并不完全排斥我。也有几次她也对我的激情有所反应，但我还没有充份利用，她却神智清醒了。”

“那么你肯定是做错了什么。她要结婚吗？”

“结婚？当然不。她得知道那不可能——”季米特里停了片刻，皱皱眉。“或许，她幻想有这种可能性。”

“什么错觉？”

“我没有说过她自称是凯瑟琳？圣约翰女士，斯特福特伯爵的女儿？”

“没有，但你为什么认为她不是呢？”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在街上走，穿着普通的衣服，也没人陪同。你会得出什么结论？”

“我明白了。”凡西里若有所思。“那她为什么自称是呢？”

“因为她对这个家族了如指掌。她很有可能是伯爵的女人，但即使那样我仍不能娶她。”

“如果婚姻是不可能的，她还要什么？”

“没有什么。她根本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米特，每个女人都想得到一点什么。听上去这位似乎希望别人像对女士一样对她。”

“你的意思是我该装着相信她？”

“我还没到那个地步，但——”

“你说得对！我该带她去城市，带她参加晚会，陪她——”

“米特！是我错了，还是因为塔塔娜在莫斯科，所以你才来这里？”

“该死的！”季米特里又一屁股坐回椅子上。

“我是这样想的。你在喜欢上其它女人之前是否先该得到塔塔娜的垂爱呢？毕竟你可以有自己的情妇，但不是在追求你未来新娘的时候。我想塔塔娜不会乐意接受。你还在家做什么，她今晚参加安德耶夫的宴会，和你的老朋友里塞克在一起。你既然已经回来了，她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

“我还没有去看她。”季米特里承认。

“你来了多久？”

“八天。”

凡西里双眼朝上。“他居然在数日子。上帝，米特，如果你真的那么思念凯瑟琳，把她接来，藏在屋子里，等到你得到塔塔娜的回答。”

季米特里摇摇头，“不，凯瑟琳在这儿，我什么都不能想。”

“看来她在不在这里，你唯一想的只有她。那么你一直在拖延时间，米特。”

“我一直以来的情形很惨，不适合跟任何人在一起。但你说得对，我必须把婚姻大事解决了，再来处理凯瑟琳的事情。”

第三十三章

“格利高里，刚刚进来的是季米特里王子吗？”塔塔娜跳着华尔兹，问道。

格利高里？里塞克呆住了，带着塔塔娜一转身，这样他可以面对门口。“是的。”他紧张地回答。“现在亚历山德罗夫回来了，我想我再不能约你了。”

“你为什么那样说？”她天真地笑了。

“你没有接受我的求婚，亲爱的。人人都知道你在等亚历山德罗夫回来。”

“是吗？”塔塔娜皱了皱眉。她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一点。

“但他太坏了，现在才来找你。人人知道他到莫斯科已有一个多星期，”格利高里有意补充了一句。

塔塔娜咬紧牙。没必要别人提醒她，她已经知道。她的姐姐说出季米特里并不十分热衷于见到她已非常恼火，现在格利高里说出一样的话。

“他是否已改变想法也值得怀疑。”

“他改变了又怎样？你认为我真的在乎吗？”

她确实在乎，而且非常在乎。她想独自拥有季米特里，但那只能在恋爱阶段。一旦结了婚，他一定会对她丧失兴趣，就像其它丈夫一样。有许多女人会占去他大部份时间，因为她是他已经追到手的女人，放在家里，愿意的时候看看她，而追逐的刺激感却在其它地方。

她没有想过自己能让他的家庭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他就不会再到处漂流。塔塔娜认为所有的男人都一样，这是大多数女人共有的错误概念。关系到自己的需要，她又非常自私，她在玩弄季米特里时从未想过他的沮丧。

现在她对自己的策略不再那么自信。要季米特里几个月来一直围着她一个人转太过份了吗？她让他等得太久了吗？如果他不再感兴趣，那她岂不成了傻瓜。而不久之前她还是全俄罗斯女人妒忌的对象呢。

她无法忍受人们在她背后议论、可怜她，甚至认为这是她该得的。人人知道季米特里向她求婚，他们也知道他在等她的答复。他们不会责备他收回求婚。她让他等得太久。

是她的错，全是她的错。

当然，她有格利高里，还有其它众多的追求者。他们都发誓疯狂地爱她，但要是季米特里不要她，这一切都无意义了。

塔塔娜等待着，等着季米特里注意到她，然后打断她与格利高里的跳舞。但他没有朝这边过来，他已看到她，只是朝她点点头，然后就和德西科夫王子和其它一些人闲谈。

这个舞曲一结束，塔塔娜凑近她的舞伴，小声说：“格利高里，你带我到他那里去。”

“公主，你的要求似乎太过份了。”格利高里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我可不想坦然地失败。”

“格利高里，我想你会对我说的话感到高兴的。”

他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她焦急的神情，脸上泛起的红晕，还有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是如此可爱。他一开始只想把她从亚历山德罗夫手中抢过来，可不知不觉地却爱上了她。他对他的情敌会说些什么而让他高兴？或者她只是利用他？他得知道结果。

格利高里轻轻地点点头，带着她走到那群人当中，那些人一看到她都走开了，只剩下亚历山德罗夫最亲密的朋友，德西科夫，他站在那里，笑着，一点也不愿掩饰自己对他俩这会重聚的兴趣。

“米特，看到你真高兴。”塔塔娜笑着说。

“塔塔娜，你还像以前那样可爱！”季米特里回答，说完轻轻地在她手背吻了一下。

她期待着，期待着他作出进一步举动，说些什么，说他还想娶她。但他什么也没说，没有向她道歉不早些找她，没有说他想她，也没有说见到她很高兴，什么也没有。她别无选择。

“我想你认识格利高里伯爵，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季米特里重复了一遍，眉毛微微往上一挑。

塔塔娜向格利高里身边移了移，格利高里会意地把手搂在她的腰间，以确证这一惊人的消息。“是的，我希望你不会太失望。你突然离开，只是简单地说了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会怎么想？一个女人不能等一辈子。”

季米特里差点呛着，但他不想羞辱这位小姐。“那么我祝福你们。”

他向格利高里伸出手，在这种情形下，这一举动是非常有绅士风度的，但格利高里还是忍不住说，“太糟了，亚历山德罗夫。最优秀的人赢了，嘿？”

“如果你这样认为，里塞克。”

就是这样，塔塔娜意识到了。没有愤怒，没有忌妒。她做对了。他不会再求她嫁给他。在他回俄国之前，她就已经失去了他。但她这样做，没人会认为她是傻瓜。她阻止了这种事情发生，虽然她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她并不爱的人。但以后她还可以再摆脱这个承诺。

“我很高兴你能理解。米特。”塔塔娜说完最后这句话，就拉着格利高里离开了。

“你知道你能阻止它？”凡西里在季米特里旁边说，语气中愤愤不平。

“你这样认为？”

“算了吗，米特，她就站在那里，等待着你对她有所爱的表示。你也知道就在那刻之前，她还未接受那个家伙的求婚。你看他脸上的惊讶，这对你对他都是惊人的消息。”

“是的。”

凡西里抓住季米特里，转过他的身体，这样他们面对面。“我不相信，你解脱了，是吗？”

“确实，我觉得肩上轻了很多。”季米特里笑着说。

“我不能相信，”凡西里不停地说。“六个月前，你还对我说，她就是你要娶的女人，明年就会有继承人。你说过一切都阻止不了。你作了各种努力追求她，只是她没有立刻给你答复，你就非常生气。事实上，你对她的犹豫不决一直闷闷不乐。我说错了吗？”

“你没必要分析下去，凡西亚。”

“那么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她甩了你？你难道不敢说跟那个女人有关。”

婚姻与爱情无关。塔塔娜是最合适的人选。你不必爱她，噢，天哪！她是俄国最美的女人。她即使头上有个包也十分可人。她的家族也无可挑剔。她是你的最佳人选，你姑姑也这样认为。”

“够了，凡西亚。你说得好象你刚刚失去她。”

“好吧，该死的。如果你真的要结婚，就找个最好的。我想这也是你的意愿。还是你不再迫切需要结婚生子？你听说米沙的事了吗，或许——”

“别跟我说你对不可能的事还抱有希望。米沙死了，凡西亚。太久了，没有希望了。”

一切都没变，我还需要一个妻子，但不是现在这个。实话对你说，我这次没有立刻继续我对塔塔娜的追求，是因为我觉得不想再从头开始。几个月来，她一直回避、拖延，每次跳舞，她都让我干等，我还有许多更重要的事做，不想再浪费时间了。”

“但——”

“凡西亚！如果你觉得她这么好，那你就娶了她。就我来说，我不想被一个不知自己在想什么的女人束缚。我已发现率直是多么令人愉快。”

“又是你那个英国女人？”凡西里哼哼不停，然后叹了口气，“你不是想——”

“不，我还没有失去理智，虽然我不介意受她束缚。”季米特里笑了，叹了口气。

“还有许多适合我的女人，我要找个会毫不犹豫地答复我的人，这样我就可以快速地解决这件事。有什么建议吗？”

“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你挑不出毛病的女人。”

“娜塔里亚或许能推荐些人，她是个很好的媒人。”

“那太好了，情妇选妻了。”凡西里干涩地说。

“我想这个主意绝妙。”季米特里哈哈大笑。“毕竟，娜塔里亚了解我的喜恶，她不会给我介绍一个无法相处的女人。她能让这个任务更简单些。”

“你甚至不知道她这个时候在哪儿。”凡西里指出。

“我会找到她。凡西亚，说实话我希望能快些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不那么急。我现在还有其它事情要做。”

季米特里回到家里，又有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他的妹妹，不是很令人愉快。

米特，

你快点来实行你的诺言，我遇到了我想嫁的男人。

安娜斯塔西亚

什么承诺？他从未保证这么快就同意她的婚事。如果他不同意，那个小女孩也会找个机会嫁人。她为什么这么急？

该死的，他刚以为安排好一切，在送走凯瑟琳之前有更多的时间和她在一起。他越想，就越希望有足够的理由留住凯瑟琳。他现在已找到不必追求别的女人的理由，为什么不想想阻止凯瑟琳在自己生活中消失的理由呢？

第三十四章

“小姐？”玛露莎把头伸进房间。“王子终于来信了。我们马上起程，到城里与他会合。”

“莫斯科？”

“不，圣？彼得堡。”

“进来，玛露莎，快把门关上，你让风进来了。”凯瑟琳说着，把披肩往肩头拉了拉，“现在，为什么去圣？彼得堡？我还认为季米特里在莫斯科。”

“不，已离开一段时间了。他去了奥地利办事，刚刚回来。”

很奇怪，凯瑟琳想。为什么告诉她他离开这个国家？为什么告诉她一切？他把她扔在这里几个月，已完全忘了她。

“沙皇回来了吗？所以我们去圣？彼得堡吗？”

“我不知道，小姐。信上就说我们得赶快。”

“为什么？玛露莎，我必须知道为什么。”凯瑟琳生气地说。

“我想要是沙皇回来了，王子打算送你回家，就得赶快，否则内娃河结冰，港口就要封闭了。”

“哦。”凯瑟琳身体向后一靠，“我们是得赶紧。”她轻轻地加了一句。

她在想什么？鼓起肚子回家，没有丈夫。她无话可说。她不能告诉自己的父亲。消失了半年后，再带回来一个更不好的丑闻？不，绝对不能。

她想等季米特里回来告诉他她的情况。她想过要他同她结婚。但她已三个月没看到他了。夏天很快过去，秋天也结束了。她不想在俄国过冬，但也不想没有丈夫回家。如果季米特里以为他在船上玩弄了她，然后就想甩了她，那他一定疯了。

“很好，玛露莎。我明天就动身，”凯瑟琳说，“但不必太急，我不乘太快的马车。”

谢谢你，你就对你的丈夫这样说。”

“那么我们就不能像来时那样快地回去，小姐，因为黑夜变长了。”

“那没办法，但我喜欢白天赶路，一天不超过二十到二十五英里。我要保证行程舒适。”

“那就要两倍的时间。”

“玛露莎，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河流还要过几天才能结冰。”她当然希望河流能不结冰，这样她就能拖延到达圣？彼得堡的时间，确保她的孩子不会太受颠簸。

季米特里接到伏来德米的报告大发脾气。凯瑟琳坚持慢慢行路。他们或许一星期都到不了。该死的，他没料到事情会这样。

他想因为气候的关系把她留在俄国从一开始起就有不足之处，主要是他得面对她几个月，等冬天来临。他知道一旦夏天过去，她会不断要求知道离开的时间，因此他不得不回避她，回避她的问题，度过秋天，希望今年的冬天早些到。

在圣？彼得堡的等待是漫长、乏味的，特别是那里的秋天又冷又湿。他甚至用不着帮他妹妹操办婚事，因为他一到那里，他的妹妹就说那个年轻人不行，她不愿嫁给他。

季米特里只能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到后来他干脆专注于凯瑟琳送来的帐本上，发现不止四个工厂濒临倒闭，而是五个，还要拜访几个朋友，但大

多数都在夏秋两季离开这个城市，要到冬天才回来。娜塔里亚上星期来过，保证帮他找一个合适的新娘，虽然他本人并不愿去想这件事。

这段时间最令人恼火、沮丧的是他有意避开凯瑟琳，他从未缺过女人，而且也没这个必要。他走到哪里都有女人向他示意，但她们不是凯瑟琳。他还念念不忘那个英国女人，没有人能取代她。

内娃河上一开始结冰，季米特里就派人去接她。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她。她怎么样？有意拖延时间，她总是这样蔑视他，激怒他。伏来德米说得没错，她完全恢复了平时的对立。但那总比上次他们分手时她对他沉默的轻蔑态度好，什么都比她保持沉默好。

季米特里等待着，抓紧时间想着不让凯瑟琳离开俄国的借口。她一定会发火，但他希望没过多久她就会接受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

当六天后马车行驶在圣·彼得堡一百英尺宽的街道上，凯瑟琳也在想同样的事。季米特里一定很生气，她误了船。她已经得出结论，只要攻击他其它的弱点，他一定会平息怒气的。她有一肚子委屈，但跟她现在的状况和所需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只不过她现在可以用事作为武器。

圣·彼得堡的宽阔对一个习惯于伦敦拥挤的人来说是大开眼界。这次凯瑟琳终于清楚地看到俄国的真正面目。

在这座庄严的城市里一切都很有纪念意义。冬宫，俄国四百多个房间的大门，最引人注目的，还有其它许多宫殿和庞大的建筑物，众多广场。城市的主要街道长约三英里，有许多商店和餐馆。她看了一眼彼得和保罗城堡，在这里彼得大帝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处死。

凯瑟琳对露天集市最感兴趣，她暂时忘却了最终的目标。大堆冰冻的动物从全国各地由雪橇运到这里。各种冰冻剂都是用来保护牛、羊、猪、黄油、鸡蛋、鱼的新鲜。

留着小胡子的商人穿着灰色长袍，站在妻子旁边。那些女人们穿着锦缎外衣，戴着头巾，一直下来几乎要拖到地上。凯瑟琳辨别得出俄国的不同民族。

这里，家庭主妇们推着雪橇采购，街头艺人身穿长衫，头戴皮帽演奏着曲子，小贩们叫喊声，精制面粉做成的面包散发出阵阵香味，吸引着路人。

这是凯瑟琳见到的另外一部份俄国——这里的人们，差别，多种文化的混合。凯瑟琳想让季米特里带她来这里，这样她就有足够的时间看看，而不是慢慢地驾着马车经过，但她马上想起了她将去的地方。

她认得出季米特里的宫殿，但没必要试图去认。因为他已站在台阶上，马车一到，他就打开门，探身去接她的手。

在他们旅程快接近这座城市时，凯瑟琳极其紧张。毕竟她上次对季米特里非常的不客气，拒绝听他讲话，让自己的伤心毫无约束地发展成为最坏的脾气。现在她的紧张使她的自我保护更强了，她不是被他穿着制服时的光芒所惊惶而是她不再想着自己，她的感觉或许已被吸引，但她的思想已作好了争吵的准备。

他拉起她，把她放到地上。“欢迎来圣·彼得堡。”

“我以前来过了，季米特里。”

“是的，但只是很短的时间。”

“对，被人匆匆地带过一个地方，根本没有时间欣赏，虽然我到来很慢，但比我离开愉快得多。”

“我是否也该为那事道歉吗？”

“哦？你不是要告诉我你还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当然不会是你。”

“凯特，如果你想把我切成碎片，至少等我们进去后。你难道没注意又开始下雪了吗？”

她怎么没有注意到，一片片白色的雪花落在她脸上融化，他为什么不为她姗姗来迟而大发雷霆？他似乎尽力在装出愉快，而她却一直期待着最坏的来临。难道河流没有结冰吗？她到得太早了吗？

“当然，季米特里，你带路。我由你处置，如往常一样。”

季米特里的心不禁颤抖一下。凯瑟琳的心情比他想象的更糟。他还没有告诉她不能回去的事。如果她得知自己新的状况，她会怎么想？

他扶着她走上台阶。两扇大的双层门在他们走近时自动开了，然后又立刻关上。过了一会儿又打开，让伏来德米和其它人搬行李进来，又马上关上。门的开闭，似乎无手就可以行动，以前确实惹恼过凯瑟琳，倒不是因为冷空气进入，因为役仆手脚灵活，已把冷气流的进入减至最小限度。

凯瑟琳习惯了诺威？多米克的安静优雅，对季米特里的城市住宅有些惊奇。铮亮的镶木地板，宽大的大理石台阶铺着厚厚的地毯，镶框的图画，巨大的水晶吊灯悬挂于大房间正中央，这里只是入口厅。

凯瑟琳没有说话，季米特里带着她进了另外一个大房间——厅，到处都是大理石，樱桃木家具，沙发、椅子用丝绸、天鹅绒装饰，和波斯地毯交相辉映。

炉子里生起一团火，温暖着整个屋子。凯瑟琳坐在一个只容得下一个人的沙发上，季米特里已注意到这个防卫性的举动。坐稳后，她把玛露莎借给她的披肩解下来放在椅子背上。季米特里在英国给她买的衣服根本不适合俄国的冬天，这一点很快得到证明，季米特里叫人定做她的冬装，快完成了。她的行李一打开，佣人就拿着一件衣服去裁缝那里按照她的尺寸作适当修改。

“你想喝杯白兰地暖暖身子吗？”季米特里在她对面的椅子坐下来问道。

“那也是俄罗斯治百病的药吗？”

“这里伏特加更受欢迎。”

“我尝过你的伏特加，谢谢，不是很喜欢。如果你不介意，我还是喝茶。”

季米特里挥手，凯瑟琳瞥见其中一名役仆离开了房间。

“真好，”她幽幽地说。“我现在终于有了个佣人，太晚了，你难道不认为。”

季米特里又挥挥手，门关上了，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人，“仆人们都是碍手碍脚，一会儿你就看不到他们了。”

“显然我在这里的时间不够长。”凯瑟琳展开话题，但很快又退缩了。“那么，季米特里，你还好吗？”

“我很想你，凯特。”

她并不想两人的交谈朝这个方向转换。“你失踪了三个月，我会相信吗？”

“我有事——”

“是的，在奥地利，”她打断他。“我是你派人接我之后才知道的。在此之前，我还以为你死了，”上帝，她对他长久的离开，反感之情溢于言表。她并不想让他知道她也多么想他。

茶端了上来，很明显事先准备好的。凯瑟琳因此而稍稍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她为自己倒了一杯茶。佣人端上白兰地放在季米特里面前，但他没碰。

凯瑟琳稍微平静一点，喝着茶，季米特里意识到自己该跟她谈谈正事了，他希望最坏的事快点过去。

“你是对的，”他温和地说，“我去奥地利之前该托人传话给你。但正如我先前说的，我有太多该道歉的事。我本该早些离开奥地利，但处理那些事务比我预期的时间长……凯特，对不起，港口已经封锁了，要等明年春天才能通航。”

“那么我不得回家了？”

他希望她会整个国家没有封锁，确实也没有。季米特里已准备好更多的谎言，说服她仅有的几个通航港口不能用。但凯瑟琳只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不难过？”他问。

凯瑟琳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当然难过，但来这里的路上开始下雪，我就猜想事情会这样。这几天来我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季米特里非常高兴她居然已决定留下来，差点笑了出来，“当然南方有几个港口通航，但这个时候去那儿连一个习惯了这儿气候的俄国人也够呛。”

“那对我更不用说了。”凯瑟琳很快回答。“我来这儿就冻僵了。”

“我也不建议走那条路，”季米特里说。“西面有条路可以去法国。”他没有提到沿海的附近港口，他也不希望她想到。“但是这条路也不适合冬天旅行。”

“我想也是，”凯瑟琳回答，“我的意思是，如果拿破仑的不败军队会败在俄国寒冬手里，我还有什么机会？那么我该怎么办？”

“这是我的错——毕竟，我向你保证过在河流结冰前送你回英国——现在我只能希望你能接受我的盛情，等到明年河流融化。”

“在同个地方，还是一个囚犯？”她问道。

“不，小东西。你可以自由进去，做你喜欢的事。你是我的客人。”

“那么，我想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了，”她说着，叹了口气。“如果我不再受到监视，你难道不担心我会向第一个遇见的人说你绑架了我？”

季米特里怔住了。确实，这太容易了。这么长时间来他一直盘算着自己的计划，想象着她的反应，她这么快接受并不是他意料中的事。但他也不必为将来叹息。

他笑了。“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个很浪漫的故事？”

凯瑟琳脸红了。季米特里看着她脸上泛起红晕，回忆起以往几次她也是这样的情形，那时她很接受他。他情不自禁，忘却了这次慢慢进攻的决定，立刻走近她，让凯瑟琳觉得自己坐在小椅子上的保护策略也受到威胁。他扶着她，自己坐下来，然后温柔地把她拉到自己膝上。

“季米特里！”

“嘘，你还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就反对。”

“你从来想不出什么好事。”她反驳。

“你看我们多么般配，小东西？你非常了解我。”

他在开她玩笑，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他的拥抱却没有虚假，如此坚定和亲密，一手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另一只手搭在她膝盖上，大胆地

抚摸她的臀部。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几个月来她从未感到如此敏感。他总是能让她有这种感受，而且纯粹是生理上的激情。

“你最好让我起来，季米特里。”

“为什么？”

“仆人们会进来，”她怯怯地说。

“如果那是你拒绝的唯一理由，我可以向你保证绝不会。没有人会冒死进来。”

“认真一点。”

“我是认真的，小东西，很认真。这里没人会打扰我们，那么再想个理由。哦，最好不，让我抱你一会儿。”天哪！他屏住呼吸。“别乱动，凯特！”

“对不起，我弄疼你了吗？”

他呻吟着，把她放在不很关键的位置。“如果你愿意，你就会关心。”

“季米特里！”

“原谅我。”看到她脸上又泛起光彩，他笑了。“我很粗鲁，是吗？但只要你在身边，我就不能清楚地思考，现在也不例外。你为什么看上去这么惊讶？你不会认为我这几个月离开你就不再要你了吗？”

“事实上——”

季米特里一刻也无法控制。她让他抱了这么久，给了他十分的勇气，他想脱去她的衣服。他吻她，强烈地、彻底地，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接下去的事是不可避免。他的手向上移，抚摸她的胸部，马上感觉到衣服下的小点硬了起来。

她在他嘴中呻吟着。上帝，她想念他，想念他的吻，想念他的手让她发热的情形，想念他的双眼激起她的情欲，还有他那美妙、坚实、激荡人心的身体，想着它将做出的事。再次拒绝已毫无意义了，她喜欢与他做爱。现在就要。

“季米——季米——季米特里！让我喘口气。”

“不，这次不行。”

他继续疯狂地吻她，凯瑟琳觉得全身有股暖流，她非常高兴地意识到这个强大、有力的男人也会害怕她阻止他。她轻轻地捧起他的脸，向后推，笑看着他。

“把我抱到沙发上去，季米特里。”

“沙发？”

“现在这把椅子有点不方便，你难道不这样认为？”

他突然明白了，脸上掠过惊讶和开心的表情，凯瑟琳差点叫了出来。季米特里迅速站起来，凯瑟琳以为自己会掉到地上，但没有。她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到天鹅绒沙发上，和任何床一样舒适。

他跪在她身边，解开自己上衣的纽扣，突然停顿了一下。“你肯定，凯特——不，不，别回答。”

她还没回答他就吻住了她的嘴，但是她用手搂住他的脖子，毫无保留地让他吻着，已经给了季米特里最好的回答。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需药物的激起。季米特里已做了一切。他就是她爱的男人，是未出世孩子的父亲，是她将要嫁的丈夫。至于细节问题，以后可以从长计议。她有充份的时间，现在是他俩重逢的时候。

第三十五章

雪花在窗外飘扬，屋内火炉中生着火，大客厅特别温馨，特别是沙发正对着火炉，能直接吸收热量。已是傍晚时分，房子里关门声，远处狗叫声，马车经过声。近处只有火的爆裂声和季米特里的心跳。

凯瑟琳不愿破坏这一刻的温情。她半躺在沙发边缘，半躺在季米特里怀里。沙发不大，但她丝毫没有会落下去的感觉。季米特里的手臂紧紧地搂住她，又温暖，又安全。

此刻，他拿起她随意放在胸口上的手，吻着每个手指，他还咬着、吮吸每个指头，奇妙的感受。凯瑟琳只是半睁着双眼看着他，陶醉在他的舌头、嘴唇在她敏感的指尖上所产生的感觉。

“如果你再不停止，我又要对你做爱了。”季米特里沙哑的声音使她惊讶。

“我？我在做什么？”

“用你那双迷人的眼睛这样看着我。你知道，那足够引起我的欲望。”

“胡说，”凯瑟琳镇道，她禁不住笑了。“那你在做什么？如果你不停止——”她也发出同样的警告——“我不得不——”

“你保证？”

凯瑟琳大笑。“你无可救药了。”

“这几个月来我约束自己不享受这种快乐，你会怎么想？”

“为什么我要相信？”凯瑟琳有点惊讶地说。

“因为这是真的……这几个小时我已向你证明我的需要有多强烈，是吗？你还要我再证明给你看吗？”

“季米特里！”他滚到她身上。她发现他没有在说笑，他进入她的身体，又快又深。

“季米特里！”凯瑟琳叹了口气，仰起头去吻季米特里。

当凯瑟琳的呼吸均匀些，她正要评论季米特里的不满足，却被季米特里止住了。

“我为你发疯，女人。”

“你又夸张了，”她笑道。“我还记得有两次你精力很足。”

他惊讶地看着她。“你很喜欢？”

“那时候，当然，但并不是说没有那种感觉我就不行了。我喜欢能自由选择。”

他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话。她居然提起下药的事，而没有一丝怒气。她已原谅了他，同时也承认这次她是自愿的。

上帝，他曾多少次期待着她能作出承认。“你知道你让我有多开心，凯特？”

这次轮到凯瑟琳吃惊了，他说得很认真。“是吗？”

“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这样搂着你，吻你。我强烈地盼望着能抚摸你，爱你。这里就是你的归宿，凯特，在我的怀里。我将尽力说服你永远留在俄国。我会作出一切让你相信你属于我。”

“那……那是求婚吗？”凯瑟琳犹豫地问，似信非信。

“我要你永远跟我在一起。”

“那是向我求婚吗，季米特里？”她更坚定地问。

该死的！“凯特，你知道我不能娶你，你知道我要的是什么。”

凯瑟琳怔住了，觉得自己的血液在凝固。她在这种亲密的气氛中发火，只会对她不利。

“让我起来，季米特里。”

“凯特，请——”

“该死的，让我起来！”

她用力推，从下面爬出来，然后坐直身子。她的头发一甩拂过他的脸。她现在最不愿顾及的就是她赤身裸体。

“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个父亲。”她猛地冒出这句话。

“我会保护你的孩子。”

“那不一样，你知道。我可以作你的情妇，却不能作你的妻子，你知道那对我有多侮辱。”

“侮辱？不，我对妻子毫不关心，她只是为我生个继承人，履行我的义务，你，我很喜欢。我希望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

她瞪着他，但她的怒气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上帝，他总是知道该怎么说，去安慰她的心。她爱他，他要的也正是她想要的东西。成为他生命的一部份。他对妻子的冷漠……她怜悯他的妻子——如果那个女人不是她，她不会放弃。离明年春天还有五个月时间，她会让他觉得她是不可缺少的，让他更喜欢她，更爱她，以至无视世俗的观念王子不能娶一个普通女子，如果他是这么想。以后他发现她和他平等，他一定会十分惊讶。

她伸出手，去抚摸他的脸颊，他一把抓住，亲吻手掌。“对不起。”她温柔地说。

“我忘了你还有义务必须履行，但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出世，我就打算结婚。如果不是你，就是别人。”

“不。”

“不？”

“不！”他坚定地说，把她抱得更紧了。“你不能结婚，永远。”

凯瑟琳对他疯狂的占有欲没有说什么。她只是笑笑，很高兴自己没有告诉他她已经怀孕的事。他不久就会看出来。那时候，让他去想她说过的话。她会有个丈夫。很好的威胁，但他当然不会知道。

第三十六章

舞裙非常精致，与凯瑟琳以前为自己挑选的都不一样，深黑色，泛着青绿色光泽的缎子，白色丝带插入紧身胸衣，许许多多珍珠镶嵌在铃状裙上，领子在双肩正中紧紧束起，袖子上点缀着丝边。这不是凯瑟琳，她觉得穿着这身衣服自己就像公主。

她的头发中分，以最流行的发型束在两边，上面还挂着许多珍珠饰品。每个附件应有尽有：白色的长手套，缎子鞋也泛着同样的青绿色光，白色丝

带挂在手腕上。季米特里早早进来递给她一个珠宝盒，有珍珠钻石项链、耳环，她现在戴的戒指，还有其它许多饰品，他说她可以选择。季米特里说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还有她的冬装。今天，几件外衣和舞裙一起送到，还有一些马上送来。

他对待她就像她是他情妇一样，但她不因此感到难过。过不了多久，季米特里为她定做的衣服就会不合身了。她会感到非常有趣。他会怎么对她。她在全身镜前转了个身，特别看了看自己的腰围，还是像从前那样纤细。她很幸运，因为她有身孕三个半月之久了。只是胸部有点鼓，但一般看不出，季米特里也不会因此而预感到他说过将会疼爱的第一个孩子将出世了。

“哦，我的王子，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你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我的心情会有如此急剧的改变。”

如果她在英国家里，她对自己的处境绝不会如此乐观。那又是另外一种经历了，但只要在这里，她为什么不能纵情享受？毕竟，她不必再担心怀孕的事。

凯瑟琳暗暗笑了，最后扫了一眼她的新卧室。她得到了应属女主人的房间，房间每个方面都十分豪华，但昨晚她没睡在这里。她笑得更开心了，她怀疑今晚是否还会睡在这里。

整个晚上跟季米特里在一起，就象在天堂里一样。睡在他的臂弯，醒来发现他仍在自己身边。每次她惺松地睁开眼总会看到他迷人的笑容，然后就是亲吻，接下去……她不再怀疑自己作出的选择。她很幸福，这是现在最要紧的。

他在楼下等她，拿着白缎镶边的白色斗篷，被在她肩上，然后再递上相配的白色手套。

“你太宠我了，季米特里。”

“那就对了，小东西，”他认真地回答，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欣赏的眼神更加深沉。

他今天穿着另外一套制服，光芒四射。白色的夹克，肩头披着金章，金色镶边的衣领。他戴勋章只是为了吸引凯瑟琳。但自己却被凯瑟琳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扶她上了马车，一直到穿过几个街区抵达宴会，他的视线一刻也无法离开她。

她如此精致，他想起安娜斯塔西亚画的肖像，现在挂在他书房里，每次看到它，他总有那么一些不自在。没有人会认为这个女人是佣人、演员。如果他第一次遇见她时她就是这样打扮，他对她的社会地位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观念，他或许会认为只是衣服和环境才使他相信，她不是自称的那种人。如果他错了呢？他的心里突然升起一股遗憾之情。

不，他不可能错。但第一次就带凯瑟琳去这样隆重的场合似乎并不很好。

他想让她开心，炫耀她，就像凡西里说的，把她当作一位女士，而不是一直藏在家里。但突然他害怕与人分享她，他要把她锁在家里自己独享。

“我想你会把我介绍给别人，季米特里。那么告诉我，我是谁呢？”

她看出他的想法？“你说过你是谁——凯瑟琳？圣约翰。”

“确切说，我不是这样称呼自己的。但如果你执意要这样介绍我，我也不反对。”

她在嘲弄他。她为什么就自己的身份嘲弄他？“凯特，你肯定一定要

去吗？”

“不去炫耀一番这条裙子？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舞会了。我当然想去。”

她又谈起她那不真实的生活，但她说得那样自然，几乎不加思索。他还没下定决心该让她失望带她回家还是抱最好的希望，马车已停下来。他知道凯瑟琳的坦率，今晚一定会踩别人的脚趾，如果她在这里发脾气怎么办？

“你知道怎样……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引起——”

“你担心什么，季米特里？”凯瑟琳意识到困扰季米特里的事，突然笑了。

“没什么，”他闪烁其辞，扶她下了马车，“来，我可不想你在这里感冒。”

他带着她进了一幢大厦，随手把他们的皮衣交给一名侍从，然后上了台阶到楼上的舞厅。这里的主人首先到门口欢迎他们，季米特里向他们介绍了凯瑟琳？圣约翰。

凯瑟琳往四周瞧，房间非常大，确实是个舞厅，而不是几个房间改成一个。几个水晶吊灯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照耀在价值百万卢比的珠宝上。二百多位客人中，一半在跳舞，其它的人聚在房间各个角落交谈，或在休息台之间踱来踱去。

佣人端着盘子送上饮料，凯瑟琳拒绝了。季米特里拿起一杯，一饮而尽，然后把空酒杯放回盘子。凯瑟琳禁不住笑了。

“紧张，季米特里？”

“我能紧张什么？”

“哦，我不知道。或许我会在你朋友中让你尴尬。毕竟，一个农民怎么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应付自如？虽然穿着漂亮的舞裙，但她终究还是个农民，是吗？”

他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的心情。她并没有生气，她的表情充满幽默。

“米特，怎么不告诉我你今晚也参加这次宴会？我可以——哦，我打扰你们了吗？”

“不，凡西亚，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季米特里轻松地回答。“凯瑟琳，我可以介绍一下凡西里？达西科夫王子吗？”

“凯瑟琳？”凡西里漫不经心地瞥了她一眼，突然他的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季米特里。“不是那个凯瑟琳！但我在想……我指的是……”看到季米特里皱皱眉，他停住了。

“你错了，达西科夫王子。”凯瑟琳有意说。“让我猜猜。既然季米特里向你提起过我，你一定期望看到更漂亮的女人，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美女，我的先生越多越令人遗憾，我可以告诉你，我和你一样为季米特里对我的兴趣而惊讶。”

“凯特，你让我的朋友在这里一言不发。他还不知道你在开他玩笑。”

“胡说，季米特里。他知道我在开玩笑，他只是觉得一眼便轻视我感到尴尬。”

“我再不会犯这种错误，亲爱的女士，我保证！”凡西里向她强调。

凯瑟琳禁不住开心大笑，凡西里被她的笑声感染，季米特里也被这愉快的声音深深吸引。他爱听她大笑，她的笑声总是让他觉得温暖，虽然现在不很合适。

他拉紧她，手臂搂在她的腰间，嘶哑着说：“你再这样，我又会处于尴尬境地——跟你在一起，总希望身边有张床。”

她抬头看季米特里，十分吃惊。他居然非常认真。凯瑟琳脸红了，季米特里不由地弯下身去吻她，也不在意他俩的处境和周围的人们。凡西里制止了他们：“米特，为了不让你变成爱情傻瓜，我想请这位小姐跳个舞，你不介意吧？”

“我介意。”季米特里严肃地说。

“但我无所谓，”凯瑟琳说着挣脱季米特里的怀抱，朝凡西里热情地笑笑。“但达西科夫王子，我得提醒你，有人说我根本不会跳舞，你愿意冒被踩脚的危险来证明这件事吗？”

“非常愿意。”

还没等季米特里来得及反对，凡西里就拉着凯瑟琳进了舞厅。他盯着他俩的背影，心里十分光火，但他尽力克制住自己不跟着凯瑟琳把她拉回来。他一直提醒自己，现在与凯瑟琳跳舞的是他的朋友凡西里。他知道季米特里对凯瑟琳的感觉，不会对她有任何进一步的举动。但他不愿看到其它男人的手在她身上，即使是他的朋友。

十分钟后，凡西里单独回来，季米特里见此大发雷霆：“你到底什么意思，把她让给亚历山大？”

“没办法，米特，”凡西里吃惊地说：“你看到我们还没离开舞厅他就截住了我们。”

她同意，我还能怎么的？”

“你本可以让他离开。”

“他没有恶意，而且——”季米特里开始往舞厅走去凡西里马上把他拉回来。“你疯了？就因为她跳舞、作乐，你就大喊大叫？上帝啊，米特，你到底怎么啦？”

季米特里呆呆地看着凡西里，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舒了一口气。“你是对的。我——”他抱歉地笑笑。

“你还没得到她？”

“怎么啦？你以为得到以后就会失去激情了吗？我可以保证不会。”

“那么我的朋友，你现在需要分散注意力。娜塔利亚今天也在这里。”

“我没有兴趣。”

“不，你这个傻瓜，我当然知道，”凡西里不耐烦地说。“但她最近向我透露，她已缩小交往圈子，为你赢个好名声。她才是你最理想的未来新娘。还记得你叫她——”

“忘了吧，”季米特里粗暴地打断。“我不打算结婚。”

“什么？”

“你听到了。如果我不能娶凯瑟琳，我就不结婚了。”

“你不会是认真的吧？”凡西里反驳道。“那么你需要的继承人怎么办？”

“没有妻子，我完全可以收养凯瑟琳的任何一个孩子。”

“你是认真的？”

“安静点，”季米特里轻轻说。“亚历山大把她带回来了。”

以后的时间里，季米特里的视线就再没有离开她，她热爱其间的每一分钟。他不停地和她跳舞，嘲笑她踩了他的脚。事实上，她一次也没有。他如此幽默，她觉得这是她一生最快乐时光——直到他把她交给凡西里照顾，他去拿些饮料。凡西里很快被一个胆大的女人缠住，这个女人从不接受

“不”字，她硬拉着凡西里进了舞池。要是凡西里在，他就不会让凯瑟琳呆在那群闲聊人当中。那些人也不管她是否听得见，她本该自己离开，但一开始她就被他们的对话吸引住了，她听到：

“但我告诉你，安娜，她是英国人，是他母亲那边的一个亲戚。否则为什么米特对她如此照顾入微？”

“当然是为了让塔塔娜妒忌，你没看见她和未婚夫一起进来吗？”

“胡说。如果他想让塔塔娜吃醋，他该和娜塔利亚在一起。毕竟，塔塔娜知道她是米特的情人。在塔塔娜公主选择了里塞克勋爵后，他又开始去看望娜塔利亚了。你听说了没有，他对此事非常生气？”

“不是生气，安娜。这个可怜的男人沮丧之极，径直跑到圣彼得堡去了，最近三个月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

“那么，他今晚一定已不再伤心。”

“当然，他不想塔塔娜知道他有多伤心。她中断他俩的关系，还把未婚夫介绍给他，而且那次米特是专门到莫斯科继续他们的恋情。”

“那么你认为他还爱她？”

“你不这样认为？看着她，站在乐队旁，哪个男人会不爱她？”

凯瑟琳也禁不住回头去看塔塔娜。但她很快转身走开，直到听不到那些人的谈话。

但她的心中不是滋味，塔塔娜是她看到的最漂亮的女人。季米特里还爱她吗？他怎么会不？

“他利用了你，凯瑟琳，骗你说他到国外去了。为什么？他为公主的事伤心，甚至忘了及时送你回家？他为什么要和你纠缠不清？你无法与塔塔娜相比，他为什么还这么要你？”

“凯瑟琳女士？”

她几乎没有转身。很久没人这样称呼她了。但她还是回过头，因为她辨出了这个声音。她心里轻轻叫了一声，眼角余光看到季米特里回来了。但他突然在几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脸变得煞白，他听到这个男人称凯瑟琳“女士”。她现在无暇顾及他，必须先应付大使——她父亲的好朋友。上帝，她怎么没想到有可能会在这里碰到他呢。

“太出乎意料了，伯爵——”

“你当然惊讶。我刚刚看到你跳舞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不’，那不可能是小凯瑟琳，但真的是你，你在俄国干什么？”

“这是个复杂的故事。”她逃避地回答，马上转换话题。“你最近没有收到我父亲的信吗？”

“我收到了，也不介意告诉你——”

“他提到我妹妹——婚姻了吗？”

这次凯瑟琳尽力转移他的注意力。

“伊丽莎白女士与塞默尔勋爵私奔，还记得他吗？这个小伙子不错，但伯爵很生气，直到他最终发现他得到的关于这个年轻人的消息都是错误的。”

“什么！”凯瑟琳差点吃惊地叫了出来。“你是说结果根本没事？”

“什么事？你难道什么都不知道。你父亲只是在说到你失踪的事上提到你妹妹的婚姻，因为你俩同一天失踪。乔治预料到他们会私奔，所以他只是以为你去作伴娘了。到那对新人两星期后回来，他才知道不对。他们都以为你死了，我的小姐。”

凯瑟琳痛苦地哼了一声。“我的——我的信一定没有寄到家里。哦，太可怕了！”

“或许你该再给你父亲写封信，”季米特里说着，走上前来。

凯瑟琳转过头，看到他已彻底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事实上，他现在的表情暗示了他那有名的脾气又要爆发了。现在他到底还在生什么气？

“季米特里，我的孩子。你认识凯瑟琳？圣约翰女士，我看到你们先前一起跳舞的。”

“是的，凯瑟琳女士和我以前认识。请原谅，大使，我想跟她说句话。”

他不给任何人有时间反对，就拉着凯瑟琳出了舞厅。在外面的楼梯口，凯瑟琳喘了口气，她正要摆脱他时，却被季米特里狠狠地推进了马车，然后他开口了：

“那么一切都是真的！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凯瑟琳女士？”

“我做了什么？”她迷惑地喘着气。“你到底在搞什么鬼？我告诉你我是谁。你却自以为是，不相信我。”

“你可以让我相信你！你可以告诉我一位伯爵的女儿衣衫槛楼独自在街上走。”

“但我告诉过你，那些不是我的衣服，是女佣的，我告诉过你。”

“你没有。”

“我当然说过。我乔装改份是为了跟踪我的妹妹，因为她要与人私奔。你看，她成功了。要不是你，我已经阻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凯特，你什么都没对我说。”

“我说我告诉了你。”季米特里还是继续责备，凯瑟琳愤愤地骂道：“好吧，这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我的名字，我的地位，还有我的许多成就。有些已得到了很好的证明，但你还是固执己见。玛露莎说得对，你们俄国人对第一印象，总是顽固不化。”

“你说完了吗？”

“是的，我认为我说完了。”她低声说。

“很好，明天我们就结婚。”

“不。”

“不？”他叫了出来，“昨天你还想嫁给我，我说这不可能时你还非常生气。”

“是的，”她反驳道，双眼闪着晶莹的光芒。“昨天我配不上你，今天怎么就行了？不，谢谢，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嫁给你。”

他别转头，气愤地盯着窗外，凯瑟琳也同样。要是她十分了解季米特里的话，她就该知道季米特里的脾气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而不是对她。但她不知道，她只是放在心上。

他怎么敢因此而责备她？他怎么敢现在要娶她，而他并不爱她，只是为了满足那种错误的感觉。她不愿，她不需要他的怜悯。她不需要一个男人因为不得已而娶她。她有自己的尊严。

第三十七章

厚厚的积雪，一望无际，这里似乎无人问津，没有生气，荒凉偏僻，把城市文明冲洗得一千二净，这里美得令人目眩，这一幕——白雪覆盖的灌木丛似乎难成一座小山，光秃秃的白桦树直冲云霄，一切都是那么宁静、安闲。

季米特里在路边停住了，大雪已覆盖了整个地区，连路标也找寻不到。主人警告他不要急着外出，再多留一个晚上，等到暴风雪过去，但他拒绝了。

起初季米特里只是想独自离开一会儿，结果却离开圣彼得堡一星期。他漫无目的地逛了三天，回来途中正遇上暴风雪，只能在伯爵家里又逗留了几天。他急着要回家。

凯瑟琳一个人在家里太久了，何况他是在他们争吵的那个晚上出来的。

他还有一个原因想尽快离开伯爵家。塔塔娜一群人 also 来到这里，当然包括里塞克，他们和季米特里一样，也是为了躲避这场风雪。屋子里的气氛令人无法忍受，而且他亲眼目睹了塔塔娜和里塞克毁了婚约。季米特里看得出那个家伙显然在责怪他扰了这桩美事。

在林中，枪声响起。季米特里的马一惊，往后倒退了几步。他重重地摔在半英尺厚的积雪上。等他缓过气朝上一看，那匹受惊的马已消失在远处的树林中，但他并不在意。

他蜷起身子，向身后的树林扫视了一眼。马上看到里塞克，那个家伙并不想躲藏。

季米特里的心冻住了，因为他看到里塞克举起步枪正在瞄准，但犹豫了。他们四目相对，季米特里看到那双眼睛中的痛苦不由吸了口冷气。里塞克放下枪，拉起马缰，转身往来的路上走了。

到底什么能让一个男人做出这样的事？季米特里很担心他知道。塔塔娜，里塞克一定以为是因为季米特里，他才失去塔塔娜。

“你怎么了，米特。那个人刚才要杀你，你却站在这儿为他辩解。”他不满地叹气。

“唉，我现在也跟她一样自言自语了。”

他转身找自己的马，路边没有。季米特里又叹了口气，这正是他需要的：在雪地上步行。他至少能走，那个家伙虽然瞄得很准，但下手不快。他想里塞克毕竟还有些良心。

一小时后，季米特里找到了自己的马，已跌了一条腿，他才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十分恼火地怀疑里塞克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他对这一带很不熟悉，离开伯爵家已有几小时，又看不到房子或村庄，天色越加黯淡，他觉得自己不但迷了路，而且有可能又赶上一场暴风雪而没有避身之处。那样，他就死定了。

他立即朝前行驶。他离伯爵家太远，无法回去，只能希望能在夜晚来临之前找到栖身之处。

不久，寒流通过他的皮手套和皮靴钻了进来，他的四肢麻木。他的皮大衣虽然能御寒，但在黑夜来临之时也无济于事。幸好雪没有下来。当最后一丝霞光消失之时，他终于找到了住处，显然他已进入某人的地盘。他在雪中吃力地跋涉了一天，力气用尽。

这是间荒屋，或许曾经用作仓库，但现在已空了。季米特里找不到一件可以生火的东西，除非他扯下墙上的硬纸板，让冷流长驱而入。寒流还是从墙壁的裂缝一点点渗透过来，但总比没有避处好。等明晨一到，他就出去

找附近的屋子。

季米特里蜷在一个又冷又脏的角落，大衣紧紧地裹住身体，他希望身边就是凯瑟琳温暖的身体——不，他最好改变愿望，因为明天早上他必须醒过来。这是俄国冰天雪地的天气带来的恶果：一旦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

第三十八章

凯瑟琳从雪中向他走来，热情的，令人兴奋的，她不再生他的气，也不再指责他毁了她的一生。她爱他，只爱他。但大雪飘落，她又消失了。他看不到她，不管自己跑得多远，不管自己叫得多响，她走了。

他睁开眼睛，眼前的一幕让他确定自己一定是死了，或许是得了心脏病。他看到尼科莱，看到安娜斯塔西亚，然后他的眼睛盯着那个幻影。

“米沙？”

“娜斯塔亚，你看。”他笑了。“我对你说没必要等到他恢复过来吧。”

“你也不能肯定。”安娜斯塔西亚反对说，“他完全有可能旧病复发。我知道要是我遇到幽灵，我也会的。”

“幽灵，我是？我会告诉你——”

“天哪！”季米特里长长地叹了口气。“真是你吗，米沙？”

“确实是我。”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麦克黑尔笑了。“好吧。我告诉你们，我那些懦弱的同伴留下我三处受伤，血染大地。或者这样说，那些阿美尼亚人把我拖到军营，当作靶子。”他停顿了一会，那双蓝眼睛眯成一条线。“那个首领的女儿看了一眼这张臭名昭着的亚历山德罗夫脸，请求父亲把我送给她。”

“你还要告诉我什么？”

“别让他嘲弄你，米特，”尼科莱插进来说。“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必须相信他，因为他把那个阿美尼亚公主带回家了。”

“你真的娶了她，米沙？”季米特里试探着问。

“期望太高？”

尼科莱大笑。“他会对此非常感兴趣。自从得到报告你死了，索尼娅阿姨就没放过他。可怜的米特必须娶妻生子，否则亚历山德罗夫家族就要绝后了。”

季米特里骂弟弟，“你居然还很幽默，要是你在我这个位置，你肯定不会。”

“好了，你可以放松了。”麦克黑尔骄傲地对季米特里说。“我不但与她结婚，她还为我生了个儿子。为此我才久久不归，我们要等到孩子出世，她能行路才能回来。”

季米特里确实松了口气，但仍很虚弱。“既然你已解释了你神鬼般的出现，谁能告诉我你们三人是怎么来到这里，我又是怎么回事？还是我是梦中迷了路——”

“不是梦，米特。”安娜斯塔西亚坐在床边，递上一杯水。“你病得很重，

我们都不能肯定你是否会恢复过来。”

“你又在取笑我了？”但没有一个人笑。“多久？”

“三个星期。”

“不可能！”季米特里大声说。

他努力坐起来，但头脑一阵晕眩，又重重地摔在枕头上，他闭上眼睛。三个星期，他没有生命。他忽然觉得压抑。

“米特，别难过。”安娜斯塔西亚皱着眉说。“医生说 you 一旦恢复知觉，必须保持安静，慢慢恢复。”

“你的情况很糟，”尼科莱补充道。“你一直发着高烧，有几次醒过来，看上去非常正常。我们以为你好了，但没过多久又烧了起来。”

“是的，我告诉过你三次你怎么到这儿，出了什么事。”安娜斯塔西亚说。

“你很清醒，提要求、下命令，难道不记得了吗？”

“不。”季米特里叹了口气。“我怎么来到这儿，你介意再对我说一遍吗？”

“一些战士外出追寻一个逃跑的奴仆时发现了你。他们看到你留下的脚印时，以为找到了那人，就顺着脚印来到茅屋。你在那里呆了多久，没人知道，因为你那时已昏迷不醒，不能说话。你甚至不能告诉他们你是谁。”

“他们把你带到他们的营寨，幸好有人认出你，就捎回信给我们，”尼科莱接下去说。“伏来德米到那里时，你仅仅清醒吩咐他带你回家。”

“这是个错误，”安娜斯塔西亚补充。“你正赶上那场暴风雪，因此送你到这里也用了几天时间。那时，你的情况已很糟，我们担心你的生命。”

“女人不懂，”麦克黑尔不满地说。“你们不懂一个男人是不会让寒冷结束自己的生命，世上还有这么多激动人心的事——”

“现在就别对我说你那辉煌的经历了，”季米特里疲惫地说。“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一个星期前。我原想荣耀地回家，谁知这里每个人都拉长脸，为你担心。”

“每个人？”他的精神又提了起来。“凯瑟琳也是这样？她也担心吗？”

“凯瑟琳？谁是凯瑟琳？”

尼科莱笑了，“他说的是那个小婊子——”

“凯瑟琳？圣约翰女士。”季米特里瞪着他。

“真的？你是说她讲的都是实话，包括索尼亚那件事？”

“是的，我倒想起一件事：你找到她时做了什么？”

他问问题的口气使尼科莱倒退几步，尽管那时他根本没必要怕他。“没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没靠近她。”

“谁能告诉我凯瑟琳到底是谁？”麦克黑尔一遍遍地问，却无人应答。

“她在哪儿？”季米特里问道，先是尼科莱，空空的神情让他转向妹妹。

“娜斯塔亚？她在这里，是吗？”

“事实上——”

她不再说下去，季米特里从她紧张的表情预感到她在隐瞒一个坏消息。

“伏来德米！”他又转向尼科莱，“他在哪里？去把他叫来。伏来德米！”

尼科莱慌忙跑出房间，安娜斯塔西亚把季米特里按在床上。“你不能这样，米特！

你会旧病复发的——”

“你知道她在哪儿？”

“不，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的下人知道。所以你就静心静气地等他来。”

“我的主人？”伏来德米进来，立刻跑到床边。他已经得知季米特里伤心的原因。

“她去了英使馆，我的主人。”

“什么时候？”

“你离开的那天。她现在还在那儿。”

“你肯定？”

“我派了一个人在那里监视。她要是离开，他一定知道。”

他终于松懈下来，虚弱地无法睁开眼睛。只要他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现在有谁愿意告诉我凯瑟琳是谁？”麦克黑尔又问。

“她将成为你的弟妹，米沙。只要我能站起来。你回来太好了，”季米特里说完又昏昏睡去。

“我一直以为他不太热衷结婚。”麦克黑尔疑惑地看了一眼他的弟妹妹。

尼科莱和安娜斯塔西亚悄悄地走出房间，两人都在笑。最终还是尼科莱开了口，“我想一定有人改变了他的想法。”

第三十九章

“凯瑟琳女士，你今天准备接待客人吗？”

凯瑟琳抬起头，叹了口气。“这次是谁，费昂娜？”什么时候她的邻居才能不那么爱管闲事？

“她自称是阿尔巴马拉的伯爵夫人。”

凯瑟琳呆呆地盯着女孩，脸上突然失去了光彩。季米特里的外婆？到这里了？不，如果季米特里来了英国，他一定会自己亲自前往。

“我的小姐？”

凯瑟琳的思想又回到女佣身上。“是的，我接见她，把她带到——等等，她一个人来，是吗？”看到费昂娜点点头，她说：“好吧，还是把她带到这里，我的办公室更随便些。”

凯瑟琳坐在书桌后没有动。她越来越紧张，季米特里的外婆为什么事拜访她？她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没有人知道事实真相，包括她的父亲。

她离开俄国前收到伯爵的一封信，他很善解人意。信中也只是对她来信的答复。她在信中编织了各种谎言安慰父亲她一切都好，立刻准备回家。她不能告诉父亲事实真相，任何一个父亲都有责任保护女儿的尊严，但她不希望那样。

她在信中说自己误被绑架，结果来到俄国，已非常接近事实。她借对大使说的一到俄国就写信回家的谎话，辨明信一定在途中丢失，她是刚刚才知道没人获悉发生在她身上的事。然后她又以不可违背的口气通知父亲，既然已被迫开始这次旅行，她就好好利用，多看些地方。虽然她的父亲对此十分不快，但他还是祝福她，并在信中寄了些旅游费用。

直到三星期前，她带着阿里克斯回家，她的父亲才明白。但他还是不

知道阿里克斯是怎么回事，不是因为凯瑟琳拒绝找借口，她只是简单地说她恋爱了，孩子是通常的产物。他俩之间最大的矛盾是她不愿说出孩子父亲的名字，只是说她在俄国旅游之时遇上他，但她不愿意嫁给他。他们怎么对别人说？什么也不能。

凯瑟琳并不是第一次旅行带个孩子回来的人，但她不愿声称这只是她捡到的孤儿。

其它许多出生名门望族的女士经常找这样的借口，但人们不会相信。而且凯瑟琳向来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她相信关于她的谣传、猜测不久便会烟消云散。虽然她还没意识到是亲爱的露西开始传播谣言，公众都认为她现在是个寡妇，丈夫的死对她打击太大，她甚至不愿提及他。

她很开心，这样她就可以毫不尴尬地漠视别人对孩子父亲的询问。她一点也不羞愧，相反，她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她愿意把他带给别人看，但除了季米特里的外婆。

阿里克斯正巧长着那张著名的亚历山德罗夫的脸，肤色又像父亲。凯瑟琳并不是对他的长相不满意，只是太显然他就是季米特里的儿子，伯爵夫人只要看上一眼就会知道。

以后要是季米特里遇到外婆，一定会谈及凯瑟琳这个如此像亚历山德罗夫家人的儿子，季米特里就会知道她带着孩子离开他；她不愿嫁给他，或许她不愿放弃这个继承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甚至会来抢夺阿里克斯。她绝不能冒这个险。

听到有人轻轻地清清喉咙，凯瑟琳紧张地站起来：“请进，夫人。”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你跟我的父亲很熟。但他现在在伦敦，你要是来看他的话——”

“我是来看望你的，亲爱的。我们不要如此正式，请你叫我列诺好吗？”

列诺并不象凯瑟琳想象的那样，她那个地位，年龄的老妇人都遵从老一套的条条框框，穿不合时的衣服，有的甚至在头发上扑粉。列诺却穿着时髦的旅游装，脸上红润，她身上唯一表现年龄的是她的头发，整齐地盘在头上，很适合她。她已是满头银发，但脸上却少有皱纹。她还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凯瑟琳看得出季米特里那双深黑色眼睛就是继承了外祖母，一模一样。只是她的更热情，周围都是笑纹。

“你不必紧张。”

“哦，不，我没有，”凯瑟琳很快反驳。该死的，她一开始就处于劣势。“请叫我凯特，我的家人都这样叫我。”

“那么季米特里叫你什么？”

凯瑟琳的两眼放出光芒，“季米特里是谁？你为什么来这儿？”她小心谨慎地问道。

“为了看看你，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刚刚知道你回到英国，否则我该早些来看你。”

“我认为你并不是那种喜欢探听丑闻的人，夫人。”

列诺大笑。“哦，我亲爱的凯特，能遇上一个说话如此坦率的人真不容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个丑闻贩子。你看，我去年收到季米特里阿姨的一封长信——我们都同意你认识我的外孙？”凯瑟琳没有反驳，列诺笑了，继续说：“索尼亚是季米特里的阿姨，她总是喜欢向我抱怨这孩子的种种缺点。几年来，她一直写信，希望我相信这个孩子是个失败，但我并不信。要

不是她的信如此有趣，我一定会泼她的冷水。她告诉我季米特里现在把他的——女人，可以这样说吗？他从英国带回女人，并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凯瑟琳的脸顿时变得煞白。“她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了吗？”

“是的，她说了。”

“我明白了。”凯瑟琳叹口气。“她绝不知道我是怎么到那里的，她不会那样想。”

我怀疑季米特里是否——哦，你——你没有把这个告诉我父亲吧？”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为了让他放心。我失踪后的一段日子里，他以为我死了。”

“你指的是——对不起，亲爱的，我不知道。我得知你离开英国，但不知道乔治也不知你去什么地方。人人都认为你去欧洲旅行。但对你来说，那不很荒唐吗？我感觉到季米特里是女人眼中的白马王子，但跟他离开……”

“对不起，”凯瑟琳粗暴地打断，“我那时毫无选择。”

伯爵夫人突然脸红了。“那么我实在抱歉，亲爱的，我来这里误以为你和我的外孙有了关系，你带回家的孩子是他的。我听说过那个孩子，我曾希望，事实上我现在还是……我是想说……”

“阿里克斯不是季米特里的儿子！”

列诺对凯瑟琳坚定的否定非常吃惊。“我不是想暗示……是的，原谅我。想想我的外孙在女人中的魅力，很自然就以为……哦，该死的，凯特，我想看看那个孩子。”

“不，他在睡觉——”

“我可以等。”

“但他身体不适，我以为现在打扰他不好。”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我们谈论的是我的曾外孙。”

“他不是，”凯瑟琳愤怒地坚持，她对列诺的咄咄逼人非常不满，但又无法清楚地思考。“我说过季米特里不是他的父亲。为什么，因为他把我留在诺威？多米克几个月。”

那里有多少男人你知道吗？成千上万。我还要说什么吗？”

列诺笑了。“亲爱的，你只要说你从未和季米特里亲近过就可以了，但你没说，是吗？你也无法让我相信你是随便和男人调情的那种女人，因此你不用费心解释。那个孩子不知道，是吗？那就是你所担心的？”

“夫人，我得请你离开了。”凯瑟琳生硬地说。

“很好，亲爱的，你现在赢了。”列诺的声音还是那么悦人。她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做事受感情支配。但她却坚定地预言：“我最终一定要看到阿里克斯，我不会放弃我的第一个曾外孙，即使要让孩子的父亲来解决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那样，”凯瑟琳已出奇地愤怒。“你知道无缘无故让他来到这儿，他会多生气吗？”

“不管怎样，我怀疑。”

第四十章

“怎么样？”季米特里问道。

伏来德米十分不情愿地走进大厅。“她不愿接受花，还有你的信，我的主人。两样东西都退回来了，信没有拆开。”

季米特里的拳头重重地打在桌上，酒溅了出来，桌子中央的烛台倒了下去，仆人连忙上前抓住它，免去一场大火。季米特里甚至没有注意到。

“她为什么不愿见我？我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我请她嫁给我，是吗？”

伏来德米一句话也不说。他知道这些问题不是在问他，他已听了几百遍了，况且他也没有答案。他不知道王子做了些什么，除了一件事。上帝，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傻，这么盲目，这么武断。玛露莎提醒过他，因为她知道一切，而他却主观地坚持自己对凯瑟琳女士的错误印象。

“或许你——”

伏来德米没有说下去，门口的仆人宣布：“伯爵夫人到——”

仆人没有往下说，季米特里的外婆把他推到一边，大步进来。很显然，她今天很不开心。季米特里很快站起来，因此也没有注意到。

“外婆！”

“别叫我‘外婆’，你这个没有头脑、不负责任的人，”列诺生气地说，甩开季米特里伸过来拥抱她的两手。“你知道别人问起我，几个月前你才来过英国，现在又回来了，我有多尴尬，我并不知道你经常来。你来这里，却不来看我，甚至不通知我一声，你是什么意思？”

季米特里脸红了。“我很抱歉。”

“你不仅仅为此而抱歉，你还得向我解释。”

“当然，但你先坐下，和我喝杯酒。”

“我会坐，但不喝酒。”

列诺坐下来，马上开始用手指敲着桌子，她气愤、急躁地等着。季米特里招手示意仆人下去。他觉得不知所措，他该怎么对她说？他当然不能告诉她事实真相。

“我来看你，外婆，”季米特里说道。

“三个星期以后？”

她知道他到这儿很久了。季米特里正猜测她还知道些什么，列诺说道：“我一个月前写信给你，我知道你收不到这封信。好了，开门见山。你在这儿做什么，为什么除了我人人都知道？”

“你写信给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别让我等，季米特里。我想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让我的儿子对我保密。他一定知道你到了这里，否则你不会用这里的房子。”

季米特里叹了口气。“你不能怪汤姆斯叔叔。是我叫他现在什么都不说，因为我知道你会执意让我陪你去乡下一游。我现在做的事至关重要……我不得不留在伦敦，外婆。”

“我得确证她不再从我身边消失。”

“谁？”

“我要娶的那个女人。”

列诺眉毛竖起，“哦？但我记得，你说过去年年底准备结婚的，后来你没有。同时我又听说你同父异母兄弟死而复生，我想你更不会急着要结婚。”

“那是在我遇到凯瑟琳之前。”

“不是凯瑟琳？圣约翰！”列诺说。

“你怎么知道？不，你别说。我想我成了个傻瓜。多少次，我被她拒之门外，整个城里人人知道。她一直躲避我，而我却疯狂地追逐她。”

“很好，你跟踪凯瑟琳到这儿，这就是你来的原因。那么今年早些时候呢？”

“我也在找凯瑟琳。我以为她回到这里，但是我错了。那时我能得到的消息就是她去欧洲旅行，但没人知道确切的地方。”

“只要你在这一带，你就该到我那儿住上一两天。”列诺埋怨道。

“对不起，外婆，那个时候我不适合陪你。我发现凯瑟琳不在我原先想的地方，非常不开心，我又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她。”

“你也会绝望？”列诺终于笑了。“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还以为你恋爱了呢。”

季米特里皱皱眉。“真的没有可能了吗？”

“不，当然还有可能。只是我遇到过凯瑟琳女士。她是个令人生畏的女人，虽然她身材瘦小，她不会听从你的吩咐，也不会每件事上都同意你的观点。她操持家庭事务很久，有自己的一套方式，不那么容易屈服于任何一个人。她是一个懂得自己思想的人，并不是我以前意料中你的妻子的那种类型。”

“你说的话我都知道。”

“是吗？”列诺笑了。

她还可以告诉他更多的事，但她还是决定不说。为什么要让他有不必要的借口？他一生想得到的东西太容易得到。这次让他付出些努力，并不会有什么伤害，凯瑟琳越难为他越好。当然，如果他最终没有得到那个女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列诺可不想失去她的第一个曾外孙。

“你说凯瑟琳不想见你？”列诺问，“为什么？”

“我也希望自己能知道。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时争吵了，但我们经常争吵，所以也没什么特别的。她刚刚成为我的——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问题是她走了，彻底消失。”

现在我总算找到她，但她拒绝跟我说话。我需要向她弥补，但她不给我机会，似乎她怕见到我。”

“不管她是不是都不重要。如果你要娶她，你得想个方法。我想我会留在伦敦静观你们的进展，当然你要记得请我参加你的婚礼。”

季米特里的外祖母离开之后，他还呆呆地站在那里。她很幽默，但他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第四十一章

“凯特！你起来了么？”伊丽莎白敲门，很惊讶地发现门开着。“哦，原来你已经起床了。”

“当然，你这么早来做什么？”

“我想早上我们出去，骑骑马、逛逛街，像以前一样。”

凯瑟琳走下大厅，她的妹妹跟在身后。“那很好，但我确实有很多——”

“哦，凯特。趁威廉外出，我只有两天的时间能跟你在一起。他以为我们的家那么近，我再在这儿过夜很傻。”

“是的。”凯瑟琳笑着说。

“胡说。我只是想和以前一样，在你……之前，就是……”

“在我什么之前？”

“你知道。”

“贝丝。”凯瑟琳警告她。

“哦，在你结婚之前，或其它什么——”

“我不打算结婚，贝丝，到底什么使你以为我会结婚？”

“别骗我了。我怎么会认为？你知道，这已经不是秘密，这里发生什么。你的佣人非常激动，如此浪漫。她们当然会告诉我的女佣。世上最英俊的男人一天两次来敲你的门，并送来礼物、鲜花和信——”

“谁说他很英俊？”

伊丽莎白大笑。“老实说，你为什么如此为他辩解？我见过他。一位俄国王子当然很令人好奇。”她们来到餐厅，伯爵正在用早餐，但伊丽莎白还没有住口。“几个星期前有人指给我看，我只是不敢相信你居然会认识他。我又听说他如此坚持要见到你，真令人兴奋。你怎么遇到他？凯特，把一切都告诉我。”

凯瑟琳坐下来，不去理睬父亲投过来的目光。他也在等她的回答，但她坚决不说出事实真相。

“没有什么好说的，”她冷漠地说。“我只是在俄国遇到他。”

“没有什么好说了吗？”乔治·圣约翰哼了一声。“他就是那个人，是吗？”

“不，他不是。”凯瑟琳重复说，这三个星期来她已经回答同一个问题好多次了。

“你说阿里克斯的父亲？”伊丽莎白惊讶地说。

“哦，安静一点，贝丝。不管他是谁，我都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

凯瑟琳站起来，先看了看妹妹，然后又看看父亲，示意她已经受够了。“我带阿里克斯去公园，等我回来，我不想再听到你们谈这个人。我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决定。

我现在决定不再见那个男人，就是这样。”

凯瑟琳走后，伊丽莎白瞥了她父亲一眼，她看得出父亲为刚才的发火很后悔。“你以为那个人做了什么让她对他这样生气？”

“生气？仅仅这些吗？”

“当然。她为什么甚至不想跟他说话。你跟他谈过了吗？”

“他来的时候，我不在这里，”乔治承认。“但我想我该拜访他一次，如果他真是阿里克斯的父亲——”

“哦，不，你不会强迫他们结婚的，是吗？除非他们和好，否则她不会原谅你的。

但她不愿见他，怎么办？”

凯瑟琳在林边漫步，她走在荫凉处。同时她还看管着阳光下的阿里克斯，即使他的保姆艾丽丝坐在他身边。现在是九月中旬，凯瑟琳在俄国度过了一个冬天，这个时候的太阳还是令她很不舒服。但阿里克斯喜欢，他喜欢

看秋天的树叶在他身边吹落。

仅仅四个半月，他已经很活跃。他刚刚发现的快乐是在他手上、膝盖上前后摇摆，护士说下个阶段就是爬行了。她希望她能更多地了解婴儿。她在学，而且为阿里克斯的每一步进展感到非常高兴。

“凯特？”

凯瑟琳转过身，马上有些愤怒。但看了一眼季米特里，她的喉咙就哽住了。她不希望他知道他还能激起她的感情。他盯着她看，丝毫不留心身边的阿里克斯。她没有什么好怕的。

过了一会儿，她的声音又趋于平静，她为自己感到自豪。“这可不是巧合吧。”

“我从不冒这种险。”

“不，你不会。季米特里，似乎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么告诉我什么事这么重要，你必须——”

“我爱你。”

哦，上帝，梦幻，不，很清晰，在这灿烂的阳光下。她必须快点坐下来，但附近没有长凳，她只得盘踞地走向最近的树干，靠着它。或许他会梦幻般地很快消失。

“你听见我说了吗，凯特？”

“你不。”

“不什么？”

“不爱我。”

“又是怀疑。”季米特里叫了起来，但她没有抬头。“先是我的外婆，现在是你。”

上帝，为什么不相信我能——”

“你见过你的外婆？哦，这个问题多傻，你一定见过。她告诉你她最近来看过我了吗？”

季米特里瞪着凯瑟琳。但她却回避他的视线，从他的一侧看到另一侧，就是不看他。

她怎么了？他已有一年没看见她了。他在竭力控制自己，不上去把凯瑟琳抱在怀里。她，在他要说他爱她的时候，转换话题。她不在乎，确实不在乎。这就像把刀深深地刺进他的身体，但流出的不是鲜血，而是愤怒。

“凯特，我们就谈谈我的外婆，”他冷冰冰地说。“是的，她提到她见过你。她也以为我们不合适。”

“是的，我们不合适。”

“你很清楚我们合适！”

“你用不着大喊大叫！”她抬起头看着他。“我有没有对你大喊大叫？不，我没有，虽然我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这样做。你利用我，利用我让你的塔塔娜忌妒。你根本没有去奥地利。你一直在圣彼得堡，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因为你的公主选择了另一个男人而不是你。”

“你从哪儿听到的这些谣传？”他生气地问。“是的，我是没有去奥地利。那只是我不及时送你回英国的借口，但我说谎，是因为我不希望你离开。上帝！你以为我把你一人留在诺威？多米克几个月还有其它原因吗？我需要有借口不让你离开我的生活，那又错了吗？”

“如果真的那样，就好了。只可惜我不相信。你要我在你身边，只是让

塔塔娜妒忌。

她才是你爱的，但你却要同我结婚。我不需要这样的慷慨，谢谢。如果你同我结婚，那将会一无所获。我回家后，并没有引起什么丑闻，所以我不需要你为了我而作出牺牲。

你看，别人最多说，我和我的妹妹同时私奔。只是她有了个丈夫，而我却失去了他。”

“寡妇！别人会以为你是个寡妇！”季米特里叫道。

“我并不希望别人这样想，但那无所谓，重要的是我的名誉并未受损，你一路追逐我，太浪费时间了，季米特里，如果你以为结婚能让你良心好受些。”

“你真的那样想吗？我到英国就是为了良心不安吗？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两次？”

“是的，两次。我在圣彼得堡找不到你，以为你的大使朋友已送你出国。但他却坚持说舞会后他再也没看见你，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顿。”

“哦，不！”她惊叫。

“不，我把气出在另外一个家伙身上。”

凯瑟琳看到他眼中掠过一丝得意，颤抖了一下。她同情那个男人。“那个人还活着吗？”她小声问。

季米特里大笑，“比这更令人同情。他或许要同塔塔娜结婚。你看，这个傻女人还以为我们在为她争斗。我不幸成为胜利者，她就跑去安慰失败者。但他欢迎她，凯特，我不爱她，从来没有。因此她选择了里塞克时，我觉得彻底解脱了。当然他也不相信自己会爱上她。当她与他断绝关系时，那个白痴就指责我，以为除掉了我，就可以重新赢得她的芳心。”

凯瑟琳的脸色突然变得煞白。“你说什么，除掉你？”

“关心了吧，小东西？你会明白……”

“季米特里！他做了什么？”

他耸耸肩。“他让我在暴风雪中迷路，卧床一个半月。那个时候，我想，你已顺利地离开俄国了。”

“就这些吗？”她松了口气。“他没有伤到你什么？”看到他阴沉着脸，她怯怯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想轻描淡写……一个半月？你一定病得不轻。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我直到今年夏天才离开俄国。”

“你没有！我派人到处找你，监视使馆，跟踪大使，甚至贿赂他的仆人——”

“但他说的是事实，季米特里，他是没有见过我，我离开你家，去了使馆。但在路上，先碰到了斯达诺芙伯爵夫人，她很慈祥，容易相处，当我提到我需要有个地方住一段时间时，她十分慷慨地把我带到她家里。”

“你以为伏来德米如此松懈，没有跟踪你吗？”

“恰恰相反。所以夫人建议我和她的女仆换衣服。我从进来的地方离开，没有人注意。整个冬天我就跟斯达诺芙夫人在一起，你认识她吗？她是个很好的……”

“你为什么要躲开我？你知道我担心你一个人在那种天气行走，快要疯了？”

“我没有躲，”她反驳。“或许一开始是，我——”不，她不愿承认，要

是再见到他，她一切坚实的决心就会崩溃，她目前的身体状况也会暴露。“我对你……还是很生气——”

“是吗？我利用你？我对你说谎？我爱上另一个女人？”

他口气中的嘲弄使她无言以对。她的脸渐渐泛起红晕。她相信这一切吗？他出现在布鲁克林大厅，使她恐慌地逃往伦敦时，她没有怀疑过吗？如果他爱着另外一个女人，他还会在那儿吗？

“凯瑟琳，想想吧。这几个星期来你不敢面对他，因为你担心自己可能错了。你也知道他要是知道你把阿里克斯和他分开，他一定会大发雷霆。你只是怕，很简单。”

但她也不止一次想过他可能爱她。这不是梦吗？她忘了当他得知她的身份时的反应。

“你不想娶我，季米特里。你觉得不得不娶我，而非常生气，你离开城市时如此气愤，你知道我会怎么想？”

“凯特，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却时常缺乏常识。我是对自己生气，而不是你。那天晚上，我知道你是谁之前，就对凡西里说如果我不能娶你，就不结婚。更巧的是，一月不到，米沙带着妻子和一个儿子回来了。”

“但我以为——”

“我们都这样想，但他确定没死，他的回来把我从义务中解脱出来。那时，我就可以娶你，不管你是谁，那晚舞会上，我所想的就是我冤枉了你，你是不会原谅我的。我对自己的行为生气，尤其是在娜斯塔亚为你画的肖像中看到了真实，但我还是执迷不悟，这样我就能对你保持控制，承认你的身份就等于失去你，这是我无法承受的，但我还是失去了你。”

“季米特里——”

“凯瑟琳女士，阿克里斯的脸红了。”艾丽丝打断他们的谈话。“要我带他去荫处，还是带他回家？”

凯瑟琳心里咯 一下，瞪着这个女人。她真想狠狠揍她一顿，把孩子带得离他们那么近，但季米特里只是漫不经心地瞥了护士和孩子一眼。他只是疑惑地看着凯瑟琳，好象在想——她不知道。但她还没说什么，回答护士，或对他编个谎话，季米特里一定会考虑护士的问题，找出事情真相。

他“倏”地转身，两眼紧紧地盯着阿里克斯。然后他把孩子从护士那里接过来，盯着他看，注意着每个细节，阿里克斯也静静地看着他，总是喜欢每一个新的感受，他的父亲对他来说当然是新的。

“对不起，季米特里，”凯瑟琳小声说。“在圣？彼得堡时我就想告诉你，真的。”

但那一天你说了那番话后，我就决定等，然后……舞会后，我非常伤心、生气。我想嫁给你，但不是在你觉得你不得不娶我的情况下。我不是躲你。几个月过去，你还是没有找到我，我经常出去。我甚至经过你的家，但我以为你已经走了。”

他抬起头，提醒她，“去找你。”

“我现在意识到了。但那时，我就决定放弃，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于是我等到阿里克斯能旅行，就立刻回家了，你有权利认识他，我不想否认。我曾想过写信告诉你，但你来得太快，我刚安定下来，到家只有一个月。”

“我在这里找不到你，我又去了俄国。还是没有你的消息，我又回来。”

我想不出该怎么办。但我到来后，你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告诉我。我每天来拜访你。”

“我知道，但——我害怕。”

“害怕什么？害怕我会把他带走？担心我会发火？凯特，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他——他太神奇了，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孩。”

“我知道。”

她看到他轻轻地把脸颊贴近阿里克斯，眼神中流露出自豪，禁不住笑了。“把他送回家，我的人会陪同你。你的主人很快就到。”

季米特里挥挥手，凯瑟琳注意到一辆马车停在她的后面，伏来德米从车上下来，迎接那位护士。亲爱的老伏来德米，他总是在主人需要的时候出现。如果没有他，凯瑟琳绝不会碰上季米特里，也不会生下阿里克斯，想想她曾经一度多么讨厌他。

季米特里目送马车远去，然后转身看着凯瑟琳，眼中流露万般温柔。“我爱你，凯特，嫁给我。”

“我——”

他的手指抚摸她的嘴唇。“小东西，我先提醒你，如果你的回答不令我满意，你和你的孩子将会再一次被绑架，那时你就再没有机会离开我了。”

“那也算是个承诺？”

他大叫一声，把她高高举起，转了一圈，然后慢慢地放下她，吻住她的唇。他的吻中充满了这几月以来痛苦的寂寞。

第四十二章

季米特里送凯瑟琳回家，伏来德米正等在门口。兴奋之余，季米特里紧紧地抱住这个跟随多年的仆人，使得他目瞪口呆。

“她答应了，伏来德米！”

“我想也是，王子。祝贺你，我的小姐。”

“谢谢你，伏来德米。”凯瑟琳庄严地点点头。“你不要这么拘谨。我将成为你的女主人，并不意味着有多大的改变。我很宽容，我保证只在星期六鞭责你。”

季米特里看到伏来德米的脸微微变红，不禁笑了。“他不知道你在开玩笑。以后你选择嘲弄对象时必须小心谨慎。”

“胡说，他很了解我。他只是有些内疚，是吗，伏来德米？”

“是的，主人。”

“好了，你可以放心，我的朋友。”她笑了。“如果我知道真相，我得好好谢谢你。”

凯瑟琳转过身，摘下帽子和手套，只有季米特里听到伏来德米叹气。他笑了，摇摇头，他未来的妻子将会是整个家庭的权威。他的下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她的话当真，什么时候不，但这样他们倒会兢兢业业。然后他意识到她也一样时，笑得更开心了。他不在乎，只要她在他身边，开心，爱他，她可以尽情地开玩笑。

他回过头对伏来德米说：“伯爵夫人还等我共进午餐呢。你去通知她……不，最好，把她带到这里。可以吗，凯特？”

她笑了。“当然，但我得提醒你，季米特里，她对这个消息不一定高兴。我们上次见面不欢而散。我拒绝让她看阿里克斯，她很不开心。”

“你是说她知道了？”

“她知道我带了一个儿子回来，怀疑是你的。索尼亚写信给她说我不是。”

他大笑。“为什么那个老……我知道她在瞒我什么。但你错了，她非常敬佩你的为人，而且和我一样有决心一定要看到我们和好，现在我知道了，她想抱抱她的曾外孙。”

“哦，是你，凯特。”乔治？圣约翰出现在楼梯口。“我听到声音，但却一个字也不懂。你又在练习法语了？”

“下来，父亲。来见见你未来的女婿。”

“那个俄国人？”

“是的。”

“原来是他。”乔治满意地说。

“是的，是他。”

凯瑟琳偷偷地瞥了季米特里一眼，看看他是否因为他们说英语而生气。太难了，她的父亲不会说法语。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久才找到他，”乔治说着走下楼梯。“我可以帮你早点找到他。”

“谢谢你，我要自己找到他，不要别人帮助。”

“我想是我捉住了你。”季米特里用标准的英语讲。“很高兴见到你，伯爵。”

凯瑟琳转过身，两眼眯起，闪着光芒。“为什么，你——你”

“骗子？流氓？我还没忘记。你以为我不懂英语，就骂我。”

“那公平吗？”

“公平，小东西？不，很有趣。是的，当你喃喃自语时，你是多么可爱。”

“难道不是吗？”乔治赞成道。“我也一直这样认为。你知道，她从母亲那儿继承这个习惯。有个女人能一个人作最有趣的对话。”

“好吧。”凯瑟琳微微一笑。“我放弃。”然后又满怀希望地转换话题，“沃伦和贝丝在吗？他们想见见季米特里。”

“要等到晚上，凯特，你妹妹说过什么买东西，沃伦在俱乐部，我也要离开。来吃晚饭，好吗？他指向季米特里。“我们得安排一下婚礼。”

“我一定来。”季米特里保证。

乔治走到前门，门却开了，伊丽莎白走了进来。“这么快就回来了。你姐姐也是，她有消息要告诉你。”

“哦？”伊丽莎白看父亲的身后，季米特里和凯瑟琳并肩站着。“哦？”她冲上前去。

凯瑟琳作了介绍，然后宣布了这一消息。她的妹妹好象没在听。贝丝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着季米特里，她好象着了魔似的。凯瑟琳不得不戳戳她的肋骨，把她带到现实中来。”

“对不起。”伊丽莎白缓过神，脸红了。“终于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听到的关于你的事不多。凯特嘴很紧……那就是说你要带凯特去俄国居住？”

那里很冷。”

“恰恰相反。我想我们很大一部份时间是来回检查我的生意。”说到这里，他看了一眼凯瑟琳。“有人已经提醒我那些不当的投资了。”

伊丽莎白没有明白他俩之间的事。“那太好了，凯特一直喜爱旅行。而且她对做生意很有天赋，你会让她帮你的，是吗？”

“当然。但现在我想更熟悉一下她的家庭，小贝丝，我请你，对不起。你姐姐刚刚答应嫁给我，我还有很多话要跟她说。”

“当然”。伊丽莎白欣然同意。她同意他的一切要求。“我要去收拾东西——再见。”

凯瑟琳对妹妹的举动感到很有趣，但并不很惊讶。有多少次，她自己也在季米特里那双性感的眼睛注视之下，茫然不知所措。事实上，她自己也从愉快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这个男人说他爱她。她！不可思议？她怎么会如此幸运。

一会儿，伊丽莎白消失在楼梯上，季米特里搂着凯瑟琳进了附近的书房。

“你今晚没什么安排吗？”凯瑟琳说。“我是说，我的父亲就这样定了下来。”

“我的一切计划都围绕着你，小东西。”他回答。

他关上门，凯瑟琳马上意识到他的打算。他的眼光更证实了这一点。

“季米特里！”她尽力装出震惊的样子，但季米特里的吻缄默她。“这不是你的家。

这里的仆人进进出出都无所谓。”他拿起附近的凳子堵在门后。

“你真坏。”

“是的。”他说着，把她抱在怀里。“你也是，亲爱的。”

“那很好。”她贴着他的嘴唇喃喃地说，“再说一遍。”

“是的，亲爱的。没有你，我的生命没有乐趣。”

“你听到了吗？凯瑟琳，你相信吗？”

是的，神话传说终于成真了。

(全书完)

